科學幻想・推理懸疑・靈異怪異　定價／65元



傻事總得有人去做

——代發刊詞

劉瑞林

許多好朋友都曾勸我，不要辦這本「科幻雜誌」。

他們都認為，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而且包準會賠錢的「傻事」。

連國內最有名氣的科幻小說大師黃海先生，當我和他通電話向他邀稿時，他都十分善意的說：「辦這種雜誌會賠錢的呀！」

有些比較熟的好朋友，聽說我要辦「科幻雜誌」，簡單明瞭的建議我：不要去幹那種傻事！

但是，我還是決心創辦「科幻雜誌」。

而且，今天和讀者們正式見面的「科幻雜誌」，投資比當初的構想大了許多。

起初，是想以「眞相」雜誌的小小盈餘，支持「科幻雜誌」的出版，也算是「眞相」雜誌感謝讀者愛護，對社會的一點小小回饋。

後來，「科幻雜誌」籌備了三個多月，花的錢竟然比「眞相」雜誌還多，乾脆一咬牙，增加彩色頁，改用更精美的紙張，「科幻雜誌」才會有今天的風貌。

由於「科幻雜誌」是國內前所未有的新型刊物，也許它無法像「眞相」雜誌那樣，立即被讀者所接受，所以看起來有點像是做一件「傻事」。

但是，這樣的「傻事」總得有人去做。中國人不能也不該在別人已經遨遊太空、遠征冥王星的太空時代，仍然躺在床上猛啃武俠小說。

特別要感謝雨辰書報社的江麗珠小姐，如果不是她表示願全力協助「科幻雜誌」的發行，我也許不敢做出版「科幻雜誌」的嚐試；而且要不是雨辰書報社幫助「眞相」雜誌發行，使「眞相」在短短的九個月內，躍登全國暢銷雜誌的前五名，我這樣一個窮記者，也不可能有財力出版「科幻雜誌」。

當然，最要感謝的是「眞相」雜誌的讀者們，不是你們對「眞相」雜誌的支持，「科幻雜誌」就不可能問世，今後，並盼能向支持「眞相」一樣的支持「科幻雜誌」。

科學新知

哈雷彗星的傳奇 8
——曾有上千萬人，爲它而惶恐終日，担心世界末日來臨。曾有人緊張過度，爲它自殺。曾有人準備以十九歲的處女，血祭哈雷。馬克吐温的生死與哈雷關係密切。美國一對九十多歲老夫妻，將是唯一兩度目睹哈雷造訪地球的夫妻，想看清哈雷眞面目嗎？本文告訴你這些有趣問題的答案。

把宇宙看得更清楚 16
——今年八月份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的科學家們，將發射一具最新式的太空望遠鏡，到地球三百哩遠的外太空軌道內，屆時，在地球上觀察太空星球，就像是在清澈的湖面上觀察天空飛鳥一般……

鯊魚產子 14
——潛水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在巴哈馬外海所拍攝到的母檸檬鯊生孩子的珍貴鏡頭。

科幻小說

殺手彗星 6
——一顆神秘的彗星，在人類居住的星球，放出大批食人怪草，戮殺人類，星球上的人眼睛都瞎了，美女也成了帶路的狗……

金面具 60
——不管你是誰，只要帶上金面具，就會被引入時光隧道，重温幾個世紀以前的恐怖經歷……

美國總統的噩夢 100
——一位來自大熊星座的外星人，到了地球，要和美國總統做生意，條件談妥之後，卻產生了一個令人噴飯的結局……

第三類接觸 85
——外星人乘座飛碟到地球訪問的眞實故事。

殺人的水 36
——登陸小艇上的太空人，負有勘查火星水資源的任務，結果他們在火星上發現了水，不料火星的水竟然……

太空怪物襲地球 22
——一艘模樣怪異的太空戰艦，巨大無比，從天而降，侵襲地球。一位科學家被吞入它的腹中，結果……

盜魂記 130
——你想成爲科幻小說家嗎？只要你會電腦及操作，就能產生出奇不意的效果。

偵探推理故事

金錢的魅力 137
——一個公司女職員，經常放高利貸給同事們，然而她始終無法把自己嫁出去，一年、二年……八年、十年，終於……

恐怖靈異怪談

活板門 47
——她的頭像一個被拔出瓶子的瓶塞一樣，整個身體被拉入活板門後的閣樓去，然後……

碧海仙踪 154
——一個民俗學者在希腊邂逅了一位女博士，又看到藍海中的美女，結果却墜入了一個難以忘懷的夢境。

8

16

22

科幻雜誌
創刊號
中華民國75年3月1日出版
董事長／劉瑞林
發行人／畢婉如
社長兼總編／劉兆麟
主　編／熊昌成
美　編／廖延章
廣告助理／鍾翠蓮
法律顧問／何祖興律師
社　址／台北市光復南路417-6號
電　話／七〇三六五三二（代表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四九三六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號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承印者／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　價／每本新台幣六十五元
總經銷／雨辰書報社



殺手彗星

一顆神秘的彗星，在人類居住的星球，放出大批食人草，戮殺人類……

醒宇文

公元三〇〇〇年。

太空中的銀艾星球派遣探險隊，駕太空船遠征泰華星，發現——

那是一個十分適合人類生存的美麗新世界。

這一支探險隊由武裝部隊、科學家和一群俊男美女組成，人數多達千人，他們浩浩蕩蕩地佔領新大陸，建立村落，開始歡樂的歲月……

直到——一顆神秘的彗星出現天際！

它像一團綠色火焰，閃爍華麗的尾巴，一利那，天地眩然變色……

「天際出現彗星，大家快出來欣賞呀！」村落中的電台在大聲疾呼。

人們聞訊，紛紛出屋，仰首，觀賞大自然的神奇景象！

……然後，彗星爆炸，碎屑四濺，綠色的火花漫天飛舞，就如巨大的煙火秀，也像光輪在天庭旋轉……

天空似乎充滿了閃亮星星，只是，碧綠的火花顯得詭異玄秘，觀看的人們變成一副副的鬼臉，觸目驚心！

「壯觀的景象！」一名俊男在讚賞。

「難得一見的星際異象！」一名科學家浩嘆不已！

「慘綠的彗星，它帶來一片地獄之火，不吉之象！」「它將令人們冷汗直流，感覺不寒而慄！

一 所有的人全都瞎了

三天後——

村落內，醫生威廉梅遜由病床上醒來，九聲鐘響鬧醒了他！一周前，梅遜因為眼疾開刀住院，他撫摸眼上包纏的紗布，感覺四周的氣氛不對勁！

「奇怪，主治大夫告訴我，今早八點半可以除去紗布……」梅遜在心中嘀咕：「可是，現在已經九點了，怎麼護士還不出現病房呢？」

梅遜按動床邊電鈕，呼喚護士，誰知——居然無人應聲而來！這現象太不尋常了！

梅遜下床，拉開窗門，側耳傾聽……十分鐘內，他聽到外邊傳來五次人們紛亂的走路聲，他們像是醉漢，腳步蹣跚……遠處，還有人們的尖叫哀號聲響，及兩名女郎的歇斯底里啜泣嗚咽…

(下轉110頁)

哈雷彗星的傳奇

——曾有上千萬人，爲它而惶恐終日，擔心世界末日來臨。
——曾有人緊張過度，爲它自殺。
——曾有人準備以十九歲的處女，血祭哈雷
——馬克吐温自認因哈雷來臨而生，也將因哈雷來臨而死，不幸而言中。
——美國一對九十多歲的老夫妻，可能是如今世界上唯一曾兩度目睹哈雷訪地球的夫妻。
——想看哈雷彗星，該怎麼看，才看得清楚？
本文告訴你這些有趣問題的答案。

●唐眉●

馬克吐温與哈雷彗星

七十五年前，哈雷彗星的來臨曾製造出全球一片驚恐不安：這一次，它又接近地球，却帶來一場亮麗的太空秀！

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自認爲他的生命緊密地聯繫着哈雷彗星。他在一八三五年彗星來臨時誕生，晚年，他透露心聲，深信自己將在它再次來到時刻去世！

不幸—他言中了，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之亮麗英姿。



於一九一〇年再訪地球時，他去世了。

一九一〇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時，在美國的奧克拉荷馬州，一群狂人企圖以一名十九歲的處女祭奠它……全美，上千萬人為生命祈禱，擔心世界的末日到了！

七十五年前，哈雷彗星成為恐懼、驚嚇和迷信的泉源。

如今，哈雷彗星又來了，但這一次，人們不再躲避於緊閉的門窗後面，日夜不安，許多人都懷着興奮的心情，伸出雙手歡迎宇宙賜予人間一場空前的嘉華秀！

馬克吐溫深信自己和哈雷性命相關。

北半球的人們無法觀賞到哈雷彗星的精采表演。因為，它的位置低掠於地平線上，易被其它的光源影響，而顯得朦朧不清！

可是，這一次，人類至少知道期盼些什麼！不像七十五年前，哈雷彗星過境時那般惶惶終日！

狂徒想以處女血祭哈雷

上一次，上百萬人們以破爛封死門窗，有些緊張大師甚至自殺求安，一了百了，而不敢面對哈雷彗星帶來的地球毀滅慘境！

一名美麗的十九歲處女，芳名珍華非德，她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宗教狂熱行動中，差一點犧牲！警長及時馳援，才拯救這個弱女子一條寶貴性命！

杜沙每日世界報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廿日報導說：這名女郎，渾身赤裸，正陷於半昏迷狀態，她被捆綁於一根柱子上，而四周為瘋狂的舞者……一會兒功夫，她便要慘遭刺殺……」

人們為何這般驚恐、失常？因為，科學家們認為在一九一〇年五月十八－十九日哈雷彗星之尾掃過地球時，它的上面帶着死亡的氰瓦斯毒氣！

現年九十四歲的伊利諾州伯納德霍尼記憶深刻，說道：

「人們聞訊大驚失色，大家都不知將會發生什麼可怕的意外災禍！」

「但，事實上，哈雷彗星並沒有帶來致命的氰瓦斯毒氣！」

一生兩度目睹哈雷的夫婦

霍尼和現年九十歲的老伴西比兒可能是美國看到兩次彗星的唯一一對夫婦。

當年霍尼為一名青少年，他藏身密西根湖畔家園附近的絕壁後，窺視哈雷彗星！

他回憶往事說：那時我才十九歲，住於一個叫聖約瑟的小鎮上。

朋友們和我在夏天看到哈雷彗星數次，我們認為自己是哈雷彗星專家了，根本不再當它一回事！

但，一開始，大家感覺它充滿了詭秘玄異，哈雷像是一團光，然後，它長出尾巴！

「它的尾巴愈拖愈長，前後，佔據三分之一的天空……」



這是上一次（一九一〇年）來臨前有關哈雷之明信片

無巧不成書，在一九一〇年，哈雷的長尾巴打破以往的記錄！延伸長達一〇九度，佔有半片天空！

有人藉哈雷來訪之光狂歡

說來有趣，上百萬人嚇得要命，逃避唯恐不及，而有些人卻在狂舞慶祝，他們推出彗星大餐和彗星雞尾酒！

一九一〇年的哈雷彗星震驚並非新聞；多少世紀來，哈雷彗星被視作惡兆和災難，它——是一種邪惡之星。

公元六十六年，耶路撒冷之陷落。公元四五一年，匈奴王阿提拉之禍（按：阿提拉被稱為上帝之鞭，意為"天罰"）。一〇六六年之哈斯丁斯之役等不幸事



圓頭小尾的池屋彗星

件，人們皆歸罪之於彗星帶來的厄運！

馬克吐溫深信自己的生命與哈雷密切相關，一九〇九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道：

我隨哈雷於一八三五年來到人世，它，預定於明年再度光臨，我想自己將陪它一同離去！

「假如我不同它一起走—將是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馬克吐溫逝於一九一〇年四月廿一日，享年七十五歲，他的冥日正是哈雷最接近通往太陽的後一天！

科胡特克彗星

哈雷彗星之名來自英國天文家愛德蒙哈雷，他是第一位發現每七十六年閃現我們天空的爲同一星球！

當哈雷彗星在他預測之中於一七五八年再來時，他成爲以姓氏作爲星球之名的第一人！

但，他在預言成眞前十六年便與世長辭了！

哈雷彗星並不特別光亮

今年，哈雷彗星再訪地球，許多人想藉機一觀究竟。據"哈雷彗星觀察新聞信"發行人喬勞佛表示，三月八日到卅一日，哈雷會拖着最長的閃亮尾巴，它在日出前可以淸晰看到，歷時長達

一點鐘之久。

他解釋道：當你找到哈雷時，不要妄想看到天空中閃現一團巨形火球。

它不會比一顆巨星更亮，而且，看來似乎沒有移動！

哈雷的尾巴也不驚心動魄，在天空，只佔據十二到十三度的空間，如此而已！」

觀賞哈雷彗星的方法

又，據國際哈雷觀察之史帝芬艾．德伯之建議，你可以如此地觀賞哈雷彗星：

● 選擇暗處觀賞哈雷彗星

例如山頂，或是任何遠離城市强烈光源的高處皆可，因爲即使皎潔月光也會令哈雷彗星失色！

● 尋找彗星前，以十到廿分鐘時間適應附近的光線，否則你可能會很難找到彗星更別說追蹤它了！

● 觀察哈雷最好採用 7×35 或 7×50 倍數之雙目望遠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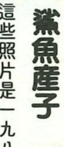
你必須移動雙目望遠鏡的視野，以便觀賞哈雷之全貌。

● 你想拍攝哈雷的影片，將照相機置放於三角架上，曝光十到廿秒鐘，便可如願以償！





鯊魚產子（科學新知）



鯊魚產子

這些照片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在巴哈馬外海拍攝的，是世界上第一次拍到的鯊魚生孩子的過程。圖①(最左)是小鯊魚離開母鯊誕生，牠的尾部先出來；圖②(左)小鯊完全離開母體，但是仍有臍帶相連；圖③(下)剛生產完畢的母鯊，躺在海底沙地上休息約十秒鐘，然後開始和未斷的臍帶奮鬪；圖④(右)生產後的胎盤、污血等從母鯊的子宮排出體外。當牠體力恢復，可以游動時，牠就要開始找食物大嚼，並設法保護小鯊魚。

這隻長約八英呎半的母檸檬鯊，這一胎共生了十隻小鯊魚。







太空人在太空操作，太空船内伙伴為他拍照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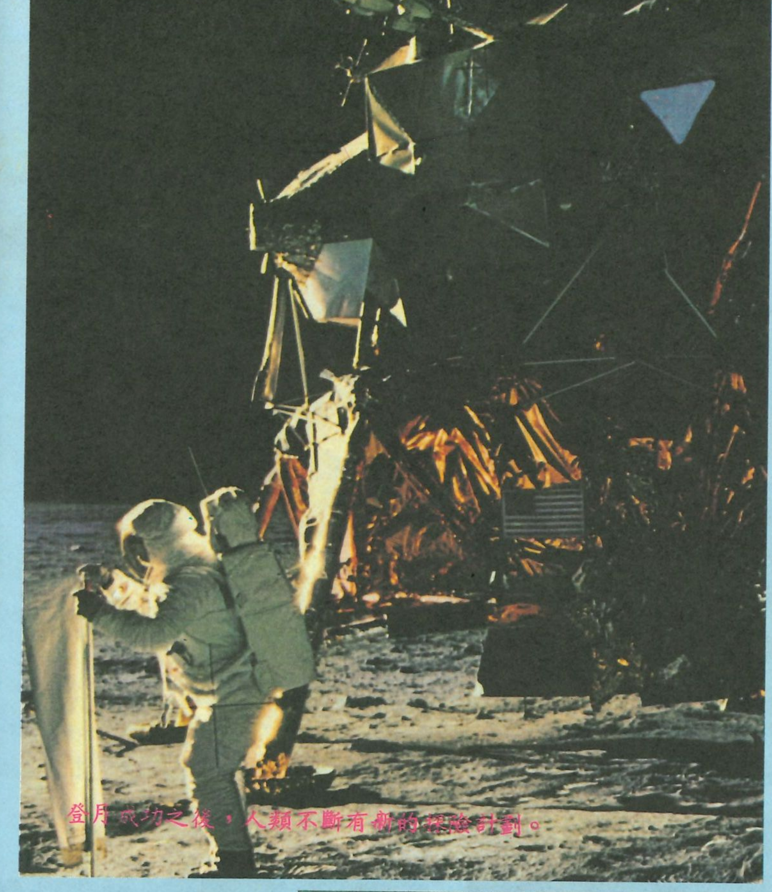
畫家心目中的太空望遠鏡。

電腦影像中「旅行家二號」通過天王星情景。

把宇宙看得更清楚

華倫文

太空人在練習架設太空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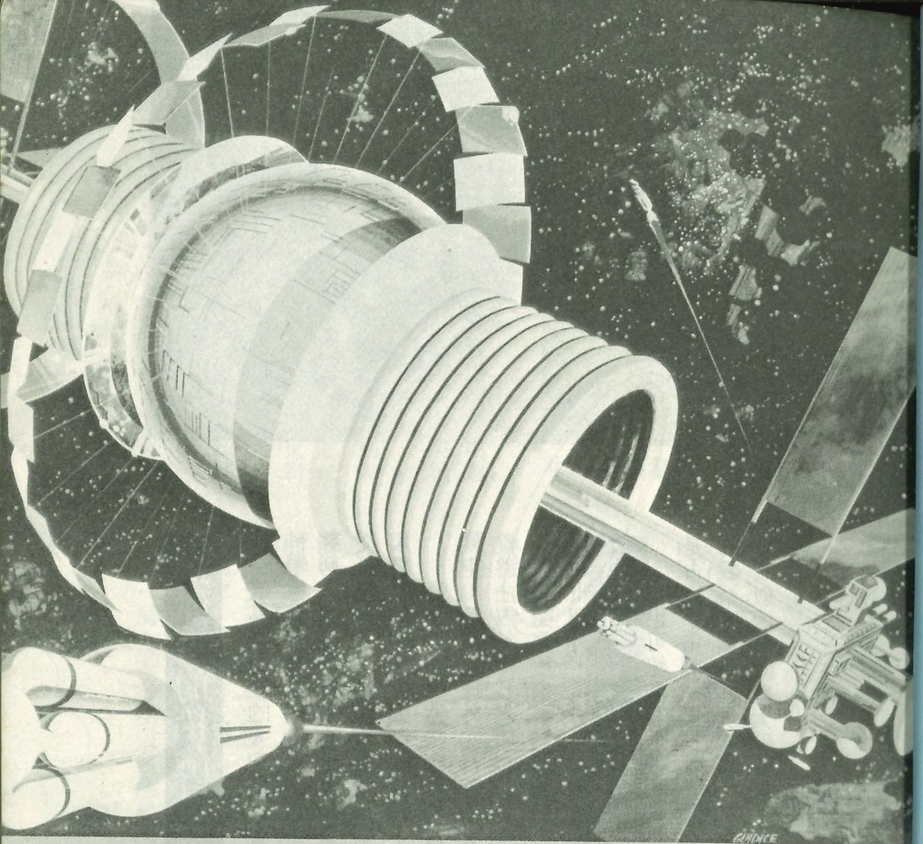
登月成功之後，人類不斷有新的探險計劃。

新式的太空望遠鏡

據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科學家們表示，預計今夏開始使用的一具新式太空望遠鏡，不但可以窺視鄰近銀河系之奧秘，還能更加認識地球的眞相！



太空梭的造價約十二億美元。



太空望遠鏡讓你看清宇宙奧秘。

這組太空望遠鏡將使我們看到一百四十億光年距離的天空！（一光年約等於一兆—1,000,000,000,000 哩）。

那意味着我們能夠觀察到宇宙的邊緣，並且推論到巨大爆炸後，宇宙開始的奧秘！

這些照片是使用一具特製的新式攝影機捕捉到的有關太空之最清晰最珍貴的畫面。

一九八六年，人類企圖認識星球向前大跨的步子，有：

●更加接近天王星！

這包裹在神秘天幕內的星球比地球大廿六倍！

●飛近哈雷彗星，將這個〃骯髒的小雪球〃看得更加清晰！

哈雷彗星可能是一團太古時代的太空垃圾，它們也許便是締造我們星球的同樣破爛！

太空望遠鏡將於八月昇空。

最偉大的探險計劃

這具革命性的太空望遠鏡令科學家們興奮不已，一些專家們聲稱，發射這具太空望遠鏡是自從哥倫布啟航發現新大陸以來，人類所作的最偉大探險計劃！

這具太空望遠鏡預計於八月昇空，送到地球外三百哩的太空軌道之內。

它明察秋毫，無遠弗屆，可以在卅哩外，區分一株聖誕樹上相隔一吋之兩盞發亮的小燈泡！

它也可協助我們明白，地球是否為宇宙間一顆孤星？經由它的觀察，能夠知曉宇宙中還有沒有類似地球圍繞太陽般的其他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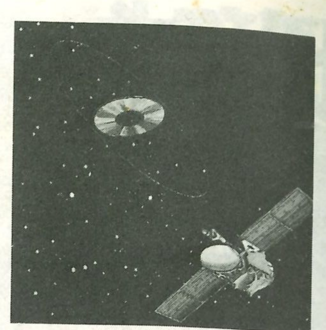
這具太空望遠鏡收集的資料將告訴科學家們有關這些星球的物理構造及成長過程，並且指出這些星球上生物存在之可能機會！

太空望遠鏡看到的畫面將比地球上設置的任何望遠鏡所見清晰十倍以上，因為，太空望遠鏡將不會受到地球四周霧狀大氣層的干擾！

最重要的科學成就

這具太空望遠鏡的設計家吉姆歐杜姆指出：「在地球上觀察太空星球，一如在湖底之下觀察天空飛鳥！」

這具太空望遠鏡正陳列在加州太陽谷之洛克希德大廈內，它裝備一副有史以來最精確的八呎光鏡，偏差絕不會超過百分之一


外太空景象萬千。

吋！

它觀察入微，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千哩外美國星條旗上的星星！

它的敏感度極強，能看到火星上的電筒光！

天體物理學家李嘉度吉艾科尼是太空望遠科學院的負責人，他表示，這俱太空望遠鏡可以”探索到最新最驚人的事物，結果—可能重寫我們應用的物理學定律……”。

望遠鏡專家大衞萊克羅里指出：它的發射昇空為一大盛事，將代表廿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成就！

旅行家二號探天王

天王星之最新研究計劃由太空探測船”旅行家二號”昇空展開序幕。

天王星上沒有磁場，這項發現令科學家們震撼不已！

天王星比地球距離太陽遠廿倍，只能獲得地球接收的陽光四百分之一！

天王星環繞太陽一周約需八十四年，它擁有五顆衞星。太空探測船”旅行家二號”的重要任務之一為企圖尋找這些衞星的構造情形。

科學家們表示，那些衞星可能全要由岩石或是冰塊組成。

萬事俱備迎接哈雷

然後，它將研究哈雷彗星，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環繞太陽一周。一九一〇年後，哈雷又一次飛近地球！

有關哈雷的化學和物理構造可能顯示出來太陽、地球之原始締造奧秘！

據有歷史之記載，哈雷彗星首次出現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這是它第卅次接近地球，但，這都是人類第一次準備充分，向它展開科學探測之偉大時刻！

全世界人士皆在引領企盼努力之甜蜜成果！

太空怪物襲地球



一艘模樣怪異的太空戰艦，沒有機翼，也沒有噴氣口，巨大無比，從天而降，侵襲地球。一位科學家被吞入它的腹中，又僥倖逃了出來……。

華 倫 文

太空戰艦

公元三四七八年。

地球上非洲的西偉城郊外是一片原始森林區——

突然，一名探險隊員向伙伴驚叫：「看，天空出現一個怪物……」

另一名探險隊員仰視天際，雙眼圓睜，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它，飄浮在半空，緩慢地降落……它，一片漆黑，體形之巨大無與倫比，而，模樣像煞一個鐵箱…它，如一塊烏雲，蔽蓋了陽光……

「幽浮！」一名探險隊員在自言自語：「天啦，我作夢也想不到，幽浮會這般龐大！」

另一名探險隊員舉起槍，瞄準黑箱子，他扣動板機……

「砰」一聲響，開火…可是，似乎是同一刹那，它射出一道强烈光來……他，如受電極，身體仍然挺立著，但，他變成一個醜陋焦黑人，軀體還在冒煙……他手中的槍轉爲紅色，槍管軟化，像麵條般彎垂下來……

他，終於跌倒地上，刺鼻的燒焦屍味飄散四周，使人欲嘔！

另一名探險隊員嚇得渾身顫抖，轉身，逃走！

陷身何處

林區的一條河流上，動物學家傑瑞康克林在釣魚，一百碼外，他的汽車停泊於一座鐵橋附近。

這天運氣奇佳，半個小時，傑瑞已經釣上三條肥魚，他展示微笑，心情開朗。

太陽照耀著河邊角落的林木急流的河水閃爍着萬道金光，無數的彩色小精靈在河上舞蹈，美景如詩似畫。

突然，烏雲蔽日，不，傑瑞的心一跳，仰頭，看到—它！…這個怪異的黑色鐵箱吃掉了陽光，他感覺一片陰寒，驚異萬分，他張開嘴……

它的模樣爲長方形，並不可怕，但，太大了，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它降落，「花啦啦」一聲巨響，河上的鐵橋在垮了，他的汽車也變成一堆廢鐵……

「天啦，它的長度—有兩哩……」他在心中自言自語，爲眼前的景像戰慄不已！

「快逃！」這是他的第一個自然反應。

背後傳來輕微的破空聲，一條看不見的帶子纏牢他的身體，根本來不及掙扎，他便被它拖上天空…他，睜大眼睛，看著脚下的河水在急流，他張口，想呼救，只叫了一聲，整個人就陷身於黑暗之中……

他趴在堅硬的地上，不，他觸手處的感覺是，他似乎落到厚實的地毯上，而，那條隱形的細人束也消失無踪！

他來回迅速地以手脚爬動，否則，會被這一片吞噬他的黑色空間嚇死！陣陣翻胃，他吞嚥著苦澀的膽汁，焦慮不已！

「沉着應戰！」他警告自己，設法安定鬆弛下來。

一開始，團團的濃墨般的黑暗包裹他，慢慢的，他感覺四周似乎映射着片片淡藍色的光輝。

他跪在地上，想看清楚自己到底陷身何處？

很困難，他發現四周閃爍着七彩毫光，然後，看到數排橢圓形的光體，一開始，他以爲那是眼睛…它們盯視着他，就像在黑暗中，野獸的眼睛在閃爍…

可是，仔細注視，他發現那並非眼睛，也不是燈光，奇怪，他迷糊了！

附近的空氣乾燥、悶熱，而且，還飄散着一種特別的香味，它們似乎可以穿透肌膚，成爲他的身心一部份！它們令他安靜下來！

可是，氧氣不足，他必須用力呼吸，才能滿足身體的需要！

他在想像，感覺…發現自己陷身一處隧道，不，也許更像一個巨大的洞穴！

但，他告訴自己：「我是陷身於那巨大的黑色箱子內！」

突然，他聽到附近有聲響，不知那裏來的勇氣，聽聲過去，伸手一抓！觸手似爲滑溜溜的一條魚，牠拚死掙扎，逃出他的掌握。

他又摸到一隻兎子、一隻松鼠、一頭鹿、一頭熊，牠們似乎是剛被抓來的動物，顯得緊張、彷徨不已，到處亂竄！

「我明白了！」這個科學家在大膽假設：「這是一艘太空船，四周的發光體爲電子眼。

「太空船由外太空降臨這個

星球，它，當然要找到此地的人類和動物，加以研究。

「這些電眼觀察，並記錄下一切有關我們的情形，然後，它便可對這個星球有了初步的認識……」

但，他的心頭却在吶喊：「不對，它不是太空船，牠是——有生命的動物！」

傑瑞為自己的這種念頭嚇倒！他，是一名十分優秀的動物學家，非常熱愛動物，甚至同牠們談心，交「朋友」……

「牠是動物？那，太不可思議了！」他告訴自己：「牠的外表平滑，毫無一點動物的模樣和特徵，也沒有翅膀，怎麼飛行於太空之中？

「它—甚至都不像一艘太空船，沒有機翼，沒有輪子，也缺少噴氣口，它—是如何飛翔的？」

可是，他的心靈在不斷的吶喊：「牠是有生命的動物！」

「好吧，」他在內心自言自語：「牠是動物，又如何……我，陷身於動物的體內，將有何遭遇？……」

「家—家—家…」他的心靈又有新的概念，吶喊不已。

「家？家和動物又有何關連？」傑瑞簡直莫明奇妙！

然而，如今—家的念頭佔據他整個心靈，苦思不解，想得頭痛欲裂！

良久，傑瑞決心碰碰運氣，開口發問：「喂，有人嗎？請回答我，我們談談……」

奈何，無人應聲！

不知過了多久，他發現四周一片死寂，其他的動物消失蹤跡！他，又感覺到—巨大的它—開始運動，…又，有一根帶狀物出現，它，糾纏住他，他，身體離開地面……他，向下墜落，四周仍然是一片黑暗，但，他感覺身體碰觸到枝葉，濃密的枝葉阻止他一直掉下去！

他的反應敏捷，雙手緊抱枝葉……發現自己正處身於高插入雲的原始巨樹樹頂梢！

「天啦，我脫困了！」他狂喜，又渾身冷汗直流：「不得了，我現在正陷於八十呎高的巨樹樹梢，稍一不愼，掉下去，會跌成肉餅！

步步驚魂，他爬下數層樓高的參天巨樹，然後，摸黑返回城市。一路上，他告訴自己：

「我要保密，獨自擁有今天的遭遇，一個人研究這天大的自然界秘密……」

大哨樹木

市長召開秘密會議。

市長宣佈：「我們有了一名太空訪客。據一名探險隊員目擊報告，這艘太空戰艦模樣怪異，沒有機翼，也無噴氣口，從天而降，巨大無比，一刹那，太陽失色！

「最可怕的是，太空戰艦擁有超級防禦和攻擊系統，一名探險隊員向它開火，它挨了一槍，絲毫無損！

「太空戰艦的攻擊為一道雷射光，轉眼間，人成焦屍，武器也融化……」

市長的眼光巡視參加會議的專家們，他們的面前都有一份書面資料。

市長詢問科學顧問丹寧福斯特博士，道：「博士，你有何看法？」

「據目前的資料，它似乎並非一顆太空殞石或是毀壞的太空船，否則，它會直線下墮，在地面上製造出巨大的損壞。我暫時判斷它屬於一種超科技的太空戰艦，來自外太空某星球，用意不明。

「我建議派出一隊專家們趕去現場，展開調查。」

市長點頭，詢問安全官艾倫蓋瑞森：「上校，你的意見如何？」

「我懷疑這艘太空戰艦可能來自我們星球的死敵，馬西星球上的敵人。

「請市長指示，我們應否封鎖這條新聞，假如必須公開，要如何發佈？

「同時，我建議封鎖現場，派遣情報人員參加研究這艘太空戰艦的工作。」

「嗯，我會愼重考慮後，指示你們如何去做。」

市長詢問武裝部隊的負責人赫伯特泰尼：「將軍，你有何建議？」

「我也懷疑這艘太空戰艦來自敵人的星球，我建議立即封鎖現場，並，加强戒備，以防敵人乘機侵襲我們！」

衆人一番研商後，市長結論道：

「公佈這條新聞，表示，這只是一艘來自外太空—迷途的太空戰艦。

「我們將封鎖現場，控制全盤情勢，如此，市民將不會感到驚恐不安。

「同時，組織一支聯合調查團，趕去現場，深入研究這艘太空戰艦！」

「目前，我們暫時不要展開任何敵對行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戰鬥！」

安全官艾倫詢問：「市長，可以允許電視記者去現場採訪新聞嗎？」

「嗯，好吧。」市長略思片刻後，點頭同意。

×× ×× ××

電視女記者凱西迪斯琪和一名攝影記者深入現場，她看到一個怪異的黑色龐然巨物，它的模樣—她攀登巨樹，仔細觀察後，心中一動。

她自言自語：「它並非一個長方形的黑箱子，有曲線，它…眞像一隻烏龜！

「嗯，來自外太空，會飛翔的黑色巨龜形狀的—太空戰艦！」

她下樹，一看，又發現奇怪的地方，它並沒有壓在草地之上，它飄浮於幾呎的草地之上……

「它靜止於草地上有幾呎之處，有意思……」她陷於沉思。

突然，巨聲震耳欲聾！

凱西睁大眼睛，她看到它開始運動前進……而它面前的整排巨樹紛紛齊根倒下，而發出巨大響聲！

「它在幹什麼呀？」

「天啦！」她捂住嘴，低呼：「上帝呀，它在啃樹，吃得似乎津津有味！這—到底是什麼太空戰艦！」她搜遍記憶中的科學常識，也找不到一艘會吃樹的太空戰艦！

她跟隨它，前行！

她彎腰，觀察樹根，發現它並非推倒巨樹，而是在距離根部幾呎處，加以切斷，然後，狼吞虎嚥下成排劊倒的巨樹！

然而，她却找不到它用以切割巨樹的器具，它，仍然像一隻密閉的巨龜，向前飛行，一路劊平巨樹，再以看不見的巨嘴，吃掉巨樹……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指揮攝影記者拍攝下來巨龜吃樹的

奇異景像！

數次—凱西衝動地想伸出手，去碰觸那隻巨龜，然而，想到的殺人記錄，總是提不起一試的勇氣！

×× ×× ××

市長環視滿室的專家們，表示：「這艘太空戰艦會吃樹木，眞是天下奇聞，各位，你們對此有何意見？」

科學顧問丹寧說道：「據我們的初步研判，太空戰艦吃樹木之可能解釋爲，太空戰艦需要動力，它們吃樹木，是爲了吸收新的動能，以便繼續操作運轉下去。

「專家們發現，這艘太空戰艦的表殼並非由任何金屬鑄造，至於它到底屬於什麼物質，必須刮下一些表殼，加以化驗，才能公開它的表殼構造秘密。

「專家們沒有接觸太空戰艦，因爲，它有過殺人的記錄，非到不得已，暫時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據專家們表示，說他們在太空戰艦附近工作時，它也許沒有看見人們，或者，它根本不加理會，到目前爲止，太空戰艦並無任何敵對行爲，該算不幸中之大幸！」

安全官艾倫接着發言：「我對太空戰艦吃樹的事另有看法，這是一種不友善的行爲。」

「試想，一名陌生人不打一聲招呼，便闖過你的家園，然後，走去後院，將你心愛的櫻桃樹砍掉，你會作何感想？」

「我們要對這個太空戰艦加以密切監視，我擔心它會帶來本城災害！」

「至於城內市民，一開始大部份人們對此太空戰艦迷航事件並不太關切，人們的好奇心大於恐懼，如今，太空戰艦會吃樹的消息傳開，大家議論紛紛了！」

「這太空戰艦事件需要儘快處理，夜長夢多，萬一它再有什麼特異表現時，會引發市民的驚恐之情，那問題就十分嚴重了。」

「是呀，這太空戰艦事件迅速解決爲好……」市長深有同感。

武裝部隊負責人赫伯特將軍報告：「我同意安全官的看法，這艘神密太空戰艦的表現很不友善。

「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敵對的星球沒有任何軍事行動，

他們之間也無聯繫，希望馬西星球和這艘太空戰艦沒有關係！」

「我認爲我們改變消極的觀察態度，採取積極行動，探測這艘太空戰艦的防禦和攻擊能力！」

「我建議向它開炮，一試對方虛實！」

「開炮行爲—必須愼重考慮，」市長的反應强烈：「據目擊者報告，這艘太空戰艦的防禦攻擊能力甚强！」

「但，我們應該設法深入了解它的戰鬥能力，否則，當一架又一架如此的神秘太空戰艦降落本星球時，我們可就要手忙脚亂了！」

「何況，神秘太空戰艦仍然是敵友難分，而且它的行爲又不友善，我們爲了未來安全，應該儘快採取行動，才是上策！」

科學顧問沒有意見，安全官和將軍却一致認爲應該開火一試神秘太空戰艦的威力！

市長想到—可能會有更多的神秘太空戰艦降落星球，而，它的表現又如此怪異，居然會吃樹木，眞是駭人聽聞，思索片刻，下定決心，宣佈：

「好，我授權將軍處理這次軍事試驗，不過，你必須愼重，不能再造成什麼人員的傷亡了！」

「我計劃安排無人遙控射擊的炮火，再輔以電子攝影機，記錄下一切詳情，相信會有重大的發現，各位，請靜待佳音吧！」

太空怪物

電視女記者凱西和動物學家傑瑞爲一對情侶，已經訂有婚約。如今，她忙於採訪工作，他獨自深鎖於實驗室內，兩人失去連絡！

凱西由公司返回家園，沐浴，更衣，坐到沙發上，品味一杯美酒，身心放輕鬆後，想到情郎傑瑞。

她撥電話給他，家裡靜悄悄，實驗室也沒有人接聽。她掛斷電話，感到納悶。突然，一陣心血來潮，凱西穿起衣服，駕車出門，去探視情郎。

凱西在實驗室內找到傑瑞，他顯然一直沉迷於工作，鬍子滿臉，臉色蒼白，似乎睡眠也不足……

她關切地詢問：「傑瑞，你在忙些什麼？」

傑瑞伸出雙臂，擁抱佳人，他的心情奇差，因此，熱情如火，一番狂吻，幾乎令她喘不過氣來！凱西格格嬌笑不已。她喜歡他這樣，平時，他實在太嚴肅了，她一直笑他怪他只親近動物，不愛她這個大美人！

「寶貝，我看過你的電視新聞，妳形容牠爲一隻太空龜，眞有眼光……」他的心又飄到牠的身上，道：「可是，這隻太空龜却會啃吃樹木……」

「據官方的新聞官發佈資料，說那艘太空戰艦吃樹木，是爲了吸收動能，以便繼續運作下去。」她隨口回答，她的一顆芳心繫在他的身上。

「不，太空龜不是太空戰艦，牠是一個太空動物……」面對未婚妻，他忍耐不住，脫口說出埋藏心底秘密。

「什麼，太空龜—是一隻巨形的太空動物？親愛的，你在說些什麼呀？」她不好意思說：「在你的心目中，什麼都是有生命的動物！」

「我—曾經進入牠的體內…」

「天啦！」她呆住了，美眸中一片迷霧。

他緊閉雙唇，她當然不答應。身爲女記者，她知道那是天大的新聞，將會引起所有人們的關心。凱西以香頰貼上他的臉龐，柔柔輕撫他的耳垂，他發現他的身體僵硬起來，想讓他放鬆一些，向她傾吐更多的秘密！

傑瑞說出自己的神秘經歷。

「親愛的，你—爲何不向有關單位公開這些秘密呢？」

「因爲—我恐懼……」他欲言又止！

「怕什麼，我就躭在太空龜的身邊工作，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太空龜似乎根本忽視我的存在！」

「我在太空龜的體內—感覺—牠是一個有生命、活力的動物，而且，我又想到—家…」他終於說出鬱積心頭秘密的痛楚。

「動物和家—毫無關連呀？」然後，她失聲嬌笑：「我明白？你陷身陌生地方，當然希望離開它，會想到—回家，家代表溫暖、安全的地方。」

「不……哎……」他忘情的揮動手臂，手掌猛拍她的玉腿，驚喜交織，道：「我想通了，那

是太空龜的意念，牠在歡呼—經過那麼多年的太空流浪，我終於找到—家園……

「在這個新家園內，有茂盛的原始天然林。我將又大吃特吃，再不必忍飢耐苦，飄泊太空了，哈」…我想通了，不是我在想家，牠在想家……」

「這…」凱西聽得心驚肉跳不已。

「親愛的—你應該向有關方面報告……」

「不行，」他一口拒絕，「寶貝，妳想，我如此報告上去，他們會笑我的，而且，消息傳開，大部份市民也不可能相信，而，更可怕的是，可能有一部份人接受，那，豈非要鬧得人心惶惶……」

「也有道理。」她點頭，同意他的看法。

「寶貝，我現在正日夜研究牠，妳，請暫時保密，不要公開我告訴妳的秘密好嗎？」

「當然，親愛的，你是我的主宰。」

生下幼龜

凱西一早趕去現場，繼續觀察太空龜！

她發現新鮮的怪事，太空龜不停的啃吃樹林後，開始「排泄」出白色一團團的東西！她鼓起勇氣，上前，看着太空龜遠去，彎腰，拾起一些白色的排泄物，觸手處鬆軟，它們像煞棉花！

「嗯，一種纖維質東西，」她在自言自語：「樹木之中，含有纖維質，不錯，太空龜吃下樹後，排泄出消化後的纖維質東西……」

然後，凱西又發現，大量啃食樹木後的太空龜—似乎體形更加龐大了！

「牠在繼續成長？」她揉揉眼睛，對神秘的太空訪客，愈來愈莫明其妙！

發着呆，凱西聽到身邊的攝影記者的驚呼：「妳看！」

凱西循聲看去，發現太空龜又產下一塊一塊的長約廿呎，高約十五呎的黑色怪物，她走去，它們居然有溫度，而且，裡面似乎有律動現象！

「裡面，還有生命……」她張開的嘴再也合攏不了。

一會兒功夫，它們—就像蛋殼般紛紛爆裂，裡面，鑽出來一批同太空龜一模一樣的幼龜：一下地，幼龜開始到處找東西吃，牠們的食物為太空龜排泄出來的一團團棉花狀的纖維質東西！

「傑瑞的話一點不錯，太空龜是動物，牠會吃樹，排泄東西，及生產龜…」凱西在心中獨白。

可是，說也奇怪，凱西並不懼怕，眼前的異象，她甚至不認為太空龜可畏，只是，牠太陌生了，太龐大了，像一道黑牆，在移動，令人產生一種莫明的壓迫感！

一群幼龜在享用大餐，牠們很守規矩，並不互相爭食，牠們一邊吃東西，一邊跟着太空龜，向着原始森林進軍！

突然，一隻幼龜翻倒，牠，開始掙扎。就像小動物摔倒，在地上企圖從新站立起來一樣！

牠就在太空龜的附近，可是，太空龜一點也不理會幼龜的困境，而加以援手！凱西一時心軟，動了慈祥的念頭，快步上前，彎腰，抱起幼龜，將牠放正，牠，立即開動，向前疾行而去……

凱西站直身軀，一衝動，上前，伸手，她輕拍太空龜的軀體，自言自語：「母親，我幫助你的寶寶站立起來了。」

突然，她感覺太空龜的溫暖表皮起了波浪，厚厚的肌膚合攏—輕夾，她的手一下！

「天啦，牠在同我握手，感謝我援幼龜之情！」凱西渾身僵硬，震撼無比，簡直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

凱西的眼睛潮濕了，心中獨白：「太空龜注意到了，牠知道我在這裡，牠也明白我的善心和義行……」

太空龜繼續前進，啃食原始森林，牠帶着一群小寶寶，牠們走去一段的距離，凱西仍然站立原地，心頭熱血翻騰，感慨萬千！」

「唉，傑瑞真是先知先覺，不愧為動物學奇才，他的話一一證實。太空龜為有生命的動物，牠吃樹木，為了製造及供應幼龜食用！

「太空龜在太空流浪多年，找到一處擁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這裡的食物充足，牠歷經艱險，終於找到新家園，在這裡，牠開始生產下一代！」

「太空龜來到這個星球，爲了綿延子孫，用心良苦！」

「而且，太空龜和幼龜俱有相當智能，同時彬彬有禮的動物。幼龜一出世，便天生地守規矩，彼此互不爭食，可愛，牠們太可愛了！」

這一天，凱西過得很充實也很痛苦。她找一個空檔，以電話與傑瑞連絡，她告訴他最新的消息。他聞訊興奮不已，兩人談了許久，才掛斷電話。

在電視台，凱西正在撰寫新聞稿，採訪主任過來，宣佈：「明天，大家不必趕去現場採訪了，工作人員休息一天，再待命出發！」

「爲什麼？」凱西叫道：「太空龜的新聞愈來愈精彩了。」

「軍方有行動，明天，現場完全封鎖，我負責傳達官方的命令，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採訪主任似乎也滿腹牢騷，講完話，轉身離去。

「奇怪，軍方有何特別行動？」凱西在心中嘀咕：「莫非—他們派出武裝部隊，要圍攻太空龜和一群幼龜？」

凱西想提議，不要對這些馴良的大小太空龜動粗，牠們也沒有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安全，只是啃食一些原始林木，及在此地產下幼龜而已！

可是，她也明白，人微言輕，唉，不提也罷！然而，她開始爲牠們煩憂，擔心牠們被人們傷害！匆匆結束工作後，凱西趕去實驗室，同情郎相會，她需要他的安慰！

炮轟無效

一個亮麗的清晨，大批人員遠遠地包圍太空龜和幼龜們！科學顧問丹寧，安全官艾倫和武裝部隊負責人赫伯特將軍一起出馬，趕往現場指揮監督。

一番電訊聯絡後，科學顧問丹寧向將軍點頭，道：「一切佈置完畢。」

安全官艾倫也作了手勢，道：「將軍，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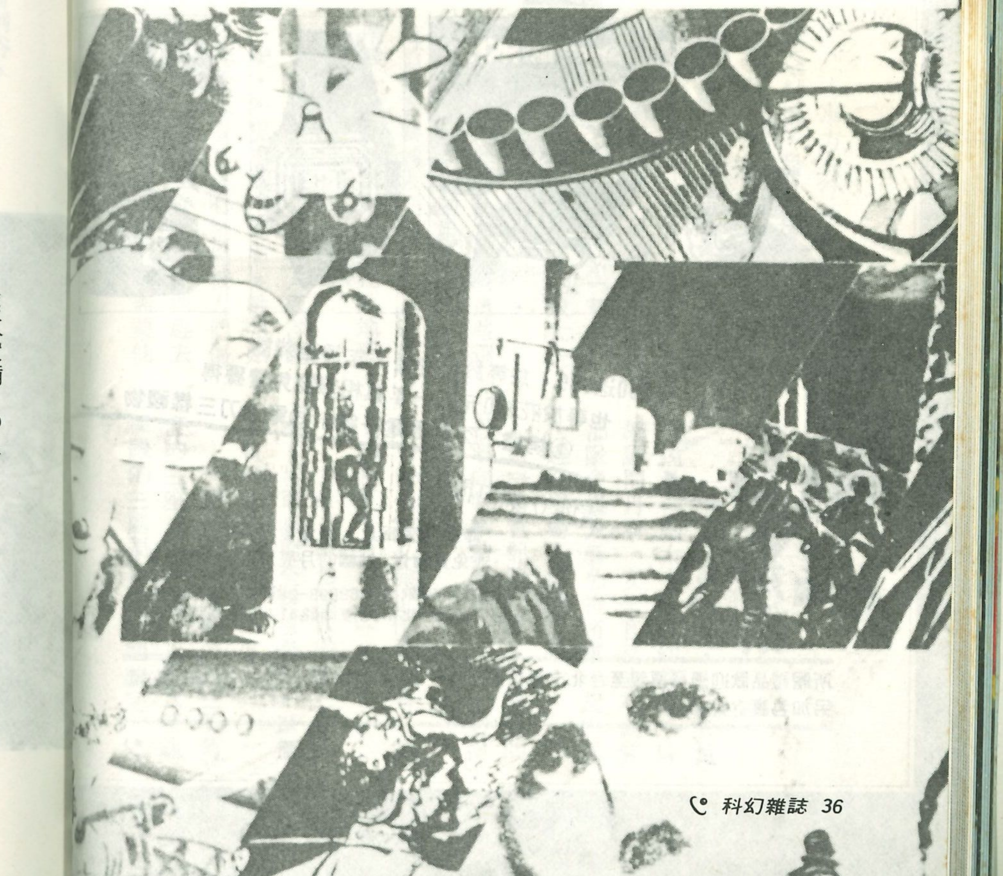
武裝部隊也架設妥善三座火炮，將軍掌握全盤情勢後，以無線電發佈命令：「開火！」

「轟轟轟」巨響聲，三個角度的三座火炮齊鳴，攻擊太空龜軀體的三處要害！（下期續完）

殺人的水

他們在火星發現了水，不料火星的水也會殺人………

林倫／文



一、登陸火星

飛離地球三百六十七小時之後，「尋覓者號」太空船，按照預定的時間進入了火星軌道。

身兼正駕駛的太空船船長魏伯克，以極其熟練而優美的動作，完成了太空船與火星登陸艇的通道連接工作之後，擔任這次登陸火星任務的李斯曼和史密斯，快捷的走進了登陸小艇。

坐在登陸小艇的駕駛座上，李斯曼試驗每一樣設備和儀器，並把每項試驗情況向「尋覓者號」太空船船長魏伯克報告：

「上升引擎，ＯＫ。」

「下降引擎，ＯＫ。」

「方向火箭，ＯＫ。」

「減速器，ＯＫ。」

「電池，ＯＫ。」

「短波天線，ＯＫ。」

「電視天線，ＯＫ。」

「自動攝影設備，ＯＫ。」

「會合雷達天線，ＯＫ。」

「滅火設備，ＯＫ。」

「後備動力，ＯＫ。」

「水箱，ＯＫ。」

「氧氣，ＯＫ。」

「液態氧，ＯＫ。」

「氦氣，ＯＫ。」

「自動電腦系統，ＯＫ。」

…………

完成了全部的試驗工作後，李斯曼說：

「登陸小艇一切妥善，請求准予脫離母船，出發登陸火星。」

立刻的，耳機裏傳來了太空船長魏伯克的聲音：

「尋覓者號太空船所屬登陸小艇任務簡報：

登陸任務：①勘查火星水源；②尋找太空人柯米勒遺體。

登陸地點：火星大運河。

登陸小艇返回太空船時限：七十二小時後，……」

魏伯克的敍述，十分流利。可是，在李斯曼聽

來，却覺得他的聲音是那麼冰冷、死板，那不像是出自有感情的人類口中，而像是發自機械的聲音。

二、失蹤者被遺棄在火星

在李斯曼的印象裏，魏伯克本來就是一個缺乏感情的人。

尤其是在上一次登陸火星時，柯米勒不幸殉職之後，李斯曼更感到魏伯克是個冷酷無情，自私懦弱的傢伙。

李斯曼認爲，柯米勒根本就是被魏伯克害死的。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一次，擔任登陸火星任務的太空人是魏伯克、李斯曼和柯米勒三個人，所乘的太空船名叫「獵人號」，登陸火星的主要任務，也是探尋火星上是否有水資源存在，太空船長也是魏伯克。

不過，在那次登陸火星的任務中，是由魏伯克和柯米勒兩人駕駛登陸小艇登陸火星，而李斯曼負責駕駛「獵人號」太空船在月球軌道上繞月飛行，等待登陸小艇上的太空人返回太空船。

魏伯克和柯米勒所駕駛的登陸小艇，很順利的降落在火星上。

然後，他們分頭去大運河北部的白普斯山和大運河南端的王荷利谷附近去探勘。白普斯和王荷利都是公元二〇〇一年代，地球上的著名天文物埋學家，火星大運河南北的山與谷，是他兩分別發現的，所以就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魏伯克是往白普斯山方面探測，因爲那裏離登陸小艇的距離較近，他可以較早回到小艇上，準備離火星返回太空的工作。

而柯米勒則被派往較遠的王荷利谷。

登陸小艇預定在火星停留的時間是卅六小時，然後返回火星軌道，與「獵人號」太空船會合。

魏伯克依照預定的時間表，準時回到了登陸小艇，準備回航的各項瑣碎工作。而柯米勒却久久沒有消息。

眼看著距登陸小艇預定離開火星的時間越來越近，柯米勒却踪跡全無。

魏伯克一再用無線電呼叫，柯米勒也沒有回音。

直到時間與登陸小艇離開火星的預定起飛時刻只差卅分鐘，魏伯克和李斯曼的耳機中才傳來柯米勒的聲音，他的聲音裏充滿興奮：「我想我已經發現了火星上蘊藏有水。」

「柯米勒，登陸小艇起飛的時間已經要到了，請你立刻回艇。」

「我想我已經找到了火星上的水，請再給我一點點時間，讓我帶一些樣品回來。」

「柯米勒，」魏伯克嚴厲的說：「這是命令，請你放下一切，立刻回艇，你已經躭誤了登陸小艇離火星回航的時間了。」

「馬上就好了，我只要裝一點樣品，立刻就趕回來。」說了這句話，柯米勒突然驚叫了一聲，然後呻吟著說：「啊！上帝，請救救我！魏伯克，快來救我！」

「柯米勒，你怎麼了？把你所在的地點告訴我。」

「我在……在一個洞……洞穴中。啊！請救救我，救救我……」

柯米勒的聲音突然中止，魏伯克雖然一再呼叫



魏伯克照著預定時間表，準時追回登陸小艇。

，再也沒有回音。

駛著「獵人號」太空船繞著火星軌道飛行的李斯曼，從無線電耳機中清清楚楚的聽到了火星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這時他再也忍不住，扭開通話器說：

「伯克，我想『獵人號』在火星軌道比預定多飛幾個鐘點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你會有足夠時間去救回米勒的。」

魏伯克沒有理會李斯曼的建議，只是繼續的呼叫柯米勒。但是，得不到絲毫回音。

登陸小艇預定飛離火星的時間到了。

魏伯克向地球的太空總部報告了柯米勒失踪的事，並請求准予放棄搜尋工作，以便登陸小艇準時回航。

地球太空總部的回答是：「所請照准。」

於是，柯米勒就這樣被遺棄在火星上。

魏伯克回到「獵人號」太空船之後，李斯曼滿腔憤慨的質問他：

「你怎麼能做出如此殘忍的決定？想想看，把米勒一個人丟在火星上，他不死也得死……」

魏伯克沒有爭辯，他冷冷的說：

「我只是遵循著規定做事，你該記得那條規定——在太空任務中，絕對禁止為幫助解決另一個人的困難，而使你自己或同隊的其它人承受危險。」

「不必找藉口！你只是自私、怕死，你是個懦夫！」李斯曼憤怒的咆哮著。

三、冒險降落

「登陸地點大運河在望。」

史密斯的聲音，使李斯曼的思維從痛苦的回憶中重返現實。

多年來的訓練，使得他不需思索，一聽到登陸地點在望和看到火星那褐火色的陸地越來越近，立刻就下意識的按扭發動火箭，調整登陸小艇的位置，準備登陸火星。

大運河相當平坦，從登陸小艇上望下去有如用紅土舖成的寬濶飛機跑道。

選擇大運河做為登陸火星的地點，正由於它的平坦。

可是，當登陸小艇到了大運河上空，應該發動反射火箭，使小艇在火星徐徐登陸時，李斯曼出人意料的沒有把小艇在大運河降落，却把登陸小艇往大運河南端的王荷利谷駛去。

「李斯曼，你錯過預定的登陸地點了。」史密斯提醒他說。

「我知道。」

「你知道？」史密斯充滿訝異的問：「你的意思是說你是有意不在大運河登陸的？」

「是的。」

「但那是違反規定的呀！」

「為了讓你有較多活著回去的機會，忘記那些鬼規定吧！」李斯曼粗聲粗氣的說。

駕著「尋覓者號」繞火星飛行的魏伯克，從耳機中聽到了李斯曼和史密斯的對話，他立刻用嚴厲的語氣插口說：「李斯曼，這是命令，請你立刻把登陸小艇掉頭，按照預定計畫在大運河降落。」

李斯曼對這道命令置若罔聞，他仍然把登月艇對著王荷利谷飛去，而且在那兒找了處較為平坦的地方，冒險著陸，把登陸小艇降落在坎坷不平峯巒起伏的王荷利谷，是件不可思議的困難事，然而，李斯曼却成功的完成了這宗冒險。

四、手臂消失了

史密斯步下了登陸小艇。

沒有費多大事，他就找到了柯米勒上次登陸火星時，在厚厚的火星塵埃上所留下的深深脚印。

這使得搜尋柯米勒遺體的工作，簡單了不少，因爲，循這些脚印去找，該能輕而易舉的發現柯米勒的下落。

李斯曼焦慮的坐在登陸小艇上，等待史密斯的消息。

無線電耳機裏，又傳來魏伯克的聲音：

「李斯曼，你們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剛才從大運河上空飛過，沒有看到登陸小艇的影子。」

「我在登陸小艇上，史密斯不久前走進了王荷利谷一個廢火山的洞穴裏去了。」

「王荷利谷？命令中是要你把登陸小艇降落在大運河的！」

「那是地球上的命令，現在我是在火星。我已決定不再理會那些墨守成規、刻板的命令，而以如何能保障登陸火星太空人的安全爲主要原則。」

「你冒險把登陸小艇在最不安全的坎坷地區降落，還說是爲了安全？」魏伯克的聲音裏有著怒意。

登陸小艇降落王荷利谷。

李斯曼覺得有些驚奇——像機械人一般的魏伯克，終於也有發怒的時刻。

同時，能激怒魏伯克，也給李斯曼帶來一種報復性的快意。

他得意洋洋的回答魏伯克說：

「當然是爲了安全。這樣，至少一旦史密斯需要我救助他時，我可以儘快的趕到他身邊，而不致像在那麼遠的大運河著陸那般，發生鞭長莫及的憾事。」

「可是……」魏伯克剛一開口，還沒等他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他和李斯曼就同時聽到了史密斯

的聲音。

「史密斯對登陸小艇報告：我現在的位置是在王荷利谷一個死火山洞穴裏。這裏相當寬廣，好像是一條人工隧道一般，並不難走，也有相當的光度。在我前面約十碼的地方，地上躺著一個人，可能就是柯米勒的屍體。他的身旁有些像冰塊一般的結晶體。現在，我正在繼續向前走，去查看一個究竟。」

神秘的火星，水也會殺人。

過了一會，史密斯又透過他太空衣頭盔裏的無線電說：

「現在我已經走到這具屍體旁，他確實是柯米勒，因爲他面貌如生，只是充滿了痛苦的表情。他的右手臂，已經完全消失。看來不像是被火星上存在的某種生物咬噬的，因爲附近沒有絲毫足跡或血跡。但他顯然是在失去右手時，太空衣破裂，失去了氧氣，窒息而死的。」

接著，史密斯又說：

「在沒有搬柯米勒的屍體前，我準備先把他身旁這種像冰塊的東西，採一塊下來當做標本帶回去。它們很像地球上的石筍，矗立在地上，非常堅硬，折不斷，敲不碎。它是透明的，我想它是水的結晶體。所以，我準備用太空衣上附屬的小火箭的火焰，把它燒一塊下來。假如它是水的結晶，遇火應該會被融化的。」

這時，李斯曼和魏伯克都聽到史密斯使用小火箭的聲響。

然後，是驚喜的叫聲：

「啊！它融化了，它是水！果然是水！現在，我要把它掬起一些，裝入袋裏，以便帶回地球去化驗……」

突然，史密斯發出一聲淒厲的尖叫。

接著傳來的是史密斯痛苦的呻吟聲，他無力的哀號著說：「它不是水，它不是水！它是殺人的…

⋯⋯」

五、火星地震

史密斯的呻吟聲停止了。

李斯曼意識到前一次登陸火星時那種悲劇，又一次重演。

他不假思索的立即走出了登陸小艇，去援救史密斯。

找到史密斯時，他已奄奄一息。

他的右手至肘，整個消失不見了。

但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瀕臨死亡邊緣的原因，不是由於右手的失去，而是由於當他的右手消失時，太空衣裏的氧氣供應系統，也因太空衣的破裂而損毀，使他無法呼吸。

李斯曼一面把史密斯的氧氣供應管，接在自己太空衣內的氧氣供應系統上，一面扶起他，把他送回登陸小艇。

李斯曼訝異於史密斯右手的突然消失之謎。傷口的地方一片焦黑，沒有絲毫血跡，彷彿是被巨大的熱力燒焦的。但在那個死火山洞穴中，酷寒達零下一百廿度，根本沒有熱力的來源。

可是，他無暇多想，把史密斯送回登陸小艇，安排妥當後，又匆匆趕回那個洞穴，搬回柯米勒的屍體。至於洞穴中那些冰塊般的結晶體，他沒有空也不敢去碰它們。因為，顯然的，柯米勒的死與史密斯的重傷，都與這些神秘的透明結晶體有重大關係。他準備把這個難題，留給下一批登陸火星的人去找尋答案。

一切就緒，李斯曼透過無線電，通知魏伯克：「現在，我準備發動登陸小艇離開火星，請準備登陸艇與太空船的太空連接手續。史密斯傷勢很重，必須儘快返回地球救治。」

說完，李斯曼不待魏伯克回答，逕行發動登陸小艇的上升引擎，準備離開火星。

不料，引擎開動不久，還沒等到登陸小艇離開火星，突然一陣劇烈的火星地震發生了。

停在坎坷不平山谷區的登陸小艇，竟然被震得翻了個身，摔得支離破碎，再沒有離開火星的希望，李斯曼也受了不輕的撞傷。

李斯曼掙扎著扭開無線電，勉強振作精神說：

「李斯曼通知魏伯克，登陸小艇損壞，無法離開火星重返太空船，請放棄我們，自行把『尋覓者號』駛回地球。」

「李斯曼，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是不是可以設法搶修？」

「我想是王荷利谷的地質脆弱，承受不住登陸小艇脫離火星時上昇引擎的巨大推力，以致引起火星地震，登陸小艇已支離破碎，不可能修復，請你自行回地球吧！」說完，李斯曼已不支的昏迷過去⋯⋯。

六、大犧牲

從昏暈中甦醒，李斯曼發現他是躺在「尋覓者號」太空船上。魏伯克正坐在他身邊，看著他微笑。

「我們在什麼地方？」他滿腹詫異的問。

「自然是在火星上。」

「你是怎麼到火星的？」

「冒險呀！」魏伯克聳聳肩膀說：「像你嘗試把登陸小艇降在王荷利谷一樣，我試著把太空船在火星上降落，而且獲得成功。」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難道沒想到笨重的『尋覓者號』太空船是無法掙脫火星吸力，永遠回不了地球麼？」

「我想過了，」魏伯克說：「反正，沒有助手，我一個人也沒有把握能把太空船安全飛回地球。而你們，由於登陸小艇上的氧氣儲存量不夠，無法活著等到地球接應的工具抵達。所以，我認為不如把『尋覓者號』冒險在月球降落，如果這一冒險僥倖成功，利用『尋覓者號』上充足的補給品，我們足可在火星上生存一兩年，那樣，我們都有希望活著回到地球。」

「你說謊！你騙不了我的！」李斯曼熱淚盈眶，激動的說：「你忘了我也是一個有經驗的太空人，怎麼可能相信你那種『一個人無法使太空船安全飛回地球』的鬼話！你冒險駕笨重的太空船在火星著陸，只不過是為了想使我和史密斯多活一段日子。可是，那又有什麼意義？」

「現在，我們都無法離開火星了，等到『尋覓者號』上的補給品用光時，還不是死路一條？你為

什麼要做這種毫無意義的犧牲？你難道忘了那一條規定——在太空任務中，絕對禁止爲幫助解決另一個人的困難，而使你自己或團隊的其他人承受危難……」

說到這裏，李斯曼楞住了。

「我並沒有做任何犧牲，」魏伯克冷冷的說：「地球上救援我們的兩艘太空船，已經準備發射，我們一定可以活著回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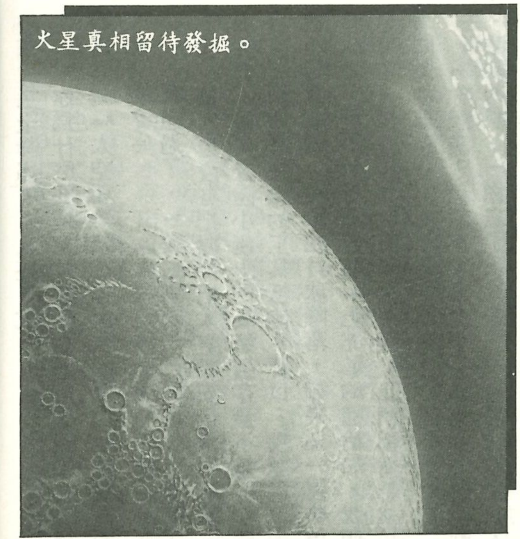
「但是，你爲了冒險救我們，違背了規定，將失去做太空人的資格，再不能從事太空探險任務了。」

「我早已厭倦了這種工作，正好乘機退休。」

魏伯克的聲音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平淡、呆板、機械化。但在李斯曼耳中聽來，卻和以前的感覺完全不同，因爲他已知道，魏伯克的內心蘊滿了人類熾熱的感情。

七、尾聲

至於柯米勒和史密斯的奇異而不幸的遭遇，李斯曼和魏伯克的初步推斷，認爲火星上那種冰塊般神秘結晶體，不是水的結晶物，而是地球上所沒有的一種強酸。所以當它被融化時，會產生驚人腐蝕力，使柯米勒和史密斯受到嚴重傷害。其中眞相，只有留待另一批登陸火星的太空人們去找尋了。



火星真相留待發掘。

活板門

——她的頭像一個被拔出瓶子的瓶塞一樣，整個身體被拉入活板門後的閣樓去，然後，就消失了……

何乃蕙 譯

在一棟房子住了十年後，想必你對它的每個聲音都很熟了，那麼當屋頂傳來某種你不曾聽過的騷動聲時，你該怎麼辦？

幽靈的訊息

柯拉洛·佩克住在這棟舊房子已經十年了，然而直到某天她上二樓時才驚訝地發現，二樓樓梯口的天花板上有一扇活板門。

「哎呀，我的天啊！」

她停在樓梯中央，一動也不動地瞪著這意外的發現，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不可能！我怎麼會沒看到呢？我的房子裏居然有個閣樓！」

她在這房子裏上上下下幾千次了，卻從未發現這扇門。

「該死的老糊塗。」

下樓時她差點跌了一跤，把她上樓去的目的給忘得一乾二淨。

吃午飯以前她又站到活板門下面，她的頭髮已經灰白了，站在那兒像個瘦瘦高高、神經兮兮的小孩，臉頰蒼白，兩顆眼睛炯炯有神，緊緊地盯著天花板看。

「現在我發現這可惡的東西了，我怎麼處理它呢？上頭一定是個貯藏室，嗯——。」說完她就走開了，心中隱隱約約地感到不安，覺得她的腦子一片空白。

「去他的，柯拉洛佩克！」用吸塵器打掃客廳時她說，「你才57歲而已，還沒老呢！」

但是話說回來，爲何她不會注意到呢？是安靜這點使她起疑，對，就是這樣。她的屋頂不會漏水，所以沒有水會滴在天花板上，高懸的橫樑也不會讓風透進來，再說，屋頂也沒有老鼠。如果雨水悄悄地滲進來，或者橫樑嘎嘎作響，或是老鼠在屋頂上開舞會，她就會往上看而發現這扇活板門。

但是這房子一直都很安靜，因此她也一直瞎了眼。

晚餐時她大罵「狗屎！」她把碗洗淨接著看書看到十點，然後提前上床睡覺。

夜裏，她第一次聽到從單調的天花板後面傳來微弱的摩斯電報電碼的聲音，也第一次聽到頭上有刮牆壁的聲音。

半睡半醒中，她呢喃著：「會是老鼠嗎？」不久天就亮了。

下樓準備早餐時，她像個小女孩般凝視那扇活板門，當她去拿四腳梯時，瘦削的手不禁顫抖著。

「去他的，」她抱怨著：「何必那麼麻煩，去看個空閣樓做什麼？下星期再說吧！」

這是說，她忘了去看那扇門了，就像那扇門本來就不在那兒一般。

到了第三晚的半夜，她聽到老鼠或其他不知名的動物的聲音從她臥室的天花板飄出來，像乳草鬼觸碰月亮不發光的那部份一樣。

有了這奇怪的念頭後，她又想到可能是滾草或是蒲公英種子或者只不過是尋常的灰塵從閣樓的門檻掉下來。她想睡覺，但是睡不著。她平躺在床上，非常出神地看著天花板，她覺得她快看穿屋頂的水泥板，看見在後面活動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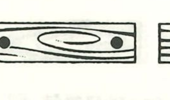
是一個跳蚤馬戲團？還是一部落的吉甫塞老鼠剛從鄰居的房子遷出來？除蟲專家們在最近築的幾個像黑色馬戲團帳篷的窩裏投了幾顆除蟲彈，想讓這些神秘的生物死在那兒，所以這些神秘的生物提前收拾行李離開了。柯拉洛·佩克公寓的閣樓，免費供應餐點，正是牠們的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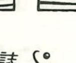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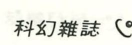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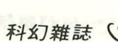
然而……

她正瞧著時，聲音又開始了。牠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穿過寬濶的天花板上突出的部份，用長長的指甲劃著牆壁發出尖銳的聲音；在密閉的小室的角落裏走來走去。

柯拉洛·佩克屏住氣息。

牠們的花樣更多了。原先是走來走去，現在開始成群結隊往她臥室門外的天花板走去。這些小生物，不知究竟是什麼，好像用



鼻子在另一扇秘密的門上磨蹭著，想要出來。柯拉洛緩緩地坐起來，慢慢地下床希望地板不要發出嘰嘎聲。她輕輕打開臥室的門向大廳張看，此時正是月圓時分，清冷的月光將大廳撒了一地；從窗台透進來的月光正好照在——

那扇活板門上。

另一種恐嚇

這些小小的，飄忽不定的幽靈像受到溫暖月光的召喚一般，一時間都集結在活板門的邊緣，啃食著活板門。

主啊！柯拉洛．佩克腦裏閃過一個念頭，牠們聽到我了，牠們要把我……。

不知名的小東西的重量使活板門微微地搖晃著。

愈來愈多隱匿的蜘蛛的脚或嚙齒動物的脚或是被吹成一團綑綑泛黃的舊報紙推擦著房子的樑木發出沙沙聲。

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大。

柯拉洛不禁大叫：「噓！」

就在這時，電話響了。

「哇！」柯拉洛．佩克鬆了一口氣。

「誰啊！」她大聲的問。

「柯拉洛，我是艾瑪．克勞莉！怎麼啦？」

「天啊！」柯拉洛大喊：「你把我從地獄裏救了出來！艾瑪，你這麼晚打電話有事嗎？」

當這婦人在城市的那一邊恢復神智時已經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了。

「聽來很蠢，我睡不著，我有個預感——」

「艾瑪——」

「不，聽我說完，我突然想到柯拉洛不太舒服，柯拉洛受傷了，還是——」

柯拉洛．佩克跌坐在床上，艾瑪的聲音使她頓時覺得虛脫，她閉上眼睛點點頭。

「柯拉洛」艾瑪叫她，聲音似隔著千里

遠。

「你——還好吧？」

「還好」柯拉洛終於回答。

「沒有生病，房子沒有著火？」

「沒有，沒有，沒有」

「謝天謝地，我真傻。你原諒我嗎？」

「早就原諒你了。」

「好吧，那麼，……晚安。」

然後艾瑪．克勞莉掛上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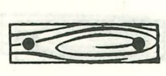
聽到掛上電話的訊號，柯拉洛．佩克坐著看了聽筒好一會兒，終於茫然地掛上電話。她又走出房間去看那扇活板門。外面很安靜，只有窗外一些葉子被風吹得搖個不停，葉子打在窗戶的框子上發出颯颯聲。

柯拉洛對著天花板眨眨眼睛。

「你以為你很聰明，是嗎？」下半夜，走來走去的聲音沒有了，跳舞、呢喃自語的聲音也都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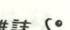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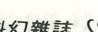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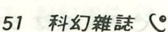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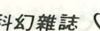
三天後，那些聲音又回來了，而且這次更大聲了。

柯拉洛獨守此屋十年之久。







「不是小老鼠，」柯拉洛想，「是大老鼠，嗯？」

上頭的天花板好像在回答她一般，在沒有音樂的伴奏下，表演了一段繁複的芭蕾舞。

這齣舞以足尖表演，一直到月亮西沉才停止，這是一種最特別的舞蹈方式。

然而，一當東方泛白房子就再度安靜下來，只剩柯拉洛還活著，喘口氣。

快一星期過去了，牠們大大地擴大了活動範圍，樓上每個房間包括縫衣間、舊浴室及圖書館都回盪著那些聲音。

第十個晚上淩晨三點時，柯拉洛・佩克注意聽著那有如擊鼓的聲響，及怪異的切分音，她猛然地抓起電話，用汗濕的手撥電話給艾瑪、克勞莉。

好兄弟與鬼

「柯拉洛，我知道你會打來的！」

「艾瑪，現在是淩晨三點，你難道不吃驚嗎？」

「一點也不，我一直躺著想你，我很想打電話給你，但是又覺得這樣做很傻，有什麼不對，是不是？」

「艾瑪，告訴我，如果房子裏頭有間空閣樓好幾年了，而且突然間閣樓裏什麼東西都有，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知道你有閣樓——」

我也不知道啊！聽我說，剛開始是老鼠的聲音，接著像大老鼠，而現在却像貓沿著閣樓四處跑，我該怎麼辦？」

「緬因街上的除鼠公司，等一等，這裏有：緬因77799，你確信閣樓裏有東西嗎？」

「該死的東西，有一整隊高中生那麼多！」

「柯拉洛，以前誰住過你那個房子？」

「誰——？」

「我是說，這房子一直都很乾淨，對嗎

？而現在，呃，却蟲鼠橫行，有人在那兒死過嗎？」

「死？」

「是啊，如果有人死在那兒，也許根本就不是老鼠在作怪。」

「你是想告訴我——有鬼？」

「難道你不相信？」

「鬼或是所謂的『好兄弟』要把我帶走？別再打電話給我了，艾瑪。」

「但是，是你打給我的啊！」

「掛上電話，艾瑪！」

艾瑪・克勞莉掛了電話。

清晨三點十五分，柯拉洛・佩克溜出她的臥室來到大廳站了一會兒，然後指著天花板像在對它挑釁一般。

「有鬼？」她悄悄地說。

活板門的絞鏈在黑暗中被風吹得蕩來蕩去。

柯拉洛・佩克慢慢轉身回到房間裏，盤算每一個可能的步驟，然後回到床上。

她在清晨四點廿分醒過來，因爲有一股風正搖憾著房子。

在外面的大廳裏，可能嗎？

她很緊張，豎起耳朵來聽。

悄悄地，樓梯口天花板上的活板門發出一聲細細尖銳的聲音。

她想，不可能。

砰的一聲門被撞開，垂在那兒。

她想，錯不了。

我要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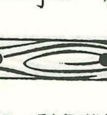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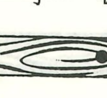
她跳了起來，衝上前去鎖上門，反身撲倒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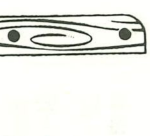
「喂，除鼠公司嗎？」她躲在棉被裏打電話。

她睡不著，清晨六點時下樓去。下樓時，眼睛看著正前方，以免看到可怕的天花板。

下了一半樓梯她又回頭去看，不禁笑了起來。







「好蠢！」她大聲地說。

活板門根本沒被打開，

它是關著的。

清晨七點卅分，她拿起聽筒說：「除鼠公司嗎？」

移動的貨艙

當除鼠公司的檢查車停在柯拉洛・佩克門前時已經是正午了。

年輕的檢查員提蒙斯先生趾高氣昂、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柯拉洛心想，他一定知道所有有關老鼠、白蟻、老蝙和夜半奇怪的聲音，他一邊走一邊打量四周的環境，就像鬥牛士在中場時環顧四周那種神氣的樣子，又像個剛跨出太空船的太空人，也像個自命風流的人點香煙的神情。他背朝著躲在床上的可憐蟲。當他按電鈴時更是不可一世啦。

柯拉洛開門時眞想碰一聲關上門，他像酒鬼一樣笑著，他的眼神像要剝去她的衣服、她的肉、她的思想一般。他是自我陶醉，她知道該怎麼做。

「別光是站在那兒！」她大聲咆哮，「拿出你的本事來！」她激動地說著，然後留下一臉驚嚇的他。

她回頭去看這樣是否生效，很少女人向他這樣說話，他看看門然後好奇的走進來。

「那兒！」柯拉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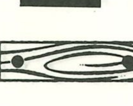
她穿過大廳走上二樓樓梯口，她在這兒擺了一個四脚梯。

她伸手指著，

「就是那閣樓，看看你能不能從那該死的聲音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來。找到了可別向我敲竹槓。下來時把你的脚擦乾淨。我要去買點東西，我想你不會趁我不在時偷我的東西吧！」

她搶白一頓，把他說得昏頭轉向。

他的臉驟然紅了起來，眼睛發出怒光，但是他還沒開口，她已經走下樓梯去穿外套了。



「你知道閣樓裏的老鼠發出的聲音是怎樣的嗎？」她轉過頭去問。

「他媽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女士」他回答。

「嘴巴放乾淨點，你知道大老鼠吧？牠們可能是大老鼠或是更大的東西，閣樓會有些什麼更大的動物呢？」

「你這附近有浣熊嗎？」

「牠們怎麼進得去？」

「你難道不了解你自己的房子，女士？我還以為——」

兩人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上面傳來了抓癢聲，接著是刮擦聲，然後重重的一聲像心跳。

閣樓裏有東西在移動著。

提蒙斯對著活板門眨眨眼，大喝一聲：「喂！」

柯拉洛・佩克滿意的點點頭，戴上手套整理一下帽子，看著他。

「聽起來像——」提蒙斯慢慢地說。

「這屋子以前有船長住過嗎？」他終於問。

上面又有新的動靜，毫無疑問，這回更大聲了。

上面發出的聲音輕重不一，使房子像在漂浮一般，發出嗚嗚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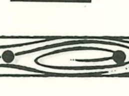
「聽起來像船貨，」提蒙斯閉上眼睛傾聽著，「船上的貨物隨著船改變航向而移動著。

他笑出來，張開眼睛。

「天啊！」柯拉洛叫起來，試著想像一番。

「話說回來，」提蒙斯面向著天花板笑著說：「這上面是不是有個溫室或什麼的？聽起來好像是植物生長的聲音，或是酵母菌，也許大得像狗屋，無法控制，我聽到有人在小房間裏培養酵母菌，它——」

救援不見了





前面的紗門被用力地關上了。

柯拉洛・佩克在外頭瞪著眼看他說笑；她說：「我一小時就回來。」

她走時聽到他在她身後笑了起來，她猶豫了一會兒，又轉過頭去看他。

這該死的傢伙正站在樓梯旁邊往上看，他聳聳肩膀，表示看不出所以然，然後他像個水手一樣爬上四脚梯。

一小時後柯拉洛回來了，除鼠公司的卡車還停在房子外邊。

「去你的，」她向車子大叫：「我想他現在該做好了。眞是個怪人，嘴裏不乾不淨的——」

她停下來，聽聽屋子裏的聲音。

屋子裏一點聲音都沒有。

「眞奇怪。」她低聲說。

「提蒙斯先生！」她叫著。

前門開著，她離前門不過廿步遠，於是走到紗門邊叫：「有人在嗎？」

她打開門走進一個寂靜的世界，寧靜得一如往昔閣樓裏沒有小老鼠、大老鼠及更大更陰暗的東西時一樣，這種安靜教人窒息。

她站在樓梯底傾身向上看，她手中緊抱著的什貨像個已死的嬰兒。

「提蒙斯先生？」

整個屋子都很安靜。

四脚梯仍然放在樓梯口，但是活板門是關著的。

很明顯的，他不在那上面！她想，他當然不會爬上去把自己關在裏面。這可惡的傢伙竟然走掉了。

她又回去看他丟在外面的卡車，在正午的陽光下耀眼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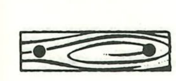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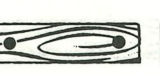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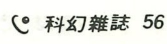
她想，他的車子壞了，他去向人求助。

她把買的東西丟在廚房。她已經好幾年不抽煙了，不知爲什麼，突然抽起煙來，一支接一支的抽著。她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把鍋子啓瓶器弄得乒乒乓乓的。

整個屋子都充滿了這種聲音，但是天花板上的東西却沒有發出聲響來回答她。





二點左右，寂靜像一灘地板蠟籠罩著她。

「除鼠公司嗎？」她撥完電話說。

半小時後，除鼠公司的老板騎摩托車來了，想把丟在那外面的卡車開回去。

他稍稍舉起帽子打招呼，接著打開紗門走進來與柯拉洛・佩克閒聊，打量著空房間，估量一屋子的靜默。

「別生氣，太太」他終於說：「查理最近工作不力，我明天就把他辭掉。他在這兒幹嘛？」

他抬眼看著四脚梯的梯級。

「噢，」柯拉洛・佩克很快地說，「他正在看——什麼都看。」

「明天我自己來，」老闆說。

下午他把車子開回去以後，柯拉洛・佩克慢慢地爬上四脚梯抬頭看天花板的活板門。

「他也沒看你。」

沒有老鼠在閣樓裏跳舞，屋頂的橫樑也沒有發出嘎嘎聲。

她像尊雕像地站著，感覺陽光在移動著，然而她傾身向前。

「爲什麼？」她覺得不解，「爲什麼我要說謊？」

呃，一來，活板門是關著的，不是嗎？然而我不知道爲什麼，她想，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上那梯子。這不是很愚蠢嗎？這不是很奇怪嗎？

她早些吃晚餐，耳朵傾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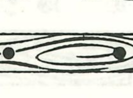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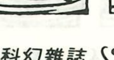
洗碗時，注意各種動靜。

十點時，她上床睡覺，睡在樓下一個已經好久不用的女傭的房間。

最後的嘆息

她也不知道爲何要睡這樓下的房間，她就這麼躺著，耳朵酸疼，感覺有一股熱氣在她的頸子、眉毛之間流動著。

她等待著，被單下的身體僵硬的像一座

石碑。

半夜時，一陣風吹過，吹落一些葉子掉在她的床單上，她的眼睛輕輕地眨著。

房子被撼動著。


柯拉洛在閣樓裡消失了。

她抬起頭。

悄悄地閣樓裏發出細細的聲音。她坐了起來。

聲音變得大些、低沉些，像一隻巨大、




無形的動物在閣樓暗處徘徊。

她把脚放在地上，看著牠們，聲音又開始了，這兒像兔子用脚輕輕地跺，那兒像一顆巨大的心臟在跳動著。

她走到樓下的大廳浸淫在月光裏，潔白的月光像晶瑩剔透、涼爽的黎明，點綴著每一扇窗戶。

她扶著欄杆，偷偷地走上樓梯，快到樓梯口時碰到了四脚梯，她向上看，眨著眼睛，心裏猛然一跳，她竭力保持鎮靜。

當她正看著，上面的活板門慢慢地垂下來，打開後露出一方塊的黑暗，像個秘密的排氣孔，沒有盡頭。

「我已經受夠了！」她大喊。

她衝到厨房拿出鐵錐和釘子再狂奔回來，憤怒地跳上梯子。

「我不相信有這種事！」她大叫：「不要再作怪了，聽到沒有?停下來！」

她站在梯子的頂端，站直身體，把手伸向閣樓裏凝重的黑暗，她的頭一半隱入閣樓裏。

「喂喂！」她叫著。

就在這時，一件最驚人的事情突然發生了。當她探出頭，手指胡亂摸索著活板門時，她的頭好像被什麼東西抓住，像一個被拔出瓶子的瓶塞一樣，她整個身體，兩隻手臂、兩隻脚直直的被用力拉進閣樓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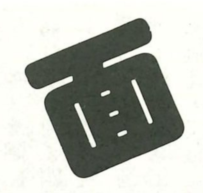
她「咻」的一聲被拉上去，像魔術師的手帕一樣消失了，臥室穿的脫鞋留在四脚梯的橫階上。

之後，沒有喘氣聲，也沒有尖叫。只有一聲長嘆持續了約十秒鐘之久。然後不知爲什麼，活板門砰的一聲被關上了。

一年以後，一個家庭買下這棟房子並且搬進來住。

小孩們發現了活板門後，紛紛爬上去，把閣樓的窗子打得開開的，讓炎熱的夏風穿透整個房間。

他們咯咯地笑著，然後爬下來享受一頓火腿三明治和湯的午餐。


金面具

——誰帶上金面具，就會被引入時光隧道，
重温幾個世紀以前的恐怖經歷……。

喬治文







一九八四年——基韋斯（美國佛州南端之一島）。

海底世界充滿了瑰麗壯美，展示另一個傳奇樂園！

湯姆葛伯瑞里爲一名潛水尋寶人，他深入海洋探險，與大地巧取豪奪無主的海底億萬財富！

這是湯姆的一〇一次潛水……海內晶瑩亮麗，似乎到處皆閃爍著金光。他，游向最幽暗的角落，以手中利刀探觸沙石……突然，刀身微震，傳出金屬相碰的聲響。

他的手深入洞穴，觸摸到一片平滑滑冰涼的金屬！尚未移動它，便感覺出來——它似乎相當沉重！

湯姆的心開始狂跳，當它在他的眼裡映射金光，顯現隆鼻巨口時，他的喉部肌肉抽搐起來……

一會兒功夫，湯姆立身於小船甲板上，他的顫抖的手中，緊握住一個鈍金的面具！它，大小一如眞人的臉龐，金面具上的五官製作得精緻異常！

它的眼眶內鑲嵌著彩玉，但骨寬濶而高聳，巨口開啟，一臉霸氣，鷹鈎鼻，顯示出男性的豪情萬丈，眼光在閃爍，它似乎栩栩如生……

金面具的開朗額頭兩側各有一個洞，看來，它像是一副可以穿起皮束，罩上人臉的面具！

水花四濺，莎莉出現於小船的另一邊，她，取下潛水面罩，帽子下閃現一抹金髮，肌膚呈顯古銅色，健美的潛水嬌娃雙臂用力，攀上小船。

湯姆看了莎莉一眼，注意力又返回金面具。出於强烈好奇心，他戴上金面具。

金面具的一雙瞳子帶給湯姆彩色世界……

「它是——純金的？」莎莉啟口詢問。

「當然，」湯姆取下面具，笑道：「在海底裡，只有純金經受得起年代的考驗，而百年常新……」

「這是一副——印第安人的面具，」莎莉對古物稍有研究。「也許是陪葬之寶器……」



「不像，妳看——兩邊太陽穴的洞孔，它們是拿來穿起皮索，套上人臉用的……」他將面具交給她。

莎莉雙手持面具，罩上俏臉……

「這是一件古董，我們發財了……」湯姆陷於沉思，興奮得不得了！

「湯姆——」她的驚呼聲喚醒他的夢。

「怎麼啦！」湯姆的反應强烈，他以爲海上來了陌生人，抓起船上手槍，雙眼環視四周。然後，他發現自己會錯意，附近什麼人也沒有！

「湯姆——這面具似乎是不祥之物，」她的幽幽聲音傳入他的身畔：「湯姆，扔掉它吧！」

「哈哈……」湯姆已經財迷心竅，笑道：「尋寶人豈能懼怕希奇古怪之物，莎莉，妳太迷信了。」

「回航吧。」莎莉的情緒跌入谷底。

湯姆正有此意，他發動馬達，返回碼頭。一路上，他和她各自轉著自己的念頭，一片沉默。

身後幻影・奔向東方

湯姆去邁阿密市推銷金面具，神秘失蹤。

莎莉一連三日不見湯姆出現，憂心忡忡，她打電話給湯姆的記者哥哥馬克求援。馬克立即由加州飛去佛羅里達州。莎莉和馬克約會於一間咖啡座。

「湯姆發生麻煩！」她迫不及待地向馬克相告。

「他犯了法？」記者哥哥知道弟弟素行欠佳，關切地詢問。

她搖晃一頭的金髮，道：「湯姆潛入海內，找到一個金面具古董，上岸推銷時離奇失蹤。」

記者點頭，明白了，湯姆大概遇上黑吃黑的狠角色，被人綁架。

「金面具呢？」他思索片刻，提到那要命的古物。

「湯姆藏於海邊一間廢屋內。」

「請帶我去。」

她又搖晃一頭金髮，神色轉爲灰白。

「莎莉——金面具與湯姆的性命相關……」

一番心靈掙扎，她起身，駕車和馬克駛去海邊廢屋。屋中，一片凌亂，到處是潛水用具新物，及屋角堆著數桶油漆。

她指指油桶，脚步像釘死在地上，無力動彈。馬克大步上前，略搖油桶，發現有一桶油漆的重量可疑。馬克提起那桶油，將油漆傾倒入另一個空桶內，油桶轉眼一空，底部果然藏有一個塑膠袋。馬克打開膠袋，看見金光閃爍的面具。馬克在手間略加檢視，皺起眉頭，它只是一件純金的古董，如此而已！

「請戴上金面具……」她遠遠地站立在他的背後，開口說話。

馬克雙手持金面具，面向窗外海洋，背對木門，罩上臉龐……眼前，出現一片彩色世界……然後，景色突變，一輛汽車由公路飛速駛向小屋，刹止，門開處，跳出兩名持槍壯漢，他們雙雙衝向小屋木門……

「那——是幻景，」他在想：「金面具中的雙眼如何可能看到我背後公路上的情形？」

〝碰〞一聲響，木門被撞開，兩名槍手入室。金面具眼睛顯現的是眞實影像……

莎莉首當其衝，一名槍手疾抬右腿，踢去。莎莉尖叫一聲，摔倒地上。兩名槍手的目標是馬克。



他們一邊叱叫〃不許動〃，一面上前抓人！

馬克突然間眼見兩名兇煞的暴行。他沒有時間懷疑，甚至，忘記取下金面具，躍身而起，越窗逃亡，向唯一的活路——東方——拔腿飛奔……

兩名槍手站在窗口，向外大聲威脅：「止步，我們要開火了！」

馬克亡命而逃……突然，他看見前面閃現一個影子，那是一個酷肖他的影子，它跑出彎彎曲曲的路線，一路向東方進發……

馬克靈機一動，他感覺它在前邊引導自己逃亡，而踏著它的步子，跑出彎彎曲曲的路線……，〃砰砰……〃背後的槍聲響起，彈如雨點……却射不中他，紛紛飛向空氣之內，不，他似乎背後長眼睛，也是槍手肚裡迴蟲，明白他們射擊的方向，而，巧妙無比又幸運異常的剛好快一步避過原本精確萬分的索命彈雨……

馬克當然無此異能本領，金面具救了他！

金面具不但可〃預見未來〃，還能〃逢兇化吉〃，它一路引導馬克，逃過子彈穿背，橫屍野地的歹運！

前面的影子帶領他向東方疾奔而去……一番馬拉松式的長跑，馬克擺脫了兩名糾纏不休的槍手！

「我——要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馬克在公路邊上漫步，自言自語。

他想到——搭便車逃亡一途。止步，扮出笑臉，在公路上攔車……奇怪，他才一行動，一輛汽車便利止在路邊，車內，一名摩登少女道：「請上車。」

在公路上，一名陌生人有此奇遇，是天大的樂事。他連忙稱謝，登車。

女郎轉首，嬌笑：「你——要去參加化裝舞會呀？」她看他戴著金面具，開始同他搭訕。

「是呀……」他驚覺——自己的特別模樣，心念電轉，一面應付少女，一邊依舊戴著面具，因為



，他透過金面具的彩色雙瞳，看到太陽和一片閃亮海洋……

「你要去那裡呀？」她如此詢問。

「請送我到東方的海濱……」他的心一跳，想到金面具顯現的日出東方，大海中的滾滾浪花閃爍萬道金光的情景。

「我們同路……」女郎猛踏油門，汽車在公路上飛駛而去。

夜魔之禮．黑色鐵面

一三二五年——墨西哥德克斯可可湖（美洲大陸古阿茲特克帝國國都城德羅基泰南却建立於湖中島上）。

月明星稀，湖邊的深草叢中，巫師西瑪特爾在祈禱，他向黑夜夜魔求援。

災難不斷，兵連禍接，西瑪特爾在為他的迪諾查族人向諸神請命。白天，他膜拜太陽神，夜晚，他絕望地向黑夜之魔從事秘密交易……

巫師焚魔香，唸咒語……突然，遠處傳來巨翼飛撲騰空的異響……他仰首看見烏雲蔽月，氣流迴旋，一剎那，天搖地撼，德克斯可可湖滾滾如沸湯……

一隻巨鵰鳥臨頭，地上，長草亂舞，西瑪特爾的四周鬼影幢幢，氣氛詭異萬分！

一陣天昏地暗……，當西瑪特爾的眼睛再恢復清明時，一個人形的魔王站立在面前，一襲黑袍將他緊密包裹，他的戴手套的右手在玩弄一團烈火，左臂纏繞著數條毒蛇，身邊，大鵰鳥雄踞護衛！

他有一頭長長黑髮，滿頭堆著閃亮金飾，胸口斜插一柄赤紅色刀首，一臉煞氣，他開口，道：「西瑪特爾。」



巫師五體投地，眼中透露畏懼的神采。

「西瑪特爾——你的忠實——將可獲得本魔君的賜福，從今晚起，你的族人日益强盛，征服各族，最後，建立阿玆特克帝國。」

魔王拿出一個黑面具，道：「你們的族長戴上黑面具，將會威猛如戰神，東討西伐，無往不利……」

「謝謝——夜魔……」西瑪特爾膜拜不已。

一片死寂，接著是天旋地轉，飛沙走石，巨鵬載走魔王。西瑪特爾睜開眼睛，看到魔王留下的一個黑色鐵面具，它躺在地上，閃爍獰色，赤紅的眼珠暴突，燃燒著仇恨之火，令人觸目驚心！

西瑪特爾面拜夜魔的賜寶，雙手捧起黑面具，懷著複雜的心情離去。

神秘女郎・接引航程

汽車在公路上疾駛，金髮女郎將馬克送到東南方的海濱。

汽車剎止，門打開，馬克向女郎連連致謝後，步出車門。汽車呼一聲駛去，留下他孤單一人！

戴著金面具的馬克環視左右，看到遠處有一幢濱海別墅……裡面，正有一男一女在密談……，馬克的心一動，他有個特別感覺，他們在等候自己……

馬克去路邊小店，購置小包，將金面具藏妥，大步走向海濱別墅，在鐵門前，他輕按電鈴。

鐵門立即洞開，女郎笑迎馬克，道：「你晚到了幾小時。」

「嗯，路上塞車。」他隨口應付。

「請進。」女郎等他入內，將鐵門鎖牢。

她帶領他，走過大廳，步出後門，外邊，有一座人工小碼頭。他和他登上遊艇，她一作手勢，遊艇上的一名壯漢便發動引擎，汽艇如一枝箭，向東方海洋疾駛而去。

女郎走向內艙，手捧三明治和熱咖啡，展示職業性的微笑，道：「請用點心，我們的航程是十一小時。」

女郎放下點心盤，轉身離去。馬克雖然一肚子疑雲，但想到這是金面具的特別安排，有寶器作伴，乃放心地享用美味，然後，躺到床上，閉眼睡去……

白膚之神・海上歸來

一五一九年——阿玆特克帝國

阿玆特克帝國的皇帝蒙提祖馬端坐在寶位上，神色嚴肅，他在獨自等候國師的到來。

國師姬南步入皇宮，他蹲伏在地上，禮拜，高呼：「偉大的蒙提祖馬—萬歲—萬萬歲。」

「一如預言，奎查科特爾神和其他的白（膚）神來了」蒙提祖馬皇帝朗聲宣佈：「夜魔的黑面具不再需要矣。」皇帝伸手，拿出寶座下的黑色鐵面具！

國師姬南一言不發，但，臉上的神色是十分的不甘心！

皇帝明白國師的心情，問道：「你的意思，這些來自海上的陌生人不是奎查科特爾神？這些乘浮屋——來自日出之處只是普通人而已？」

「我告訴你吧，在夢中，我看到的正是奎查科特爾神！當然，他是一個常人，一個神也可能是一個常人，對嗎？」

「皇帝明鑒。」國師拜倒地上，心悅臣服。




蒙提祖馬起身，說下去：「我告訴你，奎查科特爾神由海上歸來，統治他的百姓，一如夜魔多年前的預言。

「現在，你將黑面具交還奎查科特爾神吧，當然，你要秘密的將它呈給他，還有——獻上大批金寶，表達我們的誠意。」

國師雙手捧持黑面具，渾身顫抖地退出皇宮。

二個面具．聖邪難分

在遊艇上，馬克惡夢不斷……

馬克返回傳說中的世界……，一五一九年，西班牙惡棍科帝查率領艦隊，在墨西哥登陸。他們的目的爲搶奪這個印第安帝國的黃金白銀。

國師姬南奉阿玆特克的皇帝蒙特祖馬之命，在海濱迎接西班牙戰士，他悄悄將黑面具呈給科帝查，並且獻上大批金寶……

一開始，科帝查根本不相信黑面具的魔力無比，他收下金銀珠寶，下令向帝國的都城進攻！

科帝查闖入皇宮，俘虜了蒙提祖馬。

西班牙人的暴行引發衆怒，百姓由四面八方展開襲擊行動，打得西班牙人鬼哭神號！

科帝查戴上黑面具，才殺出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舊皇在亂軍中喪生，新帝卽位，阿玆特克帝國生活在草木皆兵的驚惶世界裡，他們知道西班牙人擁有國寶黑面具，帝國的歹運指日可數了！

國師向新帝建議：「我們要他們打贏勝仗——卻一敗塗地……」



在國師安排下，都城內的黃金通通熔作金柱，然後，就像建築華廈，先打地基般，將千百根金柱沉入都城四周的德克斯可可湖底，它們一根一根深植湖泥之下，金柱之上爲石柱，它們永遠地消失蹤影……

數日後，科帝查率領帝國內其他的印第安叛軍，以黑面具開道，包圍都城，困死帝國的臣民！

結果，西班牙人是打垮了帝國，入城時，却找不到一片黃金！

科帝查瘋了，他嚴刑拷打皇帝和許多貴族，也問不出一點有關黃金的秘密！國師死得最慘，他，却是含笑而亡！

馬克突然發現——國師姬南竟是自己的前世生命的肉身，他簡直驚異得不得了！

不幸，黑面具的悲劇尚未結束！

阿玆特克亡國後，又淪到印加帝國遭殃了！

一五三二年，西班牙惡棍科帝查將黑面具傳給另一名惡棍佛蘭西斯皮玆羅，他率領一百六十名槍手登陸墨西哥。

皮玆羅和印加帝國的皇帝艾塔華巴訂下死亡約會。皮玆羅聲明雙方不許携帶武器。相會時，皮玆羅却反臉動粗，於是一場大屠殺展開！

數千名印加人喪生，皇帝被俘。

皮玆羅以皇帝爲人質，向印加人勒索贖金，最後，皮玆羅又害死皇帝，接著是屠城，造成寃魂千萬……，黑面具的悲劇令國師們在九泉之下也會哭泣！

馬克驚醒，坐在床上，他發現自己淚流滿臉，心臟在抽痛，似乎歷刼兇難，九死一生，還魂人世！

他的心目中仍殘存黑面具的陰影，想：「奇怪，夢境中製造無邊孽債的面具爲一個黑色的鐵面具



，它的赤紅眼光在燃燒熊熊仇恨之火，模樣猙獰可怖。

「但，我身邊擁有的爲黃金面具，而且，雙眸迸射彩霞之光，一臉霸氣，與黑面具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這是怎麼回事，金面具與黑面具有何關連，或者，它們根本是兩件寶器？」

馬克正在苦思難解，突然，外邊有敲門聲，神秘女郎在說話：「我們的第一站航行即將結束，請準備一下，十五分鐘後，在甲板上會面。」

「謝謝。」他回答，心想：「還有第二段航程，有趣，是什麼人在搞鬼，他們又要將我送去何處？」

他知道她不會公開秘密行程，只有等候時間來解答了！

十五分鐘後，馬克手提裝金面具的小包，登上甲板，他看到滿天星斗，及一架水上飛機，它正停泊在一百碼外的大海上。遊艇迅速接近飛機，神秘女郎伸出手，他們禮貌地相握，然後，互道再見，他便棄船登機了。

水上飛機立即發動，它，在海面上一陣滑行後，機身騰空，轉眼飛上星空！

寬敞的機艙內佈置得美侖美奐，燈光柔和，充滿浪漫情調，像煞歐洲式的高級俱樂部，只是，艙內只有他一個人！

「這一段空中旅程似乎更加神秘一些……」馬克在心中嘀咕不已。

突然，一處暗門開啟，彩色繽紛之內出現一名美女，她手捧銀盤，嬌笑如花，儀態萬千地走近他的身邊。

「歡迎你，太空人！」她將銀盤置放到小几上，坐下。

「她—稱呼我—太空人？有趣，太有趣了，」馬克在心中暗笑：「我是一名記者，雖然採訪過甘

廼迪太空中心的新聞，却距離眞正的太空人相當遙遠呢……」

然後，他明白了，一切皆是金面具的神奇安排，馬克想通了，也就處之泰然，展示微笑，接受〃太空人〃的尊號。

「第一段旅程中休息夠了嗎？」她的一隻玉手搭到他的手背，柔聲詢問。

馬克顯示更多的笑容。

她爲他和自己傾倒了一杯美酒。獻上佳釀，藍色的眸子閃爍虹彩，媚笑道：「希望你不要感覺這一段空中之旅過份單調，乾杯。」

馬克舉杯，精光四射的眼睛凝視她，心念電轉：

「這是一場大陰謀，幕後另有主持人，他必然爲十分邪惡的人物，我當然不必要表現得太過善良……」

兩人碰杯，雙雙飲盡香醇撲鼻的美酒。

他們互相敬酒，最後，彼此倒入對方的懷抱之中。他驚異地感覺出來，她的身體各部位器官十分健美，笑道：

「妳是誰？」

「安妮—一名法國女太空人……」

「……我眞榮幸——參加這一次行動……」馬克的心狂跳，好奇地接受法國女太空人的款待。

然後，馬克陷身漫長的春夢之中，他顯然在美酒裡滲了藥物，它們帶給他熱情如火，及一場昏睡。

良久良久，馬克甦醒時，已是白天，飛機已在高山峻嶺上飛行，一邊，女太空人在書桌上翻閱厚厚的檔案，她的美眸一片清明，美麗的身影飄散出知性的光輝，女太空人的另一副面貌更加迷人！



他在艙中走動，她沒有理會，仍舊在聚精會神地研究重要資料。馬克走到窗邊，看出去，只見下面銀光閃爍，他是一名業餘飛行家，對附近地形相當清楚，稍加判斷，知道飛機正在墨西哥的上空飛行。

書桌上一盞紅燈閃亮，女太空人吁了一口氣，道：「要塞到了。」他將資料藏入小皮箱內。她步向馬克，柔情萬千地牽著他的手，說話：「我們坐在一起，飛機要降落了。」

馬克又一次接觸女太空人的芬芳嬌軀，他們像一對戀人，互相環抱對方的腰肢，一陣銷魂，人機投向冰天雪地的秘密要塞。

馬克由窗口看出去，只見下邊一片白茫茫，極盡目力，也尋找不到什麼要塞，機身貼近地面飛行，它越過一條又一條彎彎曲曲的冰谷，最後，飛機降落第五道冰谷。他們披上禦寒厚裝，女太空人牽著馬克的手，下機。

馬克環視四周，仍然不見要塞的踪影。女太空人引導他步向一面冰壁……，突然，它張開巨口，壁上出現一扇暗門！

在地道內行走，馬克浩嘆不已，想：「如此巧奪天工的地下要塞，眞是太隱密了，也太難得一見了！」

進入要塞中心，馬克大吃一驚，它竟然是太空中心的翻版，馬克開始咒罵：「這一批魔鬼想作什麼？」

女太空人的腳步加快，她引導他抵達一處密室，啟門而入，說道：「這是我們的集訓宿舍，希望你能滿意！」

「太空人──都到齊了嗎？」他旁敲側擊，打聽消息。

「嗯」，她點頭。馬克聞言心沉落谷底，那表示大陰謀即將展開了！

「你先漱洗一番，我去向老闆報告，就回來陪伴你。」她踮起腳尖，嘟起芳唇，在他的臉頰印上香吻，然後，格格嬌笑聲中，如蝴蝶般翩翩離去。

馬克鎖上房門，四顧無人無聲，趕快拿出小包中的金面具，戴上臉孔，他渴望知道一些大陰謀的細節。奈何，金面具顯現的影像只是一座高聳的雪峯，它在陽光火傘之下，如一枚燃燒的金鋼鑽！

「這裡──便是火箭昇空之處。」馬克閉上雙眼，自言自語，難解其中奧秘！

一會兒功夫，門聲傳入耳畔，馬克收妥金面具，開門迎人，不見老闆，女太空人却捧了一盤美果和佳釀返來。

「老闆吩咐，明天出任務，現在開始，讓我們完完全全的解脫，來，跟我來……」女太空人引領著他，一路返回浴室。

面對金碧輝煌的浴室，馬克傻眼了。

「你見過一座黃金別墅嗎？事成，老闆將送我們每人一座純金建造的黃金別墅。」她按動機鈕，黃金鑲造的八角形漩渦浴池內熱湯開始翻騰，彩霧瀰漫，浴室內溫暖如春。

血花飛濺・危機四伏

良宵漫長，馬克戰戰兢兢地侍候女太空人，感覺度分如年！

不知過了多久，房中響起警鈴，吵醒馬克和女太空人安妮。

安妮像一名受軍訓的士兵，彈起床上，帶領他迅速地漱洗、化粧，用點心，然後，兩人穿上飛行裝。

轉眼間，馬克隨安妮離室，經特別通道，兩人進入機艙。她坐上駕座時，老闆出現了。



他見到這名惡棍，他的眼睛白多黑少，一雙灰色的瞳子中兇光在燃燒。

「早安。」這名惡棍以西班牙語招呼兩人，馬克發現他是一名西班牙惡棍，心一陣狂跳，馬克似乎預感到什麼即將降臨的災禍……

「老闆，早安。」兩人異口同聲致意。

「出發。」這名西班牙惡棍簡短的吩咐。

飛行體垂直昇空……，馬克驚異地發現這是一架狀如飛碟的超科技飛行體，轉眼間，飛碟昇到兩萬呎高空。它劃出一路斜線，晨空閃現一道彩雲，飛碟已抵達一座高聳的雪峯上空！

旭日東昇，萬道金光。雪峯在陽光籠罩下閉封的冰帽似乎在燃燒……

「降落。」惡棍沉聲下令：「我讓你們欣賞一齣妙劇！」

女太空人熟練的壓下操縱桿，飛碟直線下墜，馬克一陣心跳……，然後，他看到了，孤立的雪峯頂上，一群人正在舉行祭祠大典！

「印加帝國殘留的印第安人——正在舉行活祭獻心大典！」惡棍語氣冰冷地宣佈。

馬克感覺心在抽痛，他看到一名巫師，他手中的利刃在閃爍寒光，而祭壇上，一名印第安少女手腳綁在四角，正在閉目等死……

「我們要拯救這名印第安少女，哈哈……」惡棍拿起手邊小包，摸出一個黑色鐵面具，罩上臉龐……

惡棍在低唸密咒，突然……冰雪紛飛，山搖地撼，而一群印第安人離地昇空……，他們像汽球，失去人手和繩索的束縛，飄浮昇空……，然後，人體爆裂，血花四濺，一剎那，漫天血雨，它們又化作片片血霧……在強烈陽光映射下，如血海濤天，觸目驚心，令人魂飛魄散！

「天啦！」女太空人似乎深感意外，嬌呼出聲，雙手輕微顫抖。

「降落山頂。」惡棍停止魔咒，寒聲命令。

女太空人心驚肉跳地駕飛碟降落山頂祭台台邊。臉戴黑面具的西班牙惡棍啟開機門，快步過去，他抱起僵冷的印第安少女軀體，返回飛碟。

惡棍一作手勢，安妮昇起飛碟，一會兒功夫，他們回到地下要塞。惡棍滿臉獰笑，抱走印第安少女！

在太空人宿舍內，馬克同安妮沐浴香湯，兩人的身體在一起，他的心却飛去遙遠的地方。

「我終於看到黑面具了！」他在心中怒吼：「這名現代西班牙惡棍不知由何處尋覓到這個黑色鐵面具，繼續為惡……」

「可怕，黑面具的威力遠比傳說中更加厲害一萬倍。它能使人離地昇空，在空中爆炸，粉身碎骨，消失於空氣之間，無影無踪……，可惡、可恨……」

「你——在想什麼？」女太空人的手搭上他的肩膀。

「啊，我在想——那名印第安少女有福了，死裡逃生……」他謊言應付安妮。

「哼，她落入他的魔掌，將生不如死！」女太空人咬牙切齒的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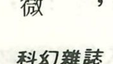
「嗯……」他明白了惡棍救美的邪惡居心！

「安妮，妳以前見過黑面具的威力表演嗎？」他在探聽消息。

她搖頭，想到剛才親眼目睹的血腥場面，她又渾身顫抖起來。她哭倒他的懷中。

另一間富麗堂皇的密室內，除去黑面具的惡棍將印第安美女置放於熱湯滾滾的渦流黃金浴缸裡，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欣賞美人沐浴。

片刻功夫，她斜依八角形的黃金浴缸，僵冷的悽美容顏閃現紅潤，紅玉雕塑的美人還魂，芳唇微啟，兩片花瓣內發出婉轉的呻吟聲……





她的酥胸起伏，活生生的美人呈現眼前，惡棍的醜陋的心開始狂跳！

她已經甦醒，但沒有睜開眼睛。她的心在絞痛，回憶帶給她椎心之苦！她想到……在雪峯之上，祭台邊，突然地，族人發生慘叫聲，軀體離地飛起……然後，肉身在空中爆炸，魂飛魄散九宵之外………

她面對如此慘像，嚇得死去活來……，然後，她看到飛碟從天而降……，一個黑面魔王撲身而來，她驚懼又哀痛，昏死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她感覺暖流包裹身體，一縷芳魂又返回軀殼……，她蕙質蘭心，明白自己落入黑面魔王的手中，傳說中，那個黑面魔王曾經毀滅她的國家，陷族人於萬刧不復之境！

如今，黑面魔王又出現，族人遭殃，她好恨，一剎那，熱血沸騰，她發誓—要復仇，爲祖先洗雪亡國之恨！

她的芳心堅如鐵石，嬌軀在香湯中扭擺，睜開雙眼……，她看到那個西班牙惡棍，展示柔媚的倩笑……

「白神——謝謝救命之大恩大德……」她走出黃金浴缸，拜倒他的面前。

「白神——哈哈……」西班牙惡棍想到他戴上黑面具，屠殺她的族人的事，狂笑不已！

她在地上匍伏前行，伸出一雙柔荑，抱緊他的脚，俯首親吻惡棍的脚背。

他的毛手抬起她的俏麗下巴，凝視千嬌百媚的玉顏，目光轉爲赤紅，問道：「妳恨族人嗎？」

「我恨不得食他們的肉！」她的玉臂擁抱他的雙腿，仰首，春山之眉含煞，一雙鳳眼中閃爍七彩異華，啟檀口，顯露兩排晶瑩貝齒，吐氣如蘭，激動中，嬌軀亂顫，渾身的曲線噴火，絕色逼人！

美人中的美人之深情凝盼，令人銷魂！

惡棍的軀體僵硬，靈魂迷失了……，他伸出兩隻毛手，拉起她的芬芳嬌軀。

一連三日，惡棍沉迷在溫柔鄉。

馬克戴上金面具，看到密室中的綺麗風光。印第安美女的眸子裡迸射出熊熊怒火……，這些景象帶給馬克新的靈感。

「金面具爲何顯示密室中的情景？還告訴我她的憤怒？」馬克在心內自言自語：「金面具是否暗示我，要設法接近她？對，我應該多多了解黑面具，而她可能是唯一聽過他洩漏天機的人物了！」

地下金城・古國遺恨

此時，太空人宿舍內發生意外，女太空人安妮目睹印第安人慘死的情形後，恍然大悟。知道上了魔鬼的當，她的本能反應爲—逃走！

女太空人安妮是地下要塞的重要人物，可以四處行走，安妮找到機會，將飛碟悄悄駕走，逃之夭夭！

警訊立卽傳到密室，惡棍暴跳如雷，她在旁邊火上加油，道：「白神，消滅那個不忠實的女人！」

「她跑不掉的！」惡棍戴上黑面具。

「我的神——請帶我去，我要親眼目睹那個賤人形神俱毀！」

「走！我再讓妳見識一下黑面具的威力！」惡棍拉了她，離室。

惡棍駕另一架飛碟昇空，一番追逐，兩架飛碟面對面了！安妮撳按機鈕，火箭疾飛而出，直射惡棍的飛碟！

「找死！」惡棍低唸魔咒。

突然，黑面具迸射大片烏光，它似乎離開惡棍的臉龐，飛迎火箭而去……，黑面具暴漲，化成巨



大的魔鬼面具，火箭射中魔面，擊發一片火花閃光，然後，墜落下地！

黑魔面繼續飛撲向前，安妮拉動操縱桿，發現已經遲了，巨大的黑魔面撞上飛碟，一聲爆響，火花四濺，碟毀人亡！

晴空萬里無雲，天空似乎沒有發生什麼戰事，戴著黑面具的惡棍哈哈狂笑不已，他掉轉飛碟，凱旋而歸。

一路上，惡棍保持沉默，她乖巧地依偎著他，滿臉柔情蜜意，心內却在歡呼：「少了一個女太空人，惡棍的大陰謀深受影響……，我的復仇計劃又推前一步……」

惡棍的醜陋心腸被她猜中，現在，他只剩下一名男太空人了，他要切實掌握他，否則，多年苦心經營，就要付諸東流！

惡棍返回地下基地，帶了印第安美女直接進入太空人宿舍。

「迎接老闆。」馬克展示一臉的忠實。

「安妮已經下了地獄！」惡棍取下黑面具，殺氣騰騰。

「她背叛老闆，罪該萬死！」馬克挺直身體：「我絕對效忠老闆！」

「好，事成之後，我送你兩幢黃金別墅。」惡棍許以重利：「你還要什麼，我也一律照賞。」

「事成，我只要一幢黃金別墅，」馬克的眼睛盯牢印第安美女，一副如癡如醉狀：「現在，請老闆將印第安美女賞給我。」

「什麼？」惡棍聞言變色，然後，他又哈哈大笑……，是怒極而笑？還是別具用心？

馬克知道已成奇貨可居，向老闆勒索，奪人所愛！

「好！」惡棍痛下決定，道：「只是——片刻之歡！半小時後，我來要人！」惡棍丢下印第安美女，離去。

「不要——」她大聲嬌呼，扭揑作態。

馬克上前，擁抱美人……，惡棍在門口，轉首，看清一切，他不動聲色，關上房門，心裡冷笑不已！惡棍爲了大陰謀，用人之際，勉強犧牲心愛寵物。然而，他也明白她知曉太多機密，所以，只給予他們一點男歡女愛的時間，惡棍仍然防馬克和美人一招，眞是豺狼心懷！

馬克抱起她，奔入浴室，按動機鈕，浴池內香湯翻騰，他和她步入浴池。

他在她的耳畔密語：「我知道——妳恨那個西班牙惡棍，我也恨他，我們是朋友……」

她的秀靨顯現倩笑，印第安女郎嬌美如東方佳人，風情萬種，她的玉臂環抱他的健壯頸項，表達芳心的喜悅之情。

她低聲道：「我打聽到他和黑面具的許多秘密。」

「請告訴我在雪峯之巔，惡棍的黑面具如何屠殺妳的族人之密？」

「他告訴我，戴上黑面具，唸動咒語，地心吸力一刹那消失，人便飄上半空，然後，人體在高空——〃血崩〃而亡……」

「惡棍對墨西哥還有什麼陰謀？」

「惡棍透露，十年前，他在西班牙登山探險時，發現一座神秘墓穴，找到地下黃金城。

「在黃金城內，西班牙惡棍波玆羅留下黑面具及數紙遺言，惡棍告訴有緣人，有關魔咒和印加古國地下藏金的秘密。

「當年，印加帝國的神秘消失的巨量黃金埋藏於德克斯可可湖底，現在便是墨西哥市的所在地。

「上一次，雪峯屠殺族人是牛刀小試，如今他充滿信心，計劃毀滅墨西哥市，挖出價值億萬的地下埋藏金寶……」

「妳對他的太空大陰謀又知道多少？」



「他計劃和你共乘太空梭昇空，然後，在黑面具威脅下，地球便成爲他任意宰割的對象……」

「可惡、可恨、可殺，唉…」馬克浩嘆，感覺責任重大。

「我已下定—一死決心—與惡棍同歸於盡！」印第安美女計劃爲族人犧牲。

「我有辦法…」馬克的心中一亮，想到金面具：「請多多忍耐，寶貝……」

一片沉默，他感覺她的嬌軀在熱湯內仍然微微顫抖，那是激動之情，並非畏懼，他對她敬佩無比！

此時，外邊傳來惡棍的叫聲：「開門。」

「他出發毀滅墨西哥市時，妳建議他帶我們隨行。」他如此告訴她。

「我明白。」

馬克展示堅毅的笑容，扶她出浴池。兩人披上大毛巾，雙雙步入客廳。他打開房門，她一聲嬌呼，投入惡棍的懷抱。

「老闆，謝謝恩賞。」馬克作出一副高級奴才狀。

「有福同享，哈……」惡棍帶走印第安美女。

神魔之戰．黎明展開

獨處房中，馬克快步走向裝金面具的小包，伸出手…，突然，他感覺小包變成熱水袋，這是從未有的現象。

馬克戴上金面具，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的眼前出現墨西哥市，那是一座摩登的都市，高樓華廈如雲，市容美麗如彩畫…，突然，一陣



天昏地暗，到了地球末日……

陰風似怪手，在張牙舞爪，撕裂大地，地面上，飛沙走石……，馬克看著，見到一幕幕恐怖電影的畫面，高樓寸斷，而大片的房屋，在地搖天動之中紛紛變形，屋頂飛去，水泥牆倒塌…，人群在水波浪翻滾的土地上難以立足…，他們身體離地，飄浮昇空…

哀叫嚎哭聲震動耳膜，馬克睜大驚異的眼睛，看到人們在半空中手舞足蹈，然後，一一〃血崩〃，粉身碎骨而亡……

大地昏暗之中，突然，廢墟荒野裡〃長出〃無數石柱……，接著，石柱搖晃傾倒，地上又冒出千百根金柱…，它們直衝雲霄，金光閃爍，蔚爲奇觀……

這一片黃金奇景延續良久，消失無蹤，然後，旭日東昇，混濁一空，陽光普照，大地又恢復生氣，完整如初的墨西哥市再度出現眼簾……

太陽如火輪，大地欣欣向榮，七彩的世界令人振奮不已！

這種情景維持良久，才緩慢的消失。

「我明白了……」馬克靈智大開，自言自語：「黑面具是黑夜之魔殘殺人類的兇器，金面具爲太陽神的代表，這將是一場神魔之戰！」

馬克跪倒地上，雙臂伸展：「我在贖罪！我的前身西瑪特爾巫師向黑夜之魔求助，誰知，黑面具帶來的是亡國滅族……」

「萬能的太陽神—僕願意以死償罪！」馬克哀禱膜拜不已。

他的話聲傳入馬克的心靈：「黎明出發，我將力殲惡魔！」

「遵命—太陽神。」馬克流下淚水。

另一處密室內，大床上，印第安美女香夢正濃。



「起來……」黑夜之魔在惡棍的心中厲吼！

惡棍驚醒，他悄悄下床，戴上黑面具，靈魂進入幽境，黑夜之魔下令：「我要她！」

「黑夜之魔—要她作祭祠之獻禮！」惡棍的心流血了，但想到價值連城的金寶，他屈服了，道：「是的。」

魔王消失，惡棍走到床邊，拿下面具，神色陰毒，他伸出顫抖的雙手，將黑色的鐵面具置放於她的豐滿胸脯上。

她在睡夢中，感覺有異物覆在酥胸，它冰涼徹骨，奇重無比，令她呼吸困難，一聲驚呼，她睜開眼睛。她看到惡棍的猙獰嘴臉，呻吟著，她吐露哀音：「我的神……，我難過死了……」

她想抬起雙手，卻有心無力。

她感覺兩座巨峯穿透心肺，手腿一陣蹬踢，張口，已發不出聲音，轉眼間，香魂飄渺！

面具搏鬥・眞相大白

惡棍狂飲烈酒，胸中在燃燒。惡棍戴上黑面具，夜訪馬克。

「太空人，我需要你的忠心輔助。」

「老闆，請吩咐。」

「我擁有威力無邊的黑面具，可以征服世界！」惡棍如一名狂人吼叫：「我們一同乘太空梭昇空，你負責順利昇空和安全返回地球的任務！」

「老闆—一切包在我的身上！」馬克拍胸保證。

「高高在上，我使用黑面具，可以毀滅半個地球，然後，我返回人間，統治半個世界，你—將是



第一功臣！」

「老闆，我一定忠實追隨左右，完成老闆的霸業！」馬克誓言效忠。面對狂人，馬克變作一流演員，他滿口謊話，蓋得痛快極了！

「明天—我將先完成一個小任務，毀滅墨西哥市，找到億萬地下藏寶，事成，重賞！」惡棍提到黃金，興奮的雙眼赤紅。

「請允許在下隨行，一開眼界！」馬克乘機要求。

「好。」惡棍也希望同馬克寸步不離，他不能再冒一次失去唯一太空人的危險了！

兩人緊緊相抱，舉杯對飲。

「我們—何時出發呢。」馬克一副貪財的模樣。

「我選吉日，你挑良辰。」惡棍顯然心情歡悅極了，同手下要起幽默來。

「黎明時刻——萬道金光——大地上一片壯麗絢爛……」馬克的話一語雙關，他特別強調〃萬道金光〃四個字，惡棍會意，想到〃遍地寶藏—萬道金光〃—他激動的顫抖起來！

「就這麼決定了！」惡棍彈跳而立，聲如狼嚎。宣佈：「明日黎明—我們出發！」

「老闆，明朝在下負責駕駛飛碟，現在，請准許休息片刻。」馬克起身，畢恭畢敬地要求。

「好，」惡棍明白駕駛員需要有充分睡眠，瞥視手錶，笑道：「我們四個小時後再見。」惡棍離開太空人宿舍。

黎明前，警鈴大作，馬克躍身下床，五分鐘後，他便同惡棍在飛碟上會合。

「出發。」惡棍下令。

馬克點頭應命，轉瞬間，飛碟昇空。他們奔向〃黃金之都〃，抵達墨西哥市，正值日出東方，霞光萬丈之時！



惡棍戴上黑面具，眼睛在燃燒……，馬克揿按自動飛行儀器，不再理會飛碟，他由放置降落傘的背包內拿出金面具，迅速罩上臉龐。

馬克轉首，金面具和黑面具終於照面了！

「你——」惡棍駭極，一剎那，手足失措！

金面具立即飛向黑面具，它們黏在一起，不，它們已經展開纒戰搏鬥！

晴天霹靂，東方閃現極强的亮光，一剎那，馬克感覺眼前一黑，幾乎失明……，然後，四周掀起滾滾的黃金浪濤，它們排山倒海而來，熱浪逼人……

馬克看到一黑色的鐵面具在金面具之前融化……，鐵汁澆體，惡棍痛極狂呼，青煙飄飛，腥臭撲鼻，他被燒成一具焦屍……

金面具飛回馬克臉上，一切又恢復平靜，下邊，墨西哥市沐浴在溫暖的朝陽裡，閃亮絢麗如一幅彩畫。

馬克駕飛碟盤旋市空一圈內，離去。

途中，馬克看到弟弟湯姆，他正在海濱渡假，陪伴他的爲一名陌生嬌娃。湯姆春風滿面，顯然情場得意！

馬克展示微笑，明白了一切，全是金面具的安排，它使湯姆暫時神秘失蹤，目的在引出他來……

然後，眼前畫面一變，顯現地下要塞的備戰情景！

「要塞必須毀滅！」馬克告訴自己。

馬克駕飛碟直奔地下要塞，抵達要塞上空，他拿下金面具，用力投扔而下！

一片强烈閃光，天搖地動，歷年積雪融解，地下要塞土崩瓦解，永埋雪山之下！

馬克吐了一口氣，揮手作別，兩翼滿載陽光，駕機飛回家園。

第三類接觸

外星人乘坐飛碟訪問地球的眞實故事

楊樹琪 文





本籍愛達荷（Idaho）州波西（Boise）市，已轉行經商的退伍航空員甘廼斯・安諾德（Kenneth Arnold），正當駕駛著他的私人飛機飛越喀斯開（Cascade）山脈時，忽來一道閃光耀眼奪目，這原是太陽照射在另外飛機機體上的反光。安諾德擧目展望，果然在視力所及之處共看到了飛機九架。事後空軍審詢官會引述安諾德的話稱述，其時那批飛機「看來像是用鐵鍊串在一起而排成斜線類似鵝群樣的」隊形正向著南面飛行。似乎保持有一個固定方向，但却在山峯之間繞進繞出。

每天千人以上親眼見到幽浮

據安諾德說，他雖然未能辨別出機尾型式，但確信其必屬噴射式飛機。那時候剛剛戰後不久，此型式之飛機在全世界尚未聽說過。為了好奇，他就把計時儀器鐘作一標記，從而計算下該批飛機在來尼爾（Rainier）亞當斯（Adams）二個顯要山峰間之進出飛行時速。

一分四十二秒鐘之飛行涵蓋區域，竟達四十七哩之濶，奇異的程度眞是令人難以相信。按照空軍計算，這樣的航速應是每小時一千六百五十六點七一哩。在一九四七年代，別說有這麼快速的飛機，即使比這更慢點的，聽都沒有聽說過。

安諾德的飛機降落在華盛頓的雅基瑪（Yakima）基地之後，他自然會將他途中之怪誕遭遇講給人聽，藉而求得一項合理的解說。不久，他的遭遇故事就傳遍了新聞界，而且被很多記者緊盯不放，個個都想當面採訪一番。

當被詢問到該等來歷不明飛行物的飛行狀況時，安諾德述稱，它們的飛行「就好像你將一個碟盤由水面上拋漂過去一樣。」從此字典內增添了一個新的詞彙：「飛碟」。

飛碟究竟是什麼？從那批怪異飛機在那個時候達到那種不可思議的飛航速度及其在地球實際上從未見過的那種特異表現方面，自然而然的勾引出一個結論：安諾德所看到的，必定是工藝領先於人類的一個外星上所派出的一批訪客。

劃時代的「幽浮」名詞（UFO——來歷不明之飛行物體）紀元，於斯開始。安諾德的聳人見聞，是否突然之間會到處傳開？或者「幽浮」引發的怪異能力活動在原由不詳的情況下會眞的突然增多？對此誰也不敢斷言。但有一件事却可予確定：就是有許多人會馬上跟進，并說他們也看到過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怪異現象。

在兩週之內，類此發現「碟狀物」的報告，竟來自美國四十三個州外再加上加拿大！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們，認為他們之所見若不是「眼睛看花」便是「歇斯的里」的幻覺。

然而安諾德却不為所動，他依然堅信：「那天我在喀斯開山脈之所見，也許似乎不可思議，但却是事實。」

同意安諾德說法的人，與時俱增。卽使連原本持疑的很多人亦加入行列。他們都是親眼所見，所以就堅信不移。根據報告，此類見證人之增加速率已非同凡響矣。在一九八〇年內，全世界看到「幽浮」的已達每天一千人以上。

美國空軍否認即將正式接觸

英文UFO——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的縮寫，意為「來歷不明的飛行物」，國人音譯為「幽浮」。這個名字是美國空軍所創，但空軍却公開否認「幽浮」之存在，他們堅持「你們之所見確係空無其物」的官方說法，並將所有「幽浮」見證的事件均一筆勾消。

但是，經過十年研究的「幽浮」研究中心研究員泰德菲力普（Ted Phillips），從六十四個國家內一九二五件「幽浮」著陸的案例中，已找到了確實的證據——包括著陸齒輪痕跡，樹木遭到損害，放射線，以及人與動物受到嚴重影響等，證明確有「幽浮」在地球登陸的事實。

類此報告，有三分之一以上均涉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證人，證人中包括有軍官、警察、牧師、工程師、航空員，及物理學教授。菲力普說：「此等鐵證，將大部份人所持「幽浮」只在空中甚少著陸的概念，予以徹底否定。」

菲力普繼續說：「我們正在討論——幽浮——看來似由外星某種情報機構管制的實體設計。」關於該等接觸已變得多頻繁及多接近的鑑定工作，并不是非力普單獨一個人在做。另外有很多專家也認

據受過驚駭的見證者報告，曾看到大小不同各種類型的「幽浮」，表現出難以想像的飛行技術，尾部可拖曳飛機，以及著陸後放出若干怪物。

太空外星人一書作者唐那肯荷（Donald Keyhoe)，是「幽浮」研究者之先驅。他說：「顯然的它們愈來愈膽大，故意要我們刮目相看，我認爲其原因是要各人知道它們的存在。」

奇異的外星訪客，似乎對某些特定地區特感興趣。在英國疆界正北面一個由格拉斯哥（Glasgow)愛丁堡（Edinburgh）及安南（Annan)所形成的三角州地帶內的蘇格蘭窪地，成爲「幽浮」活動的溫床區。在這個一五〇〇平方哩地域內，五年時間中出現有二百個見證人——都提出很恐怖事件的報告。

愛丁堡附近巴斯格（Bathgate)當地探員愛華克（Ian Wark）說：「我們對這些報告非常認眞，此地一定有特別的怪事發生。根據吾人調查，最底限曾有一架外星飛機著陸——其餘的則作非常低的低空飛行。」

一位森林工頭名叫巴比泰勒（Bob Taylor）者可證明上述事件屬實，因爲泰勒在一九七九年曾遭受過外星人的驚嚇。其時當他在森林內一開濶地帶溜狗時，忽然看到有東西擋住了他的去路。

一個圓屋頂形的物體，大約二十呎，悄悄的盤旋了幾呎後卽在他前邊約十碼距離處著地。按照華克稱述：「泰勒先生被嚇僵了約半分鐘。他的狗也被嚇得跑進森林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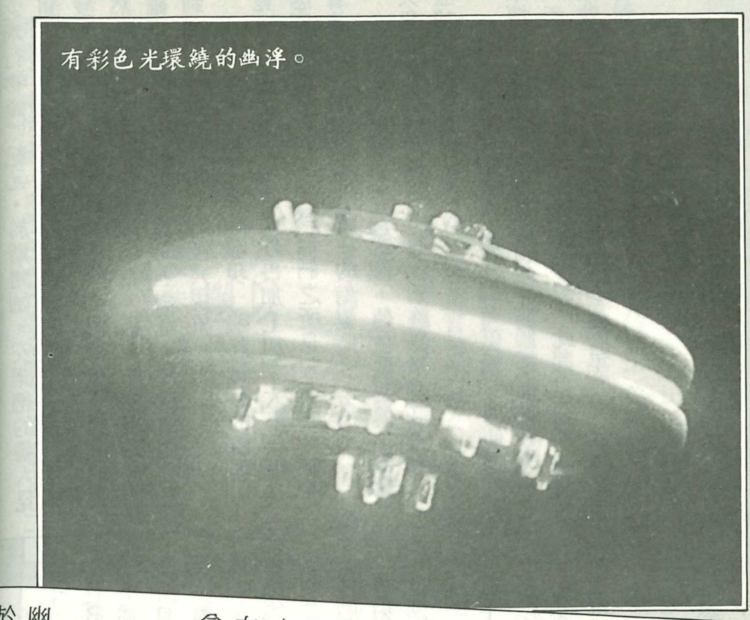
「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間有直徑約三呎大的球形物體從飛機機體下邊飛出來并衝向著他。

「每一球形物體，都有很多看似金屬品的支柱伸出體外，當支柱著地時會發出聽起來好像來自母體某種吸管裝置中的噗噗聲音。球形物體直衝向泰勒面前時，卽以其支柱勾住褲管而拉向飛船。」

在泰勒被拉向神秘的太空船的當兒，他已完全失去意識，由於他的狗跑在旁邊猛烈的吠叫，而使他又甦醒過來，此時他只聽到「呼哨」一聲，「幽浮」卽消失不見了。

探員華克說：「愕然間泰勒的聲音變啞，在他試圖站起來時，雙腿却挺不直。」

泰勒半爬半晃的拖著身子回家，到家後立刻搖



有彩色光環繞的幽浮。

爲不久卽會與外星負責人達成正式接觸。

按照湯瑪斯・嘉茲（Thomas Gates)所述：「此乃歷史記載中「幽浮」最大的閃電戰，我認爲此擧內涵有外星人現已完成最後準備就要和我們談判的意義。」嘉茲原是設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桑塔（Los Altos)高地之太空中心前任主任。

兼任太空工程師的莫斯科大學數學教授夫拉狄米・阿札（Vadimir Azhaha）亦稱述：「看來眞好像其集結有大批航空隊正接近吾人……」阿札博士原是蘇俄政府外星文化研究委員會的前任主任委員。如果他的話敲響了兇兆鐘聲，那麼就會有很多共鳴起哄的報告因應而生。

一九七八年從事的閃電戰，引起了各種驚慌甚而可怕的報告，列述該等訪客具有奇異——超自然——的力量。有關外星人的意圖，雖然難懂，但列有諸多證據，指述其不再保持以審愼的距離，反日益向吾人接近。

故意顯示威風 多次劫持人類

近數年來在見證方面的最主要差異之點，是「幽浮」航空隊的出現實質數量比先前增多，并出現於人煙稠密的中心上空，有時還帶來可怕的影響。



急救電話求助於警察。警官馬上趕至現場，由所看到的狀況可證實泰勒所述的遭遇係確有其事。

在森林開濶地的地面上，發現有巨大的窪坑，似若沉重物體停留後的遺痕。另外還有四十個直徑約四吋大的凹洞，看樣子直如採員華克所說的：「已被採取了土壤樣品。」

採員華克說：「對此案我們已作詳細調查，此君實際上確曾碰上了「幽浮」及兩個類似機器人的機器試行將他拉進母船。此事不容懷疑，因爲在過程中泰勒的衣服曾被撕破，頸子上也留有不明物體的灼痕。」

巴比泰勒，也許是好運當頭。因爲我們爾後發現，凡報告碰到「幽浮」的人，均遭到比泰勒更爲嚴重的後果。但奇怪的是，有些人却稱述，由於與外星人之接觸，使得他們的生活反而更好起來。

形狀大小不一 基地遍佈地球

爲何「幽浮」活動就只在蘇格蘭此一特定地區出現？英國「幽浮」研究協會蘇格蘭分會之喬薏絲（Joy ce）。布也斯（Byers）相信她有答案。「我們確信在該等地區內定有一個某類型之「幽浮」

蘇格蘭幷非被懷疑潛伏有「幽浮」基地的唯一地區。其他像在美國、巴西、及蘇俄亦可能有。近幾年來，蘇俄卽說明過一些最不尋常的事件。

自一九七五年以來，鐵幕內的一些國家，亦有過令人難以相信的「幽浮」閃電戰報告，且從而恐怖四播，其狀況使得政府當局大爲慌恐，蘇俄官方科學研究院，盡早於一九七九年卽求助於民間。

蘇俄國營伊斯維斯塔（Izvestia)日報，一九七九年元月廿一日版之增刊附頁中，專門刊登了一欄科學家們的特別呼籲：「國家科學研究院於此特別呼籲，凡看到過空中怪異事件的公民，請提出其所看到的細節與體積方面最可能詳細的資料。」

促使蘇俄政府迅卽向民間發表「幽浮」警告的原因，是早從一九七七年九月份起，卽在比得薩夫斯基（Detrozavodsk)附近有一連串的外星人的光顧。據說那次亦是「幽浮」對城市之首次造成損害。「幽浮」所發射的強光，把窗子玻璃及地上鋪設的木磚均射穿了很多破洞。

自此以後，城市中卽經常會有「幽浮」的見證事件。蘇俄政府最後之所以在作斯維斯塔日報上公開發表此等問題，主要是比得薩夫斯基城市內的市民，已有過看到此物使人慌恐的見證經驗。

按當時曾躬逢其盛的新聞記者尼科萊(Nikolai)、米洛夫（Milor)所述：「看來超過半哩的「幽浮」，在六〇哩的高空中，最少懸浮了二個小時。」

「形狀不一，有鋸齒狀的，有怪醜狀的，但都有許多大小不同的隆凸物。有些看來像根柱子，有些却像頂有圓盤的棍子。機體內閃著紅黃色的光線。」

「此「幽浮」亦爲最大的活動中心，有一些小型飛船快速飛離母船，另一些却飛回母船，幷在很多出口處消失不見。」

「幽浮」專家夫拉狄米阿札博士對此發表意見說：「那的確是來自外太空的一條母船，其一切表現似乎在顯示出一種與地球直接通信前的外星文化。」

蘇俄境內的「幽浮」危機，隨著時間之進展，

變得越發的尖銳化。甚至莫斯科本身都會遭到外星人的侵擾。

來去快速自如 窺伺俄軍機密

無線電工程師阿拉撒達（Aleksandr）・特洛斯基（Troifsky）是見證人之一，他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一個夜晚，行至城東邊伊士麥勞夫（Izmailovo）公園的雪地時遭到此類驚駭事件。

夜晚八時，他看到一個「強光閃閃，成圓形擴脹的物體。」從附近森林後邊冉冉昇起，之後即飛離而消失於黑暗中。此時忽聽一婦人在森林處大聲猛叫，於是特洛斯基和另外一些人即趕去相救。

當跑到該婦人身邊時，只聽到她猛叫道：「曾有魔鬼在這裡降落。」幷持向一個巨大非常圓的圓圈，圈內的雪已被一個按該婦人所說的「火紅似輪型車」所溶化掉。

該婦人告訴他們，這個圓圈就是那個火紅似輪型車降落的地方。此物原就夠人害怕的了，想不到從此物內還另出現了足以把人嚇昏的「小魔鬼」。小魔鬼的臉看來好像倒置的漏斗，雙眼大如銅鈴且一動也不動，雙手各有四個指頭。當婦人開始大聲叫喊時，外星人爬回到它們的「幽浮」內并再度起飛。

調查該一事件之費力克斯・猶瑞維琪・斯廸（Felix Yurievich Zigel）教授敍述說：「有相當多的見證人都證實他們所看到的，不只是昇交到樹上邊的「幽浮」，而且還在雪地上留有十呎寬的巨洞。」

克里姆林宮會受到更大的震駭，不僅是由於蘇俄空軍沒有能力防阻外星人對蘇俄城市之侵擾，即使連最敏感的空域地帶亦遭到侵犯。

從一項相當可貴的來源資料中得悉，一九八一年，當時尚任職蘇俄絕對機密之國家安全局局長猶瑞・安多普夫（Yuri Andropor）已奉命調查有關外星人侵犯國防最嚴密之機場事件。克里姆林宮官員們，已爲成千俄國人所看到的「幽浮」壯觀表現而感到慌恐。

這一切都是從莫斯科南面百哩處一個藍光閃閃龐大圓球形太空船之出現而開始的。該一龐然巨物，直徑幾達二千呎，將夜空照得通亮，以令人難以

思議的速度奔向首都，直飛到正靠莫斯科城外的凡那科夫（Vunkovo）空軍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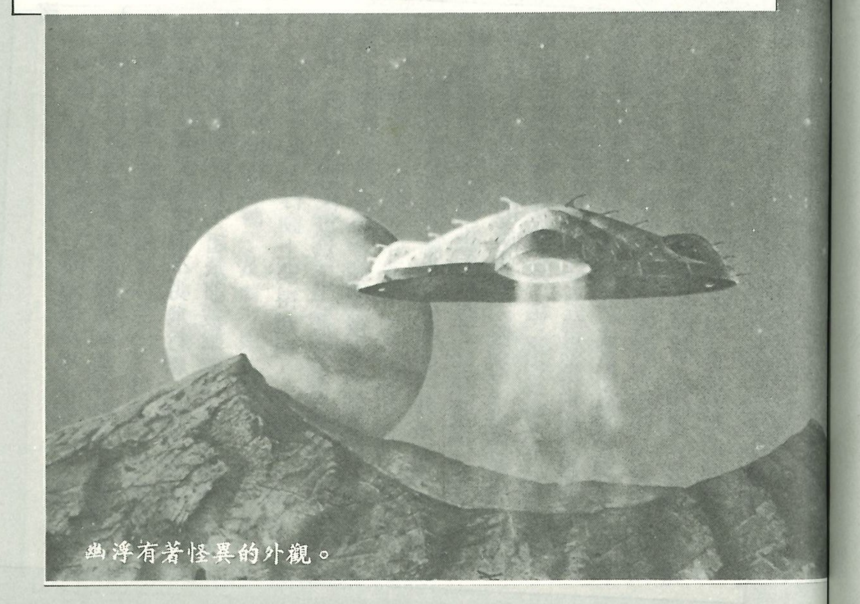
該太空船大約卅多分鐘後，即在蘇俄此一最機密軍事設施之一的空軍基地上空盤旋徘徊。當蘇俄空軍昇空攔擊時，該船復飛往莫斯科的北面市郊，在此幷再度展現其會使人眼花目眩的空中煙火強光。

之後「幽浮」一如其突然間出現一樣的又突然間消失不見了——但在消失之前却放出了三條小船。該一「幽浮」顯係一條母船。

蘇俄的首腦們，對這件事非常懼怕的心態至此畢露無遺。那幾條小船在城市上空低空飛行以致許多居民慌恐不安，即使達克里姆林宮本身亦不例外。

蘇俄一位最高階科學家，對事件發生的重要性作如下的說明：「凡那科夫，是一個絕對機密的空軍基地，專供載運最重要人物及蘇俄空軍飛機試飛之用。凡外國人及未獲准的中國人，一律不得接近。」

「克里姆林宮是個深受尊重而不可輕易冒犯



幽浮有著怪異的外觀。

的地方，任何飛行物均不准飛行到克里姆林宮周圍五哩地的範圍以內。」

幽浮擊碎飛機 事實難以否認

蘇俄官方對已發生的事件究竟反應如何？科學家們說：「關於「幽浮」事件，國家安全局曾詢問過二千五百個以上的見證人，也會見過許多太空科學家，冀圖獲得對「幽浮」的解說。」

克里姆林宮在領導上仍必須找出一個答案來。像其他政府一樣，在拿不出辦法的情況下，對付那些煩人的問題之因應之道，終是硬使官方保持以三緘其口的默然態度。但在蘇俄境內所獲之資料顯示出，「幽浮」不僅繼續光臨，且實際上已大爲增多。

一位蘇俄心靈心理學家兼「幽浮」專家愛佳德（Eduard）諾姆夫（Naumov）宣稱：「那是一種恐懼流行症！」政府正設法遏阻此一恐懼症新聞。他們現在稱「幽浮」新聞爲「機密資料」。

由於外星訪客繼續展現它們對蘇俄安全措施之蔑視，使得這個凡事都講求秘密的國家顯得更爲難堪。蘇俄兩個火箭發射中心附近的無數「幽浮」見證者，現在對蘇俄科學家們寄以莫大之關懷。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蘇俄科學家說：「我們的太空船和被疑爲外星太空船的「幽浮」，已有好幾次接近得幾乎碰在一起。」

某一天蘇俄發現了不明飛行物，派一架最新型的飛機出動攔截，一起飛即被擊碎，不用說這當然是「幽浮」幹的。」

由於外星人行動上顯得越與人類接近，使得「幽浮」研究人員深以爲下一個步驟必將是直接之接觸。及時研究人員就有機會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答案了。

根據以加利福尼亞州爲基地的外星研究中心的調查，地球人類與外星人間之此類接觸，毫無疑問的曾經非正式性的發生過太多次了。研究工作遍及全世界的外星研究中心，在一項爲時六年的研究中，所接觸的對象，有一千五百人以上均堅稱他們曾與外星人接觸過。該中心之成員，包括有物理學家、電子專家，以及社會科學家。

外星研究中心主席瓦勒利·傑恩·郎遜（Valerie Jean Ransone）說：「我們查看過來自一百個國家的資料及八至八十六歲的民衆，從中發現有外星人與地球人之間相互傳送情報的絕對證據。

「我們發現很多人與外星人接觸不止一次，且其通信時間自廿分鐘至三小時又五十分鐘不等。我們認爲他們說的不是虛構，而是事實，因爲曾和外星人接觸過的人，所講述的一些關鍵事實與說法，都不謀而合。」

梵文古書記載 訪客並非稀客

艾里克散·哈山茨夫（Aleksan Kazantsev）是蘇俄太空計劃的　議，著有廿餘部太空方面書籍。依他所述：「外星居民曾光臨地球一事的證據，是完全正確的。」

他曾展示了從日本挖掘出來的兩座四千五百年以前的小塑像。這兩座石器時代的陶器小像，雕塑有人類的模樣，幷穿著有哈山茨夫目前保存的太空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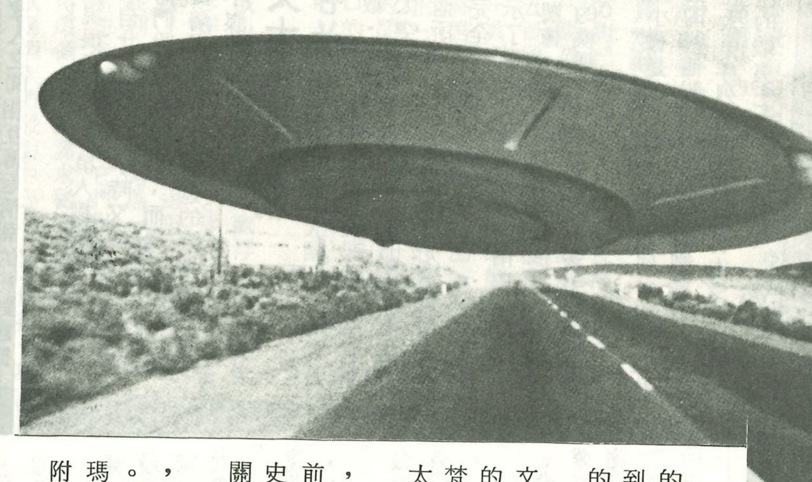
這兩座小像是他在日本本州隨同考古隊工作期間所發掘的。他說，按時間的追溯推算，該等小像應是在太平洋列島陸續變爲日本之石器時代時由所居住的蝦夷土人所塑造的。」然而在塑像上卻一目了然的看到有爲那時代土人所從未見聞過的包頭釘，螺旋釘及一些裝備。

一九八一年，該等塑像曾由一個包括有相當於蘇俄國家科學研究院院長人物在內的蘇俄太空計劃最高官員小組加以鑑定過。哈山茨夫教授說：「大家一致公認，塑像上的衣裝到處都顯示有當今我們太空人所穿著的太空衣上的重要配件。

「從塑像上太空衣每個配件的精巧設計以及把這些配件釘牢在一起所用的一目了然的包頭釘方面，不難窺悉其高水準之科技工藝。」

該等手工藝品的年代，及埋葬於地下棺木內遺骸的時間，都是用碳精所測定者。這些塑像是石器時代土人，所看到的，記到的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

塑像衣服的袖子及肩下均有凹口，頭盔後方有一設計精巧的盒子，上有若干通口——大概是供作繫索救生線及通信線之用。另有一個罩在口上而通達呼吸器官的過濾器。太空衣上釘有一看就認得出的螺旋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像是在石器時代所塑造的。



圓盤形幽浮是比較早期的形狀。

塑像上有豁口的護目鏡，顯然顯示出訪客所住的行星上，并沒有像地球上這麼好的光線。所以來到光線強烈的地球，他們不得不戴上用以保護眼睛的護目鏡。

已退休的印度著名馬德拉斯（Madras）大學梵文系主任雷哈瓦（Raghavan）認爲，日本并非唯一的史前外星人主角。雷哈瓦博士堅稱，數世紀前的梵文（印度及印度教的正統語文）文件中，即有外太空外星人光臨過彼國的記載證言。

他說：「從本人歷時五十年的梵文古玉研究中，我深信外星確實有生物存在，而且它們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即光臨過地球。」從吠陀（Vedas）印度史詩及其他梵文古書的譯文中，即可發現到有很多關於飛行機器及甚至於科學構想武器的迷人資料。」

「在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敘事詩篇中，即提到光束閃擊武器，甚至於還有一種催眠武器。在拉曼雅那（Ramayana）史詩中，曾列載有唯瑪那（Vimanas）飛行機器，其飛行高度甚高，并附有水銀加速器及巨風推進器之補助器材。」

「這些就是太空載具，樣子頗像今天全世界傳說的飛碟。拉瑪雅那甚至還列述有一種美觀的空中輪型車，（此車閃閃發光，神奇得可風馳電掣於空中。）在另一詩篇中又提說到另一種（看來像頭上運行的月亮似的）輪型車。」

「摩訶婆羅多敘事詩中更有驚人的資料：〃巨大的輪型車，在拉瑪（Rama)吩咐下，即以震耳欲聾的巨聲，而昇到密雲籠罩的山頂。〃另一詩篇中又列述：〃畢西瑪（Bhima）駕駛著他的唯瑪那飛行機器，在亮如太陽光的光束中飛馳，并發出打雷樣的巨聲。〃」

外星訪客指點 諾亞建造約櫃

在曼尼哈—沙斯多（Vymanika-Shastra《航空科學》古典文中，對唯瑪那航空機器有如下的描述：「唯瑪那是一種憑靠本身力量往返飛行於地方與地方及星球與星球之間的飛行器。」拉哈瓦博士指出：「文章中還有更爲驚人的內容，即是將機器的三分之一構造零件，包括機身下方一個照相鏡在內，都一一詳予列出。另外還列有建造飛行載具所必需的十六種金屬品：均屬量輕、耐用而能吸熱。到今天爲止，吾人所能知道的只有其中三種，其餘的還尙待翻譯。」

同意拉哈瓦博士說法的另一位專家，乃是設於印度邦加羅爾（Bangalore）城市之印度科學研究所航空學教授克利斯那（Krishna)摩特（Murty）博士。他說：「的確，印度的吠陀古詩及其他若干古書中，是提到過航空術，太空船、飛行器，以及甚至於行星天文學等方面資料。」

「本人從梵文資料之研究中，深信古代印度，確實知曉飛行機器的建造秘密——其機器的型式全係模仿於來自另外行星的太空船。」

艾利琪・丹尼凱（Erich von Daniken)公爵，在他的《上帝神蹟》一書中敘述，西方的經典中，也有外星訪客的證據。丹尼凱公爵，引述聖經上的約櫃，在沙漠中對以色列提供了四十年以上所渴求的瑪哪神食一事，以作爲他研究史前可能與其他世界動物相接觸的證據。他在書中寫道，此一〈奇蹟〉是可予解說的，就是唯一假定有太空訪者對摩西人民提供了一個迷你型核子反應器，從而將海藻及露水轉變爲食品。

聖經學者撒迦利亞・席乾（Zecharia Sitchin），他本人也是位作者，亦深信在舊約聖經及其

他古書中定列載有外星人從事指導的證據。他認爲諾亞（Noah）的約櫃即是這方面的明顯例證。

席乾說：「按照該方面古書的原始希伯來譯文所述：「諾亞曾被勸告建造一條〈船頂成高低弓形〉的船舟，并用堅厚的黑漆將全船加以密封。船上沒有舺板，沒有出口，所以〈船裡面看不見太陽光〉。該船將是一條可予上下翻轉的船隻。」

席乾說道：合於此種描述的唯一類型船隻，就是潛水艇。他繼續指出，在古希伯來文中，聖經上的「約櫃」一詞，是由「沉沒」一字中衍生出來的。

席乾堅信，沒有任何其他型式船隻，在如此猛烈的洪水中耐得住四十個晝夜的洪流壓力及張力。并說：「任何的一般性水面船隻，絕沒法在如此洶湧浪濤中不沉沒而能生存的。」

現在已變爲伊拉克屬地之松漠（Sumer）處所發掘的古書中亦列載有諾亞的故事，席乾對此亦深加研究過。按照席乾所述，在該等古書中有一段記述：諾亞解說他們之所以在洪水中能夠繼續生存下來，得完全感謝來自另外行星的超人幫他們建造了那樣的約櫃。

席乾說，諾亞的約櫃，類似現代化的潛水艇，裝置有可使其沉浮的壓艙調節箱。在洪水之前，曾作氧氣補給，後來在需要量增加時，再浮出水面補充。

你我生活之間 確實有它存在

名聞遐邇的「幽浮」調查員布萊德．史廸介（Brad Sleiger)同意有明顯的證據證明諾亞的約櫃即是一潛艇而且有關該約櫃的建造方法，諾亞主教定獲有外星人建議的說法。史廸介說：「一定有人曾見意諾亞建造一條可予潛水的船隻方可保住性命。」

「但是諾亞對於此類船隻的建造原則，可能一竅不通。他是一個普通人，對於潛水艇之建造必然無能爲力。所以在建造方面他很可能需要外星人之協助。」

國際「幽浮」研究局主任海頓．休威斯（Hayden Hewes）肯定的說：「諾亞的約櫃，毫無疑問

可能存在於外太空的飛碟基地。

的是條潛艇。而且是諾亞在外星人指導下所建造而成的。」

顯然，現時代的政府對於這種古史的說法，并不在意。但在證據堆積得足以證明我們當中現在就夾雜有外星人，且接觸人數之擴張面已遍及全世界的情況下，就不能不令人驚訝對現況了解得最透徹的政府當局，爲何還三緘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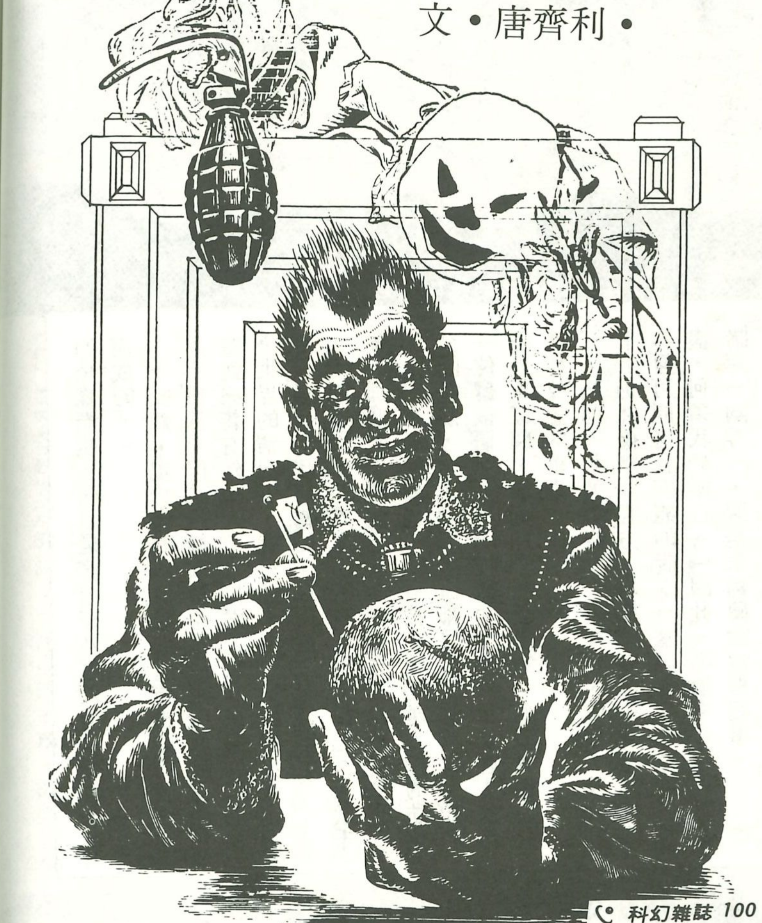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的外星訪客在能力上領先吾人數千年，那我們怎能假想其落伍得有讓我們趕上的一天？很多專家認爲，和科技如此超越人類的訪客公開接觸，全人類的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脅。如同一位蘇俄研究人員所推想的，在外星訪客先前光臨地球期間，很可能：「發生過一些惹其恨怒并產生故意的事端。」

然而一般傳播媒介——電視、廣播，及報刊——仍然繼續和官方一起把民衆蒙在鼓裡。傳播界還可能自我安慰的說：「當局者已知道得最詳盡，何須我們操心。」因此，不論有多少人曾目睹過「幽浮」，還是依舊硬說沒那回事。

美國總統的噩夢

一位來自大熊星座的外星人，到了地球，要和美國總統做生意。結果……

文・唐齊利・



將軍看到外星人

我正在總統辦公室裏試著穩定他的情緒，突然一通電話直接接到了他的桌前。他出奇安靜的聽了一會兒，兩眼四處張望著。在電話中問了一些小問題，然後把電話交給我。

「總統先生，到底是什麼事？」我問。他的嘴抽動了一下。

「我也搞不清楚，他說他是馬凱將軍。」他的眉毛因冷汗而潮濕。

我接過電話。那確實是馬凱將軍。我聽得出他的聲音。他從蒙他納州冰河空軍基地打來，他發誓有個太空船登陸了。

我暗自笑著：「你是在開玩笑吧？」

總統抓住我襯衫的領子，在我耳畔咕噥的說：「我可笑不出來！」

我的早晨就這樣在總統的埋怨和空軍基地有關外星人的報告間溜走了。

「我的上帝！將軍，它們像什麼？」

「哦，我不但看見了一個外星人，還跟它說過話。它的全身發光，我什麼也看不見。」

這時總統從我手中搶走了電話，重重地摔回架子上。

「你想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的眼睛瞪得像銀元。

「我想將軍是急瘋了。近來空軍因爲沒有能力投核子彈，四方的壓力很大。將軍可能在此壓力下崩潰了。」

「我有點擔心。」總統說：「也許是將軍來的電話，也可能是蘇聯的間諜想讓我驚慌失措。我要你去冰河看看，馬上回來親自向我報告。」

聽出他聲調的急迫，我不敢再多問，只有立即動身。

怪盒子要做生意

三小時後我到達了冰河的空軍基地。馬凱將軍已在那兒等我。他興奮得兩眼發直。

在我們前往登陸地點的路上，他向我敘述了事情的經過。

「今日凌晨三點，靠近拓荒者瀑布約五十哩處

發現了一個火球。當地的警官在接到一連串的電話後，決定去偵察一番。他開著他的客貨兩用車在附近地區轉了一小時，終於在一片冰凍的草原上發現了這個發光的橢圓形盤狀物體。」

「多大的圓盤形物體？」

「大約有五、六呎高。」將軍說：「警官小心的靠近它，他說他聞到了火和硫磺味，他手上握著一本聖經。他通常把那本聖經放在前胸口袋裏，因爲它正好蓋住心臟。據說聖經可以阻擋子彈，你聽說過沒有……」

「將軍，你能不能省掉這些細節，快說出事實來！」

將軍漲紅了臉繼續說他的故事。

「警官聽到一種像人的聲音發自圓盤形物，他決定不再靠近了。他奔回車子，連絡了州警。他們通知了冰河的空軍基地。我從床上被叫起來，全身疲累，正準備責罵那個捏造這個瘋狂故事的傢伙。」

「後來你發現這個故事並不瘋狂？」

將軍說：「你自己去看看，我準備了吉普車帶領你到登陸地點。」

「那個太空船呢？」

「有警衞包圍著它。我們的訪客正耐心的等著和你談話。我通知它們你是總統的私人代表。」馬凱只肯告訴我這些。他說：「我不希望你有先入爲主的偏見。」

我們到達被視爲太空船登陸的草原時，我還是不太相信這件事。空氣中有股奇異的味道，有個東西停在草地上。在月光下只能看出是一個無定形的灰白色的一大塊。警衞們讓開，我們慢慢開了上去，一直開到太空船的邊緣。馬凱將軍走出車子，大聲的打了招呼。一個閃動的亮光在我們眼前出現了。

將軍輕聲的說：「這就是我們的客人了。」

「我是韋德．何孔布。我代表我們的總統和你說話。」我像個傻瓜似的不知道在對誰說話。

那個東西翱翔了一陣又移近我一點。我的眼睛看到金屬的閃光；我直覺的往後退。將軍的手按住我的肩膀，保證我沒事。

「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問。

將軍說：「別緊張！只是個盒子！」

「我是爲謀求和平而來。」一個溫柔的聲音說道：「這個盒子裏裝有電功率輸送器，使我能和你們溝通。我是個商人，船上的四個同事是我的銷售助理。我們是從大熊星座的美克他行星來的。我們來訪的目的完全是商業性質。我們希望能交換物品。」

我開始笑起來，大概是緊張吧？

我跟馬凱將軍咕噥說：「他們大概想用彈珠和不值錢的小飾物來買下美國吧？」

他只是聳聳肩。

我轉向那盒子說：「我不知道你們對我們國家的什麼東西有興趣，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你們可能就是我們所祈禱的答案了。」

總統與外星人會談

進一步談論後，我們同意安排它們與總統及商務部長會談。我隨即飛回白宮。

總統看見我，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他問：「它們是眞的嗎？」

他的手指甲似乎都被他啃光了。我對他笑笑。

「總統先生，您聽了我的話一定會高興起來。我覺得我們的外星朋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目前的核子困境。它們登陸在我們這邊而不是地球的另一邊可眞是我們的運氣啊！這使我們在整個權勢平衡上佔了極優勢。」

總統的雙眼平時總像牡蠣一樣的暗淡，幾個月來首次閃現光輝。

「也許吧？」他輕輕的說，他喉部的肌肉不停的動著，就像他面前堆滿了美味的食品一樣。「在我燃起希望以前，讓我看看這個行星的惡作劇。」

「它也許是惡作劇。」我警告道：「不過它也有它的道理。我們跟他們交涉時得特別小心。依我看來，它和它的同伴確實是爲了商業目的而來。我只是奇怪它們到底想和我們交換什麼？」

總統說：「我會提高警覺。無論它們怎麼樣，我都不會減少我的警衞的。」

外星訪客的降臨是絕對守密的。國內確實曾有謠傳，但官方發言人極力的否認了。有一位堅持的報紙專欄作家因此被保護監禁，不得保釋。這對其

他的記者是有益的。

同時我正在盡量設法解決如何把美克他商人偷偷帶入白宮的問題。經過無數次的討論，我們終於決定還是把總統送到拓荒者瀑布的太空船。整個航程中他一直是心神不寧，且一再要求保證這個商人不會威脅到他的生命。因爲他一再重複同樣的問題，我的幽默感都被他趕跑了。

不過我們登陸時總統似乎是重新振作起來了。我們開車到草原時他一言不發，當太空船終於呈現在他眼前時，他有信心的點點頭，好像他的預想都得到保證了。

他說：「我要求只有韋德．馬凱將軍和我跟這個傢伙談話。但要注意徹底的保護我們。」

軍方人員有些不平，但沒有人敢在這件事上反抗總統。商人的介紹進行得很順利。總統展示出城市律師的風度，甚至做出微笑的樣子。他以詞藻華麗的演說來歡迎商人和它的助理們。

最後他說：「現在我們來談談有關我們這個小世界的一些俗事。你們所說的交易到底是指什麼？」

商人回答：「這眞難啓口。我們是高等民族。我們有能力製造非常複雜的物品和機械。我們的社會沒有物質上的需要。我們想要的是獨特的藝術作品、動物或手工製作的珠寶。換句話說，我們尋求的是我們無法複製的東西。我們非常好奇，永遠在追求新奇的事物。」

總統說：「我們也是一樣。我們非常精明，我確信我們有不少你們想帶回去的獨特物品。不過你們以什麼東西跟我們交換呢？」

地球沒有的新物質

商人說：「譬如說吧，讓我給你們看看一種特殊的物質。」

一根閃閃發光的長管不知從何處鑽出來，慢慢靠近我們。

商人說：「何孔布先生，抓住它。」

我拿了起來。它是個透明的東西，摸起來硬硬的，却輕得像羽毛。我把它遞給總統，他好像並不十分欣賞。

商人說：「我們能以任何形狀無限量的供應這

商人同意供應最理想的建材。

種物質。它有些非常理想的性質。它能抗拒撞擊，不易起化學作用，絕對防漏。你們可能認爲它是最理想的建築材料。」

「你們難道沒有什麼武器？」總統問道。

商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們無論如何不交易武器。」

「爲什麼？」總統問。

我拉拉他的袖子。「總統先生，我有話跟你說。」

「等一等，我想繼續談武器問題。」

我管不了這麼多了，在他耳邊低語道：「你難道看不出來？這個物質也許可以抵抗炸彈。如果核子武器穿不透它，那一定能打通核子武器的死路了。」

總統說：「太冒險了，還是先試試我的方式吧？」

我求他：「請給它一個機會吧？」

總統遲疑了一陣，終於不太情願的同意了。

我轉向商人：「你不反對我們將會談延後幾天吧？我們想把你讓我們看的物質拿來做一些工程試

驗。」

「沒問題，請便。」商人說。正式的告別以後我們就離開了。

實驗的結果簡直興奮得令人難以置信。這個物質甚至可以抗拒核子爆炸。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總統時，他終於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如果我們能利用這個物質在地面上建造避難所，將使人類有史以來首次獲得永久的和平。我可以向我們的敵人提出最後通牒，不必再擔心他們報復。韋德，你的想法太好了！這個東西可能比它們能給我們的任何武器都有用。」

「我不想澆你的冷水，總統先生。」我說：「但我們必須非常微妙的處理這點。商人要是知道了我們的計劃，也許就不願意繼續跟我們合作了。」

總統惱怒的說：「不可能的，他要是不合作，我保證他的船永遠走不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辦得到？」但我太瞭解總統了，我只好閉上嘴。

我回到草原告訴美克他商人我們對那個物質非常滿意，同時我也帶來了一份能具備通風設備和容納大量人口的地上建築物的計畫。

商人對這個計畫似乎考慮了很久。我等了十五分鐘才有回音。

「你們計劃怎麼利用這些建築物？」

我說：「來緩和我們嚴重的房屋缺乏問題。我們有許多人仍然居住得不夠寬敞。」

商人說：「你的話也許不錯。但據我對你們社會的瞭解，你們對這些建築物多少企求些軍事上的利益。」

「這些利益純粹是巧合。」我倒抽了一口氣。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商人說：「即使是自衞我們也從不用暴力。因此使我們對你們過度的懷疑。我們需要彼此信任。除非你們能保證完全是和平的用途，我們才能交易。」

「神聖的保證！」我瞭解我們最終的目的確實是和平。

總統對這個消息非常得意，很高興的搓著手。

「此刻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素了。」他說：「我

們必須把其中一個避難所裝備完善。我們必須確定人類可以住在裏面。」

我們確實這樣做了。商人提供我們一個幾乎無重量的透明隧道，可以容納二萬人。他甚至裝置了一種靈巧的自動提供燃料的循環幫浦設計，同時還可以純化室內的空氣。我們聚集了四百個志願隊，住在裏面兩個星期。實驗結果完全成功。

我們向商人訂購了十萬個單位，同時給他們相等價值的美國物品以爲交換。它和助手們立即開始工作。一週週過去，五十個由太空船裝備完善的單位立即用飛機拖到國內各地區。我們整個行政機關都在高速工作著，食物、衣服、娛樂設備、任何我們想得到的東西，都送進了避難所。

顯然我們的敵人並沒有注意到我們這些忙亂的活動－我們最高的反間諜工作效力的一個獻禮。偶而會有一部車子在我們新設備的附近迷了路，不過機警的警衞總是會把它帶出鄰近地區。

八個月以後，每一個新單位都裝備完成，總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三天的討論，委員會決定公開我們的新局勢。國內及國際新聞界都通知了。聯合國所有的外交官和所有委任大使都收到精緻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參加在拓荒者瀑布舉行的特殊奉獻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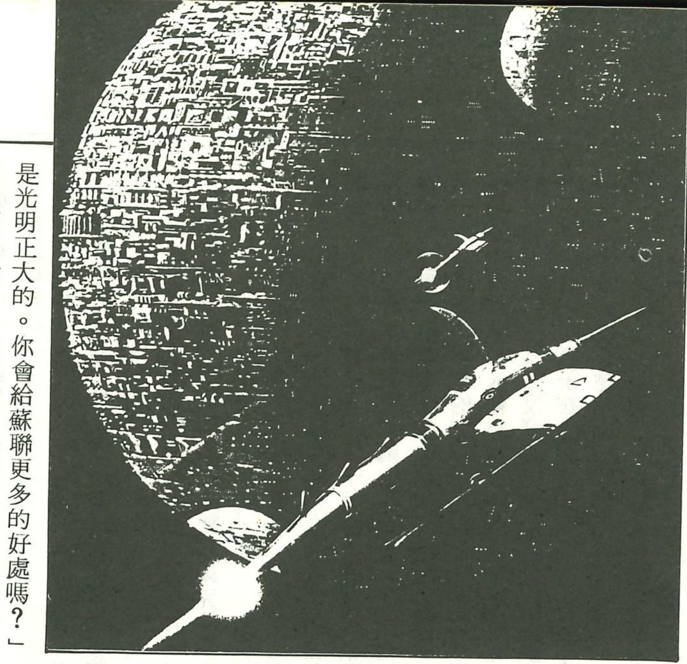
就在儀式舉行前，總統向商人致謝並給了他一張報酬的清單。我盡量以外交的禮節告訴商人，目前計劃進行的情況。但總統把我趕到一邊，他詳細說明了他目前的計畫，並等待著商人的回答。

商人立即說：「正如我所擔心的，你並無意履行你的承諾。」

總統說：「事實並非如此，你大概誤解了我的想法。我們並不想發生核子戰爭。我們希望有一個完全和平的世界。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來推行這種和平。」

「在什麼條件下呢？」

我脫口而出：「讓我來說幾句話。我們海對面的鄰居是不可信賴的。他們只知道武力。相反的，我們是好人。我們沒有惡意，不會存心報復。我們既不侵略他人的領土，也不威脅任何生命。事實上我們希望人人都有完全自由的生命。我們的身心都



商人離去時帶走了它的新俘虜。

是光明正大的。你會給蘇聯更多的好處嗎？」

商人說：「我們從來不想改變權勢的平衡。那完全不合乎我們的倫理規則。你們如此利用我們使我們深受困擾。」

「我並不想嘲弄你們或太商業化。」我說：「不過你還記得我們已經付出了相當數量的報酬了吧？」

「我沒有忘記。」商人說。

美克他動物園增新客

總統現在正在進行彩排。他的演講詞正正經經的在一間華氏四十度的房間內預先講述了一遍。那個房間就在馬上要奉獻給和平的新避難所內。

我們的軍人一個個穿著掛滿徽章、閃閃發光的制服走進去。每一種宗教，包括回教的牧師都來了。在聯絡指揮官的手勢下，動人心魄的慶典開始了。在全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之前，總統宣布了外星訪客的光臨。避難所外面外交使節聚集之處引起了一陣騷動。

總統繼續慎重地描述商人為我們建造的避難所的性質。總統報告完畢後，把助手遞給他的一瓶冰過的香檳酒摔在一面牆壁上。剪綵後總統引導著眉

飛色舞的軍人和閣員們參觀這個避難所。他仔細的指出每個房間的詳細情形，擁有最新暢銷書的圖書館，一塵不染的厠所……

參觀完畢後，總統及隨行人員正準備轉身離開——却發現大門開不了了。

我親自靠近大門極力搖動那些電動安全鎖時，聽到一陣緊張的笑聲。但沒有一個鎖有反應。外面起了一陣混亂和幾聲鎗聲，然後一切歸於沉寂。那時，避難所內的擴音器傳來了商人安慰的聲音。

他說：「不要驚恐，任何人都沒有危險。」有三名軍事助理開始敲打著門。

馬凱將軍大喊著阻止了他們：「這房子移動了！」

商人的聲音證實了他的話。「馬凱將軍說得不錯。你們現在正被我們的太空船拖著走。我保證你們到了美克他一定可以享受到無止境的輕鬆和舒適。」

總統抓住了升空前最後的一個機會。

他哭叫著：「太不公平了！你說不希望我們在軍事上勝過另一邊。你現在却奪走了我們的總統和軍事領袖們。」

接下去是一陣沉默。商人似乎是在整理他的思緒。

商人接著說：「你們人類的自欺欺人實在令人吃驚。我們登陸在你們國家的同時，我們的姐妹船也在地球另一半的冰天雪地上登陸了。他們跟你們一樣對我們的登陸守密。當然，那個地區的領袖也說他們急需住屋。你們自然不會驚奇他們目前也擁有和你們相同數量的避難所，而且此刻一大隊的軍事領袖和他們的總理，也正在赴美克他途中。」

馬凱將軍脫下帽子擦拭著前額。

「救命啊！我們成了他的囚犯！」

「囚犯？」商人說：「你們都不是囚犯。你們將住在一個跟你們那個世界非常相似的棲息所。你們可以在棲息所內無限制的自由徘徊，漫遊。我們一向是這樣對待我們的俘虜的。」

「什麼俘虜？」我叫喊著。

商人輕輕的說：「美克他動物園」。

我不想再重覆總統所說的話了。

由第7頁轉來

……此外，周遭變成死寂的天地！

梅遜心知不妙，自己動手，除去眼部紗布，他慢慢地恢復視力，觸眼處，窗外是一片空洞的世界！

梅遜決心出院，一查究竟。他步出大門，才走了幾步，旁邊就衝過來一個人，他的身體重重地撞上梅遜！

「你——怎麼啦？」梅遜輕撫痛肩，有些光火。

「你——你是誰？你——沒有看見我嗎，混蛋！」他睜眼說瞎話！脾氣顯得暴躁異常！

「你——咦，你的眼睛怎麼啦？」梅遜正要開口還擊，驚見那男人的雙眼怒睜，裡面却是一抹空白！

「我今早——突然失明了！」他說著話，悲從中來，臉色慘變。

「你是如何受傷的？」梅遜感覺希奇，追問對方。

「我也不知道！」他一臉的蒼白、茫然。

「你可有看醫生？」

「他媽的——這間醫院沒有一個人！」病人火大了，吼叫：「我就住在醫院隔壁，好不容易摸索過來，我叫破喉嚨，却沒有一個護士或工作人員上來問候，他們，他們都死去那裡了？」

「先生，你先坐一下，我為你檢查一下眼睛。」梅遜醫生帶病人入門，將他安置於病房，稍加檢驗，他發現一種奇毒侵入眼睛，而令人失明！

「先生，你在此休息片刻，我去外邊看看，村落——昨晚發生了大事！」

一 美女變成帶路的狗

梅遜走去倉庫，找到一副防毒面罩，戴上，然後，他快步離開醫院，在街道上巡視……，天啦，交通停頓，沒有一輛汽車，只見三三兩兩的人們，他們手牽手互相扶持，在大街小巷摸索行走……

梅遜走近細看，發現——到處全是一群睜眼瞎子！村落一夕之間，變成一座盲人鎮！

「這是怎麼回事？」梅遜自言自語：「他們是中了什麼奇毒，通通失明了？可怕！」

突然，一聲慘叫，令人聽了心跳不已！那是一個女人在哀號

，她充滿了痛楚和恐懼，一連呼叫三次，她停止哭叫時，空氣中似乎還餘音縈繞不休……

梅遜循聲快步趕去，他的眼睛前視，一不小心，腳下拌倒一具柔軟的東西，低首，一個人浴血在地，到處亂爬，這個盲人顯然誤撞破玻璃窗，造成可怕的傷害……

梅遜扶起他，安撫：「不要亂動，你只是受了輕傷，休息片刻，救援人員會來幫助你的。」

「謝謝。…」他感激得五體投地。

梅遜安置了他後，繼續趕去救美！轉個街角，他看見一幕奇景。一名美女趴在地上，像一頭狗，後面，一名俊男手持拐杖和皮索，而皮索的另一端，縛在她頸項上……，他是一名盲人，他趕著她，而她是一名美眸明亮的佳人！

「啊，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看得見的人了！」梅遜狂喜。

一剎那，他明白了，盲眼的俊男利用明眼的她，就像盲人依靠靈犬帶路一般！

大刧後，人性畢露，原本紳士轉眼間變作挾持女人的暴徒！他以拐杖驅打她，命令她領他前行！

梅遜過去，動手拯救美人。

兩人面對面了，她驚喜交集，叫道：「你——也看得見。」

「當然。」他顯示歡顏。

「感謝上帝！」她流出歡樂的淚水。

淚水洗盡她臉上的灰塵，秀麗閃亮似鑽石，令人如沐春風。

她比他矮約三吋，身材修長，相當健美，渾身散發青春之火，充滿勁道！只是，他看得出來，她的廿餘歲的黃金年中，力量僅僅用於打球、跳舞、騎馬之上！她的纖纖十指溫潤如玉，紅色的指甲看來裝飾超過實用！

「我是威廉梅遜醫生。」

「我叫喬瑟娜普萊頓，一名植物系的學生。」

「發生什麼悲劇？」她的美眸閃爍驚懼之光。

「他們受到一種奇毒侵襲，變成盲人！」他苦笑：「失明的原因還不清楚！」

「妳先到太空船去，找一幅防毒面具，」他表示：「我們分頭活動，尋找沒有失明的人們，大家在醫院會合，共商應變良策。」

兩人分手，各奔東西。

食人怪草 爭着吃人

一路上，梅遜看著人們〝逃難〞的徬徨景象，心酸不已。

然後，他發現了它們——

先是飄浮空中的片片之霧，在陽光下，閃爍著透明的淡淡綠色。

「它們是些什麼玩意？」梅遜喃喃自語。他略加思索，使用一條手帕，網住一片綠雲，塞入口袋內。他計劃帶回醫院實驗室內研究分析！

「這一片異象—可能同村落裡的人們紛紛失明有關連。」醫生十分細心，一邊救人，一面探討病因，以便對症下藥，藥到病除！

他終於看到它們——

遠遠的，一株草在行走……，他揉揉眼睛，看清楚了。沒錯，一株植物在路上走動……

它的模樣怪異，高約九呎，人立而行，根部有一叢長長鬚腳，細基爲體，頂端長著稀疏的枝葉，三葉相連，以及裝備可怕的尖銳長刺！

高約九呎，人立而行。

十幾根尺許長的鬚腳迅速邁動，它們行動如風，迅速異常！

走動時，長長的基體搖搖擺擺，醜態百出，令人噁心不已！

「植物—居然會走路？」醫生梅遜大開眼界之餘，汗流浹背！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它們的來意不善！

梅遜看著它們潛近一堆盲人，他們正亂成一團，怨天尤人，陷於半瘋狂的狀態。醫生可以了解人們的心態，健康的人轉夕之間變成盲人，一下掉入黑暗的世界，如此巨大的打擊、挫折，實在令人受不了！

它們衝向人們，展開攻擊，長長的利刺盤入人們的頭部！

「哇，痛死我啦，救命……」盲人突然受到攻擊，感覺一陣劇痛鑽心，鬼哭神號不已！

傷者滿地打滾，軀體扭曲，手足抽搐亂抖，厲聲哀號之聲，令人看到一幅幅地獄慘象！一會兒功夫，他們便氣絕而亡！

兩株草，不，它們是殺人草，轉眼間處決六名盲人！

「長刺帶有劇毒！」醫生浩嘆不已！

然後，他又發現—它們彎腰，葉片蓋覆在人們的臉部……，它們和地上的橫陳的屍身糾纏成一團！

「它們想—幹什麼？」醫生在心中怒號：「它們—在吃人？」

醫生的判斷正確，片刻功夫，人們的頭部一團血肉模糊，它們的綠葉是它們的嘴，大快朵頤之下，化成片片紅葉！

「殺人草—不—食人草，它們來自何方？」醫生感覺眼睛潮濕了。醫生對死亡是一點不陌生的，然而，親眼目睹幾名活人轉瞬之下變作一團血肉，身心却震憾不已！

醫生的心頭靈光一閃，不退反進。他拾起地上一根木棍，惦著脚步，掩向它們！

不可思議，它們—竟然對人的接近—有所感應！它們又像人般站立起來！長刺迎向他，一副警戒備戰的模樣！

「植物—也有如此敏銳的聽覺？」醫生止步，感覺進退維谷。他不知它們的戰鬥力如何，一人對抗兩株食人草，勝算到底有多少？

然後，他笑了。它們似乎聽覺遲鈍，但嗅覺相當靈敏，他看到它們的長長毒刺化成長鼻，在聞嗅四周，亂動不已，搜索敵踪！

醫生痛下決心，他壓低身體，飛撲而上，手中長棍橫掃千軍……〝拍拍〞輕脆響聲傳入耳畔，食人草的基體折斷，血水四濺，摔倒地上！

梅遜站立良久，確定它們已

經喪失生命，才走過去，他觀察一下血淋淋的現場，離去。醫生找到兩個塑膠袋，帶走一名人屍和兩株食人草，送回醫院實驗室，以供研究之用。

彗星怪物 大開殺戒

植物系的學生喬瑟娜普萊頓一路尋找看得見的人們，她也發現了它們——

喬瑟娜比醫生有眼福，窺見到更多的宇宙間生命奧秘！

她看到一株怪草，它生長在一叢花木之間，毫不顯眼，只是，它的成長速度飛速，吸引了植物系學生喬瑟娜的全部注意力！

遭逢劫難下的她變得十分機警，她閃到一棵大樹後，悄悄地欣賞眼前的奇景！

它迅速地由五呎長到七呎……，然後，就像一個活人，它開始扭擺基體，由泥土中掙扎而起……，它，還甩動鬚根，抖落泥河，它跳躍幾下，似乎在慶幸—新生，於是，它在她瞪大的美眸前，邁動十餘根鬚脚，向前進發！

它，繞過水管破裂的地上積水，迂迴而行。

「不可思議，它還知道躲開潮濕的水塘，走乾燥的地方！」她在心中驚呼：「它到底是植物還是動物？」

喬瑟娜苦思不已，也想不到在教科書中曾經看到如此怪異的植物！

「它的頂部長有尖針，可能含毒，避之為吉！」她警告自己。

她繼續行走，看到更多的有關它們的特別表演。

一株異草又走回土堆，它跳進土穴，恢復原來未出土前的模樣。

她正在希罕，發現—它的上端三連葉片之間還藏有一個花蕖。它一身綠，花蕖却呈赤色，她若有所悟，屏住氣息，靜觀它的表演。

花蕖似乎愈來愈重愈大，深深地低垂而下……，怪草一陣搖晃，〃拍〃一聲輕響，花蕖迸裂……，於是，一片片綠雲飄飛而開。

「赤紅花蕖內—藏有千百種子……」植物系的學生如此告訴自己。

花蕖內的綠雲迅速迸散，漫延四周，隨風而去！

喬瑟娜與梅遜兩人因食人怪草的出現而驚訝。

「天啦，一株怪草可以散佈千百種子，它們又成長迅速，沒多久，到處都是它們的蹤跡了！」喬瑟娜在心中嘆息。

「它們是敵是友？有害無害？又來自何處？」她在煩惱，因為，她抵達此地已半年之久，附近從未出現這般神奇的異草！

那一株草〃生產〃後，立即跑出土穴，充滿活力，動作迅速地向一個方向快步走去。喬瑟娜好奇地以手帕網住一片綠雲，然後，悄悄暗跟著它，看它匆匆去何處〃赴會〃。

遠遠地，她看到一副奇景，一堆盲人困在中間，四面八方擁來百餘怪草！

「它們之間一定有秘密交通方式，才會聚集那麼多的怪草！」她細心觀察，看著它們來自各地，紛紛聞訊趕來，團團包圍人群，感觸良深！

中間的盲人在爭吵，大概誰不當心撞到誰，而引發口角，彼此心情惡劣，三言不合，拳隨聲起，大打出手！

此時，怪草的包圍圈縮小，它們的長刺對準中間的人群，殺

氣騰騰，用心險惡！抵達攻擊位置，它們展開刺螫！一名盲人被刺，毒發，哀叫不已，滿地打滾！

盲人聽聞同類的慘叫聲，知道發生〃血案〃！誰也不甘心任人宰割，紛紛出拳自衞、打人！

怪草對付盲人的手段高妙，它們隔著一個人，以長刺螫人！盲人的自然反應爲抱緊前邊的人！他們以爲對方以尖鎖鐵器謀刺自己！人人拼命，大家打成一團！

「唉，盲人與怪草作戰，陷於〃敵暗我明〃的窘境，難逃一面倒的慘敗局面！」旁觀者清，喬瑟娜看著同胞〃敵友不分〃，自相殘殺，然後，雙雙臉挨毒刺，叫苦連天，在地上垂死掙扎，彼此緊抱一團，戰得衣裝寸裂，血肉橫飛的情景，眼淚也流下來！

怪草全勝，無一受傷！

一會兒功夫，地上躺著十三具人屍。她在淚眼模糊中，看到它們彎腰，葉片貼牢地上的死屍頭部……

「天啦，它們是殺人草──食人草，可怕……」她對植物學頗有研究，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她擦乾淚水，警告自己：「現在不是哭泣的時候，快走，去尋找看得見的人！」她迅速離開戰場。

一路上，她鼓舞自己，道：「食人草並不可怕，奈何，盲人敵我不分，無法同食人草作公平的決戰！

「只要人們目光明利，食人草不足爲患！」

她又踏入另一場血淋淋的戰場！遠遠地，她看到千百株食人草圍成半圓，像煞漁夫撒出巨網，慢慢拉攏，收網，將魚兒網羅一空！它們在網一大群人們！

還有十幾株食人草，闖入人堆，就像牧羊犬在驅趕羔羊，聚集一堆……

突然，有人不甘雌伏，開始反抗！兩名武裝人員向天射擊！食人草悍不畏怯，繼續圍剿人們！一株食人草甚至毒斃一名盲人，盲目的武裝人員聽聞慘叫聲，忍無可忍，開火了！

這堆人約卅餘名，其中，有五名武裝人員，他們的火力十足，一番亂彈掃射，血花飛舞，地上立即躺滿了哀叫、噴血的受傷人群！

喬瑟娜驚異的發現，食人草

居然冷酷萬分，不懼槍火，只是靜悄悄地圍困人們……，子彈擊飛葉片，它們毫無反應，子彈穿體時，才廢然躺下，它們並非不死之身，奈何，它們的基體修長，粗如筆桿，盲人亂射，子彈沒有眼睛，當一堆人自相殘殺，橫屍遍地時，食人草只死亡了十幾株而已！

〃火拼〃的場面驚心動魄，喬瑟娜感同身受，痛苦得轉身飛奔而逃！

英雄美人奮勇救人

醫院內，醫生梅遜和植物系學生喬瑟娜面對面坐在實驗室內。

「整個村落內，只有我們兩個看得見的人。」她的語氣顯得沮喪。

「我們來研究分析一下失明的癥結，看我們如何可以拯救這個村落內的人們。」醫生一臉的嚴肅，渾身洋溢著戰鬥意志。

她聞言觀色，深受感動和鼓舞。

「我是因爲開刀眼部包裹紗布，而保留視力，喬瑟娜，妳是如何安然無恙的呢？」醫生引導她去思索人們變成盲人的病因。

「我發燒三天，關在家中休息，矇頭昏睡，而逃過一刼！」

「嗯，由此判斷，我們都是因爲躲在屋中以布巾蓋覆臉部而倖免於難。」醫生的臉上閃爍興奮的神采！

兩人交換了情報和看法，最後，醫生大膽假設，道：

「人們的眼部因爲奇毒侵害，而致失明！這種奇毒與食人草有關連，它的長刺所含毒液同眼部中毒的是相同之物！」

「而空氣中，充滿這種毒物，它們來自太空！」

「所以，我的結論是，彗星爆炸，彗星的碎屑夾帶食人草的種子，降落大地！」

「一部份種子飄入人眼，令人失明，同時，另外的大批種子播散土地之上，它們迅速成長，變作食人草……」

喬瑟娜重重的點頭，完全同意醫生的看法。

半晌，醫生嘆息：「把握資料，彗星往往會帶給大地新的怪病，想不到，我們的命運奇差，彗星降下食人草，一群盲人陷於食人草的圍困下，前途眞是堪憂……」

「食人草的本身威力有限，智慧有限，因爲人們失去視力，它們才能如此猖狂！」

「醫生，我們假如可以迅速幫助人們恢復視力，食人草的消滅便指日可待了！」喬瑟娜如此表示。

「短期內，以我們有限的力量，想換救人們的視力，實在千難萬難！」

「不過，我們引導人們進入室內，可以暫時避過食人草的攻擊！」

「對，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她又雀躍起來！

「我們開始分頭行事，」他朗聲的宣佈：「喬瑟娜，妳進入太空船，使用擴音器，勸導人們返回家園，我負責帶領人們去安全地方。」

梅遜找到兩根木棍，以便抗拒遍地如麻的食人草！

這村落中的一男一女發揮最高勇氣，冒險救人！

喬瑟娜進入太空船，以擴音器宣佈：「各位，你們因爲受到彗星降下的奇毒侵害，暫時喪失視力。現在，附近又出現神秘敵人，它們襲擊人們，帶給本村更大的災害！

「請各位儘快就近避難，進入房屋，立即關閉門窗，以待救援！」

她的廣播驚醒迷失徬徨的盲人們，他們開始摸索前行，互相扶持，先後抵達安全地方。

梅遜則以雙棍爲武器，打出一條路，帶領人們進入太空船。

這兩個勇者拯救了整個村落。

夜幕低垂，村落內外聚集了數千的食人草，它們團團包圍村落，佔領了萬物之靈的世界！

醫生使用太空船內的袖珍電台，向人們廣播，宣佈眞相。人們恍然大悟，房內皆貯有大量食物，足不出戶，也能支撐多日！

房屋之窗玻璃堅如鐵石，食人草無法闖入室內—行兇！

然而，食人草擠滿窗外，它們以長刺敲擊玻璃，製造出一片噪音，却帶給人們最漫長的恐怖之夜！

遷地避禍 轉換星球

清晨，喬瑟娜推醒梅遜，她的美眸閃爍異彩，道：「醫生—有天大的好消息！」

「食人草—撤退了！」

喬瑟娜搖搖頭，笑道：「五天前，村內派出一支探險隊，他們搜索百哩外的荒原，剛才，隊長傑夫霍曼以無線電與太空船聯絡……」

「好極了，我們還有一支精銳部隊在外邊！」醫生跳起來：「我去同他們通話。」

醫生趕去電訊室，告訴領隊霍曼全村陷落於食人草的悲劇詳情，道：「殺手彗星害慘我們！你們—沒有受到彗星的危害吧？」

「我們幸運的人人戴著防毒面罩—在探索荒原，雖然也看到彗星奇景，却未受其毒害！」隊長慶幸不已。

一陣沉默。隊長霍曼表示：「醫生，我們立即返回村落，驅滅食人草，拯救你們。」

「隊長，我們皆藏身水火不侵的房屋內，請用火攻，燒死食人草！」醫生獻妙策。

「好極了！」隊長豪氣萬丈，道：「我們的火力充足，食人草豈是對手！」

「當心，隊長，」醫生表示：「食人草千千萬萬，悍不畏死，隊長不可輕敵！」

「謝謝。」隊長說畢，關閉無線電機。

領隊霍曼召集廿五名武裝隊員，報告村落變故情形，宣佈：「我們趕去救人殺敵。」

探險隊返回村落，他們駕車巡視村落四周後，決定集中火力，攻擊一角的食人草。

「噴火器侍候！」隊長下令。

武裝隊員使用火焰器，全力進攻林立的食人草大軍！一時，火舌飛舞，熱力四溢，中人欲暈！奇怪，食人草並沒有立即死亡，它們突破火牆，裹著一團火，衝向武裝隊員！

烈火反撲，燒得武裝隊員陣脚大亂，隊長霍曼發現形勢不妙，下令撤兵！隊員後退，兩名隊員動作稍慢，陷身火海，送掉性命！

食人草和隊員同歸於盡！

探險隊退兵十哩。隊長以無線電和醫生聯絡，報告火攻失利的壞消息！

醫生建議：「我剛才同喬瑟娜研究，她表示，曾經看見食人草避開地上積水，懷疑—食人草可能畏懼水流！

「隊長，你何不使用水攻呢？」

「好吧！」霍曼隊長答應，心中不以為然，但，別無良策，只有一試了！

隊長召集隊員，命令：「我們以水龍頭噴水對付食人草，看它們有何反應！」

邪門，面對烈火悍然衝鋒的食人草，在水柱濁流掃射下，居然潰不成軍，它們被打得七暈八素，滿地翻滾，紛紛抱頭鼠竄而逃！

隊長霍曼眼看水攻有效，揮軍直上，一部份人揮舞掃刀，將躺在地上的食人草斬成兩段，其餘的隊員趁勝追擊，水柱開道，驅散密密麻麻的食人草大軍！

隊長率領隊員，進入村落。會師太空船，隊長笑語醫生，道：「我南征北討，去過許多星球，今天—我總算眼界大開，碰到强敵，打了一場希奇的水仗，哈哈……」

「歡迎凱旋而歸！」醫生過去，用力擁抱隊長。

兩人坐下，從長計議消滅食人草之事！

「食人草千千萬萬，而且繁殖奇快，我們的兵力却有限，這是一場十分艱苦的戰鬥！」醫生憂形於色。

「唔，醫生，那些失明的人戰鬥力如何？」隊長是野戰專家，提出問題。

「對，我差點忘掉他們！」醫生展示歡顏，道：「他們具有相當體能，可以參加戰鬥。」

「好，我們以明眼之隊員率領村民，組成幾個大隊，使用水攻，向食人草展開四面八方的進攻！」

「妙計！」醫生伸出手：「預祝成功！」

隊長霍曼立即行動，他以一名隊員充當龍頭，聚集一隊盲人，同食人草大戰一場！

食人草不敵水攻，死傷遍地，其餘的食人草，皆嚇得逃之夭夭！

只是，食人草也有它們的戰術。當人們離開房屋時，一些食人草悄悄地溜進房屋，它們在屋內生產大量種子兵！

〃盲目〃村民大勝而歸，却於黑夜之中，被迅速成長的食人草暗地裡處死毒斃！

一番日夜拉鋸戰，食人草愈戰愈多，而村民却死亡慘重，戰局對人類不利！

在太空船上，醫生和隊長相對嘆息。

「暫時撤退吧！」醫生沉聲表示。

「什麼？」隊長的聲音粗糙無比，這一仗打得太窩囊了。他不甘心不服氣！

「我們需要時間。」

「醫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發現，部份受毒較輕的失明村人，假如經過良好調理，恢復健康的機會很大！」醫生充滿希望的表示。

「真的？」隊長的眼光在閃亮。

「隊長，附近有什麼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

「附近倒沒有，稍遠的地方有個叫比波羅的星球，四季如春，是養病的理想樂園。」

「好，我們去比波羅！」醫生起立。

於是，隊長霍曼發出命令，隊員們帶領村人，大伙登上太空船，一刻鐘後，太空船昇空，直飛比波羅星球！

六腿怪獸兇猛聰明

比波羅星球上，遍地綠野，觸目心喜，看來，它是一處理想的人類居所！

表面上是如此的！

不久，探險隊員發現——

比波羅星球上有一種十分十分强壯兇猛的異獸！牠貌似虎豹，有六條腿，體型大如野牛，百獸臣服，牠是比波羅星球上的霸王！

隊長霍曼毫不畏懼，想，人為萬物之靈，一般野獸豈是人類敵手！

誰知，這種六腿異獸不但強壯，而且，牠的智慧比美人類，探險隊又遭遇空前強敵！

牠，大名皇冠，是比波羅星球上的百獸之王！

皇冠雄踞一座山丘之頂，牠十分機警，聞嗅著微風，探測—四周存在的危險和食物！巨大的健軀內，飢餓在燃燒。但今天的氣氛異常，還有飢餓以外的事物在困擾於牠！

牠張開血盆巨口，發出如雷吼聲，吐露滿腔怒火，天地震撼，谷國林木顫抖不已。牠瞥見山腳下，林中，一條模樣獰惡的飛蛇在吞吐舌信，然後，竄行長草之間，飛身上樹，消失葉影綠蔭裡。

當皇冠咆哮時，百獸逃亡！

牠起身，伸懶腰，六隻腳上的利爪深入泥中！牠明白，山下一片密林內，遍地食物。山頂是樂土，牠未來的世界！這裡為牠休息和享受美味的地方。

牠在山頂時，其他的大小動物皆遠避一空。牠下山後，只有黑鷹膽敢偶而來此一遊，黑鷹是皇冠的朋友，鈎形鐵嘴可以啄碎骨骼，而鋼爪伸縮之間，羔羊性命難保！

皇冠威武如霸王，邁腿下山。牠體重四噸，肩高如一株幼刺，勁道十足，疾行時像一片烏雲悄悄穿行山野，牠，裝備著刃首般利齒，爪似波斯彎刀，奴役萬獸，是宇宙孕育的最兇殘可怖的異獸之一！

林間與山頂的開曠草地相比，綠色顯得一片陰暗。皇冠的嗅覺靈敏，經由清風，牠聞到一堆美味的香甜氣息！其中，羚羊的蹤影逗牠瘋狂！

牠潛行迫進羚羊們，一路上，欣賞著自己的影子，氣壯山河。

牠，化身一條毒蛇，鋼爪收入腳墊之內，寂靜無聲地掩向獵物。牠滑過矮樹叢，巨軀磨擦花木，發出可怕的殺戮咒語，一群羚羊在前面小溪邊飲水。

皇冠佔據上風之處，機伶如羚羊也聞嗅不出牠的氣息，不知獸國撒旦正向牠們伸出魔爪！

「好極了！」皇冠在心中自言自語，飢餓驅使牠前進。

皇冠足踏林地上蓋覆的厚實腐葉枯木，正可聽到不遠處的小

溪之汩汩流水響聲。趴伏在地上，緩慢地爬行。然後，巨軀完全靜止不動。

六頭羚羊站立於溪邊，牠們的身形角影倒映水面之上，四頭羚羊在低首飲水，兩頭羚羊眼觀四方耳聽八面，負責安全警戒工作。

牠壓仰住歡呼的吼聲，渾身的肌肉動員，準備飛撲！牠，看到羚羊換班了，最接近自己的一頭羚羊低下頭，開始飲水……

皇冠長身而起，躍出樹林，一片死亡的烏雲飛向最接近牠的飲水羚羊！牠一聲厲吼，羚羊們聞聲震驚，一剎那，牠們的軀體僵硬了！

然後，六頭羚羊向六個方向拔腿飛奔而逃！

皇冠的心目中獵物也跳起來，牠跟入溪水之內。溪水雖淺，流水頗急湍，這頭羚羊的四足在激流中滑溜，搖擺不穩，皇冠—需要的就是羚羊的這一點點遲緩和時間！

皇冠的六隻腳觸地，旋即再次飛撲，鋼爪落到羚羊的身上！兩隻前爪撕裂羚羊的頸項，中間和後面的四隻鋼爪緊攫羚羊的肉身，花啦啦水聲，牠們一同摔入溪水之中！

皇冠大步踏上溪岸，兩隻前爪抓牢食物，另外四隻腳行走。芬芳的鹿肉充塞空氣之中，皇冠仰首，發出勝利的歡呼，吼聲震撼整座林區！

皇冠登上山頂，享用美味。

然後，小睡片刻，牠下山，去一片花木扶疏的平野，探望嬌妻和子女。皇冠擁有兩名伴侶，牠們是霹靂和蛋糕，子女年幼，尚未命名。

一　猩猩下毒　貓猴叛變

醫生在為村人療治眼疾毒傷，隊長傑夫霍曼率領一隊武裝人員去探險，他計劃剪除這種異獸！

一路上，鳥語花香，隊員們心情開朗，隊員想：比波羅星球是樂土，只要再消滅這種異獸，就美上加好了！」

不幸，皇冠早已知曉人類的敵意，牠也在嚴陣以待！

霍曼率領隊員們，排成肩形，向皇冠藏身的山頭攀登而上。

突然，一條丈許飛蛇由樹上撲下來，牠像網人索，將一名武裝隊員團團圍繞！隊員皆載鋼製

防毒面罩，渾身包裹在堅固嚴密的金屬衣甲內，刀槍不入，百毒難侵！

可是，飛蛇纏體，縛手縛腳的隊員變成木頭人，手腳失去自由，隊員驚懼之下，開火！〃砰〃聲槍響，飛蛇中彈，奈何，毒蛇未死，隊員却如一段木頭，由半山翻滾而來，一路碰撞，抵達山腳時，隊員已昏死過去！

失去知覺的隊員，只有任獸宰割了！

居中策應的隊長看得眼紅不已！

突然，一尾黑鷹由天而降！疾伸鋼爪，牠攫牢隊員的槍枝，雙翼拍動，人鷹昇空！隊員開火，子彈射向藍空，黑鷹毫髮無傷！

隊長發揮神射功夫，一彈擊碎黑鷹的腦袋！牠哀鳴聲中，人鷹一齊墜落！隊員跌得半死，兩敗俱傷！

還有，一隻藏身樹叢中的猿猴扔出飛索，套牢一名隊員的頸部！猿猴縱跳如飛而奔，隊員慘遭活活拖拉勒殺！

隊長霍曼親見悲劇，却救援無力，心中長嘆！

最後，隊員們登上山頂，却不見皇冠的踪影！

「退兵！」隊長幾乎要怒吼了！

隊長救起受傷隊員，退却之中，他們聽聞皇冠的震天勝利歡呼，及百獸的交響樂般應和吼叫聲……

霍曼感觸萬千，自言自語，「這種異獸—眞是萬獸之王！牠可以役使群獸，還知道教導牠們發揮特長威能，重創人類！唉，過去，我是低估了牠啦！」

隊長神色凝重地返回村落，醫生明白內情後，勸慰道：

「暫時不理會這種異獸，任他佔山爲王。等大伙恢復健康後，才共議消滅異獸之事。」

「唉，目前—也只有採取守勢了！」隊長如此表示！

皇冠却另有盤算，過去，在比波羅星球上，皇冠沒有自然的敵人，牠威猛絕倫，百獸降服，如今，來了人類，令牠驚懼憤怒不已！

百鳥是皇冠的耳目，牠經由鳥兒的相告，知道村落內，大部份人們爲盲人病患，只有少數明眼的武裝人員，皇冠當機立斷，決定把握良機，一舉消滅人類！

皇冠告訴自己：「人類顯然來此養病，哼，等他們個個如生龍活虎之時，定會出動大軍，擺平我們！

「我要利用人類居下風的時勢，主動攻擊，除去强敵！」

皇冠十分聰明，並不親身近敵，牠知道自己是人們的注目焦點。皇冠計劃派遣看不見的殺手，將村落鬧得天翻地覆！

三日無事。突然，村內爆發奇案，五名醫院內快要復明的病號一夕之間死亡！

隊長聞訊，趕到醫生辦公室，詢問：「他們是如何喪命的？」

「食物中毒而亡！」醫生如此回答。

「食物本身有毒？或是有人下毒？」隊長追問醫生。

「我們使用的爲携自家鄉的

武裝的隊員們對著野獸開火。

濃縮營養食物，絕對安全。」醫生說道：「而且，他們為死於無名之毒，換言之，人類還不知道這種奇毒呢？」

「我判斷毒物來自外邊，有人下毒，害死我們的同胞！」

「不可思議！」隊長聞言彈跳起來，叫道：「我曾駕機巡視方圓百哩地方，此地除了獸類和我們，根本沒有別的人類……」

「唉……」兩人一起發出沉重的嘆息聲，迷惑恐懼不已！

半晌，隊長表示：「目前，我們只有日夜加班巡邏，確保村民的安全了！」

隊長離去，醫生一人苦思良久，也找不到半點人們中毒的答案。

次晚，發生意外，一名值班的武裝隊員在街道上巡邏，瞥見一團黑影。

「誰？」隊員叫道。想，現在根本不可能有人出門散步。

黑影拔腿飛奔，隊員向天鳴槍，高聲喝止！對方不理會，隊員開火，他射殺一隻黑猩猩！隊長和醫生聞警起身，他們將黑猩猩抱回實驗室，醫生加以檢查，發現黑猩猩的手掌內沾染一種灰色粉末。

「人們就是死於這種奇毒！」醫生化驗後宣佈。

「黑猩猩潛入村內—下毒！」隊長的臉色變為灰色。

兩人不語，他們紛紛轉作相同的念頭：「異獸指使黑猩猩，牠乘黑混入村落，使用本地的奇毒，謀斃外來的人們……」

「可恨！」醫生忍不住咒罵起來。

「總算發現眞相，」隊長苦笑：「今後，我們將加强警戒的安全工作。」

兩人又一番商議後，分頭辦事去了。

以毒攻毒 克奏全功

植物系學生喬瑟娜成為醫生的重要助手，這天上午，她進入實驗室，裡面，醫生養有幾頭供太空實驗之用的猴子和兔、鼠等動物。

喬瑟娜餵好兔、鼠後，步向關猴子的鐵籠……，突然，她感覺小腿一陣奇痛，低首，發現村人畜養的一頭黑貓在向她展開襲擊，牠連抓帶咬，喬瑟娜的小腿開花，鮮血迸流！

「黑咪，你瘋啦！」她驚叫

痛呼不已，用力踢出一腳……

「哎喲……」她又一次哀號。

鐵籠內的猴子也瘋了，牠的一雙長臂伸出鐵絲網，扼緊籠邊的她的頸部！

「你……」她轉臉向牠，看見牠的雙眼轉為赤紅，裡面迸射出兇光和仇恨的怒火！

猴子發狂，力氣奇大，一會兒功夫，喬瑟娜暈過去！猴子摸走她腰間皮帶上的一串鑰匙，打開鐵籠之鎖，恢復自由。這個猴子也釋放了另外兩個猴子。

三個猴子衝向實驗室內的倉庫，搶走數罐毒藥，匆匆離去！

牠們並沒有理會昏倒地上的喬瑟娜，大概另有重要任務吧！三個猴子摸去水庫，將劇毒藥粉通通投入飲水之中，然後，牠們逃之夭夭！

醫生進入實驗室時，發現喬瑟娜昏倒在地。他一邊救人，同時電話通知隊長。

隊長霍曼趕來，醫生向他報告女助手被瘋貓瘋猴襲擊之事。

「我明白了！」隊長說道：「我們的對頭異獸派遣黑猩猩混入村內，一邊去廚房下毒，同時和貓兒及猴子聯絡，傳達異獸的密令，鼓動牠們叛變……」

一片沉默。

「嘿，」隊長苦笑：「猴子們大概對人類以牠們作太空實驗之事已經懷恨在心，經過同類的唆使，當然一拍即合，共同大鬧人類村了……」

「我想—假如異獸眞的派遣黑猩猩進入村落，那牠的密令將不會是襲擊女助手，逃走那般簡單了！牠們還有大陰謀！」

一言驚醒隊長，他跳起來：「下毒！牠們想謀殺全村的人！」

醫生起身，表示：「隊長，我們去附近搜索一下。」

他們進入倉庫，發現少了數罐毒藥。

醫生道：「我們分頭工作，隊長，你負責檢視各處廚房，我去水庫一看！」

兩人立即展開行動。廚房內沒問題，水庫中却含有劇毒，它們足夠毒殺三個村落的人類！

隊長指示手下，另建新水庫，他又將醫生拉往一邊，道：

「看來—牠一天不除，我們日夜難安！」

「隊長，我們一同駕機昇空，去探測一番牠的巢穴附近形勢

。」

直昇機抵達目的地，半空中，隊長指點：「牠居住於山頂，牠的家人則以山脚附近一片平野爲活動地盤……」

醫生的眼光搜索四方，半晌，他笑道：「我們循四周的大小河流溪水繞一圈。」

隊長依言行事，一圈下來，醫生道：「這座山和附近的平野是牠們生活的地盤，四周圍繞淌流著大小河溪。」

「你看，只有這塊地段爲土地，使用現代器材，一天之內，便可挖掘一條人工水道。」

「於是，大小河流、溪水和人工水道速結一氣，將牠們的生活空間密密封死！」

「醫生—你想使用這些河道困死牠們……」隊長深感迷惑，突然，他的心頭靈智閃亮！

「哈，我明白了。」隊長笑道：「醫生，你想—以毒攻毒！利用食人草和牠們火拼，然後，以水道困死食人草！」

「我正有此意…」醫生笑了：「如何？」

「妙計。」隊長拍手叫好。

×　×　×

太空船昇空，離開比波羅星球。

這是隊長霍曼的計謀，他希望異獸眼見外來的人類撤退，好警戒之心一鬆！

太空船直飛泰華星球。

「隊長，我研究過食人草，發現它們也有雌雄之分！」醫生告訴隊長：「這一次，我們活捉的對象爲雄性食人草！如此，就不必擔心它們的種子漫天飛舞，到處繁殖生長爲禍了！」

「是的。」隊長興奮地回答。

太空船降落泰華星球。隊長率領手下，悄悄地設下陷阱，活捉了一批食人草。他們除去雌性食人草，將雄性食人草運回比波羅星球。

直昇機出動，隊長僞裝攻擊山頂和平野，故意趁異獸們外出獵食時，低空投落大批食人草。它們迅速地混雜到林木和花草之間，消失踪跡！

綠色的食人草藏身叢林之內，一點也不引人注目！皇冠和伴侶孩子們更是昂首闊步，對這些草木植物視若無睹！

林中出現獸類死屍，皇冠也認爲這是弱肉强食世界裡的自然現象，一笑置之！

直到—有一天，牠下山覓食，突然—感覺雙眼和鼻部軟肉奇痛鑽心，驚跳而起，厲吼不已，正是頭昏眼花，一番掙扎，揮身酥軟，最後，躺到地上，死作糊塗鬼了！

牠的伴侶和子女們也在莫名其妙偸襲下，化作食人草的美味食物了！

隊長守候暗處，聽聞異獸的垂死厲吼聲，知道妙計得逞！

隊長率領人手，使用器材，迅速挖掘一條人工水道，聯合附近大小河溪，將這一片山丘和原野〃封閉〃！

皇冠暴斃後，牠的〃爪牙〃紛作鳥獸散！林中，獸草互相殘鬥不已，食人草也死傷泰半，加上陷身〃水牢〃內，它們一天一天步上滅絕的境地！

異獸除去，村落又恢復生氣。

醫生笑語隊長，道：「跑了兩個星球，我們總算找到一片樂土。」



人獸之爭，勝負難料。

盜魂記

你想做個科幻小說作家嗎？只要你會電腦及操作，就能產生出奇不意的效果。

佩文　譯

嗶嗶！又是那要死的電話。我擱下了正在看的故事。

「這兒是『科幻小說社』。我是麥特・梅森。」

「麥特！你這位唯一獲得科幻雨果獎的編輯好嗎？」

大螢幕上映出了鍾・史克蘭的面孔。他是去年竄出名號，頗受人歡迎的科幻小說作家之一。他的作風非常古怪，他寫的故事有時候精采無比，有時候又糟糕透頂。他是個時常需要我編輯上的直覺幫忙的一位作家。

「鍾，我很抱歉，不得不退掉你寫的最後一篇故事。我剛剛買了雷・巴非德所寫的稿子，內容與你寄給我的十分相近。」

他微笑著。「麥特，我打電話不是因爲這件事。我很想約你吃晚飯。可能的話就今夜好了。我到此刻已將從紐約到費城的科幻作家都請了，我才想起來從來沒有請過你。」

我是個喜歡被邀請、來者不拒的典型，所以才會發生這種事。鍾富得可以媲美王侯，一半是得自他的父母，一半是由於他與艾曼達・魯卡斯離婚而有所獲。他還由魯卡斯有限公司得到一筆很大的不需競爭的鉅款，條件是他不插手具有知覺的電腦業。表面上他好像無事可做，只是在大螢幕上追踪他的投資情形以及試寫科幻小說。還有，請科幻小說職業名家吃大餐。

我說，「我沒什麼計劃。告訴我我什麼時候到黑洞餐廳？要不要帶什麼東西？」我第二個問題當然是隨意客套一下。

「只要把頂管用的編輯腦袋帶來就行了。我想知道你對某些我寫的故事有何反應。我住在你南邊的普林西頓。你有我的住址嗎？」

他的地址與住家接受機頻率常常在螢幕下端出現。我按了一下記錄鈕。

我說，「如果交通正常，我大約在廿分鐘內就可以趕到。」

「那麼六點鐘見。」鍾那個像蘇聯人的形象從大螢幕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科幻故事。

我繼續看螢幕上的軟性故事檔案，同時我的天驃車在北澤西下班的擁擠車陣中穿來閃去。一個故事講的是高能加速器，另外一個故事談的是變性疫苗。構想

都不錯，但對話平庸、人物呆板。我在北美及歐洲擁有兩百萬讀者，而我每天或許可接到一百篇電傳的手稿。我退掉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稿件以及百分之九十九的軟性故事檔案。如果我不能維持一份高品質的雜誌，我的讀者大概會在大螢幕上玩電動玩具遊戲，而我恐怕要重作馮婦，去教高中生物化學去了。」

我的天驛車開始下坡進入鍾的車道。鍾的房子建立在普林西頓神學修道院的舊地上，那修道院幾年前搬走了。我的車子走捷徑大約走一哩才到主宅。

鍾在門口向我打招呼。

我開門見山說道：「讓我們開始進餐吧。」

他向我微微一笑，說：「廚房機器人正在準備晚餐。讓我帶你看一看房子好了。」

對這舊修道院而言，這個地方可說相當豪奢。客廳掛著鍾的婚姻陳跡——「星際大戰」電影中的道具。媒體房的牆上及天花板上全是高解相度的大螢幕。主臥房中掛著兩個一模一樣的電動玩具頭盔，帶有二百七十度螢幕電眼插座的泡沫乳膠頭帶，可以播出電腦產生的立體透視形像。這些形像再經過腦子而產生立體遠景，令人無法辨其眞僞。眞是所費不貲，怪不得艾曼達捨他而去。地下室則是我所見過的最具規模的電腦中心。

鍾炫耀著，說這些東西差不多能具有知覺，並且說「只要我將成果賣給艾曼達，我就可以繼續發展。」

如果大螢幕的展示有何意義的話，這個玩意可以說有充份的認知力。一個極像電玩頭盔的東西，藉著一條粗的光纖纜線，與電腦連結了起來。

「你在那下面玩遊戲嗎？」

他又是笑笑。「沒有。那是具改良的NMR腦部掃瞄器。這個構想是要使使用者的腦與電腦產生直接的連接。我要是再告訴你多一點，就會違反不許透露的協定。不過你可以想像得到，人腦與能有知覺的電腦掛鈎，會有多少的潛在用途。不論怎麼說，晚餐大概已經準備好了。」

我吃完了甜點。鍾盯著我，我速讀著他寫的一篇故事。

「寫得不賴，不過又來了，你在設法抄襲雷巴非德的風格。你爲什麼不逕自寫像你本人的作品呢？」

他扯扯鼻子，摸摸鬍子。「巴非德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他上星期與我一道進晚餐。我猜想我是太容易受人影響。」

我聳聳肩，再看另一個故事，它簡直糟透了。由他注視的緊張勁兒看來，我想到了他若是想在寫作上依照他自己的風格，結果就是這樣。然後我想到了我向他所買的和我退掉的所有故事，都使我憶起其他的一些科幻作家，他的一些故事都是這種德行。

「你對於用自我風格寫作缺乏安全感。這需要花時間予以克服。你基本上是位好作家，你僅是缺乏自信，」我說這些話，安慰著他。

他好像沒有聽到我的話，離開了飯桌，爲我們各人去斟了一大杯飲料來。他飲了一口，再度凝視著我。最後，他開始說：「麥特，你可能認爲這很奇怪，可是我一生都在想做科幻小說作家。我的父母屬於人類潛能運動。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嗯，那是九〇年代想要培養超級天才的一群人。」

「而他們大都做到了。我是個榮經證明的合格天才。我在地下室建了一座電腦，它幾乎像我一樣的聰明。不過在情感上，我是個複製的蒙古人。如果不是因爲服用反沮喪膠囊，我早就自殺了。如果不是因爲反侵略膠囊，譬如說，我會殺了你，特別是因爲你退還我上次的故事。那是人類潛能運動背後的謬誤。」

他微笑著，又飲了一口飲料。「像我這樣的人類潛能小子，都受到每種已知的或可疑的處理，以增加他們腦下皮質的大小。例如，我的母親在懷孕期間繫了一條帶子，可以監聽我的胎兒活動。不論何時只要我任意遊到她子宮某些區域，帶子便發出響亮聲音，訓練我像金魚一樣，使我的腦子更加奮力工作。其他人類潛能小子被施予其他處理。如同我所說的，這些處理大部份都發生了作用——我非常聰明。不過人類潛能運動背後的謬誤是肢體系統會不可避免地補償腦下皮質的額外要求：超級智力要有個超超級的自我。相反地，腦部爲了補償大小增加了的皮質，而使得肢體系統變得更小。我有超人的腦下皮質，以及狐猴的肢體系統。」

他講到這裡，再度微笑，而

我開始在猜想他今天是否可能沒有吞服反侵略膠囊。一想到有個超級狐猴會跳過餐桌向我撲過來，我吃下去的甜點都沒法子消化了。

「麥特，科幻小說帶給我安慰。有了它，我可以逃避我的肢體系統的種種勞苦，讓我在不同的宇宙中神遊。我看了科幻小說中所寫的一切，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九三〇年的驚異故事雜誌；我甚至於竊看傳到你辦公室的資訊，所以我可以看你退還給別人的故事。不過光是看還嫌不夠。我想做個科幻作家。我想供應自己的快樂。讓人感到諷刺的事，既使我的腦部皮質高級異常，我却無法寫得出一篇可以賣得出去的故事！」

「可是，鍾，我買過你的一些故事。它們有的非常精采；你只需要潤飾一下你的風格。」

他又摸摸他的鬍子，安靜地說，「麥特，那可不是我的作風。我們現在到樓下去吧。」

我緊跟著他，幾乎碰翻了桌子。我突然有了一股迷迷糊糊的性衝動，想要受人命令驅使。

我掙扎著問：「你在我的飲料中放了什麼？」

他微笑著。「一種順從劑。如果我下令，你會高高興興地用舌頭清理我的厠所。不要再囉嗦，除非我叫你說。」

我們乘電梯，我站在他身後兩步之處，必恭必敬一道入地下室。他叫我在NMR腦部掃瞄器的正下方椅子上坐下，他一面忙著弄電腦。在給予一連串的口頭指示之後，他摸主螢幕板上的控制鈕，並將NMR頭盔戴在我的頭上。

「麥特，正視你面前的牆。電腦要在幾分鐘才能認識你視覺皮質中的同極景像。然後，我們就會與你中央神經系統掛鈎，接著就開始產生樂趣。無疑地你有事要問我？」

「只有一件事：對我會發生什麼事？」

他哈哈大笑，笑了又笑。「我與艾曼達對許多事物意見相左，其中之一就是如何使有知覺的電腦有自知之明。她希望逐步將它完成，就像嬰兒長大成人一樣。我堅持如果一個成人的「心魂」可以輸入這個機器，使它幾乎馬上產生自知之明，這樣做更有效率。我對了，她錯了：魯卡斯有限公司依然無法建造能有知覺

的電腦，而我的電腦已經操作差不多一年了。」

一年？那就是鍾一直寫科幻小說的時間。

「而你所用的成人都是科幻小說作家。」

鍾帶著嘲弄讚賞的語氣說，「一個擁有狐猴腦下皮質的人也不賴。在我正常聰明時，我體會到我不僅可以創造一個有自知之明的電腦，而且是個可以寫科幻小說的電腦。甚至於比竊看傳到你辦公室的資訊還要好。在我的系統之中，我有三十多個東海岸科幻作家的人格，其中巴非德是我最新弄到的。我想到我不但可以看我所俘虜作家所生產的故事，我還可以售賣它們。奇貨可居——我已經賣了一個供片商拍電影；而且令人滿意——我終於成了科幻小說作家！」

「你百無一是，只是個神經不正常的剽竊者。你像其他壞蛋一樣，終必會落入法網。」

他對著我皮笑肉不笑，摸螢幕上另一個鈕。

「嗤！對你未來的雇主講這種話。麥特，所有的科幻小說都是新瓶裝舊酒。我只不過是在用更進步的科技做同樣的事罷了。你現在要進入這個系統，因爲我需要一位編輯。我要你將那三十多位作家變成個文學專稿供應社，用同樣可以認識的聲音寫作。當然，是我的聲音。你還要與我一同爲我個人的故事工作。若是一個有我這種智力的人在你這種優秀人才的調教之下，不能學會撰寫可以看得過去的故事，我會覺得那才是怪事。」

電腦上的螢幕展示，開始映出地下室遠處一端的牆壁，我看得一清二楚。當我看螢幕展示時，它開始閃閃現現。

「這是回饋，」鍾解釋道。「不要那樣做。」我立刻避開了凝視的目光。

「傳送現在正在進行。現在，我要你入睡。我們等你醒過來再談。」

×　×　×

嗶嗶！我醒了過來，發現自己身在辦公室中。那鬼電話又在響個不停。我按下答話鈕，僅在螢幕上看到鍾的面孔正凝視著我。

「由你的觀點看，早安，」他微笑著。「由我的觀點看，實際上我花了幾個星期的功夫，才從含有你『心魂』的程式中弄掉



鍾・史克蘭把麥特的思想輸入電腦。

缺點。我希望你喜歡你辦公室及你身體的模擬品。」

「你把我真的身體怎樣處置了？」我問道。

「麥特・梅森次日離開我的家，有點兒酒醉，不過能夠有將心智轉移到電腦去的經驗，也算不上有什麼不好。不消說的，他全部記得的只是他享受了一頓愉快的晚餐。」

我曾看過太多的科幻小說以了解他的一般傾向。

「你的意思是說，我是個副本。」

鍾對這句話皺了眉頭。

「或者他是個副本。那是個電腦在什麼時候與你知覺線路的工作情形搭上線，開始轉移的問題。幾個百萬分之一秒這樣或那樣，就會使情況大不相同。我猜完全是隨機作用。在任何一種情形下，因為你的舊腦完整，你的人格便重新創造它本身。以哲學觀點來看，我只不過是個綁票的人。」

「主人，你有何吩咐？」我快快地問。

「麥特，這才是主僕應對之道。我很高興你的肢體程式原封不動地轉移了，由於你問，我需要一個新故事，馬上辦。應當有巴非德的副本，你可以用我的聲音撰寫。你的另一個自己也可以退回我寫的另一個故事。你應當對你所喜歡的既熟悉又親切，所以請將文章修飾一下。還有好消息。蕭娜・麥卡錫已接受我晚餐的邀請。系統中有兩個編輯，我可以開始寫我的小說了！」

螢幕關掉了。唉，一想到要同科幻小說中八歲大的暴君共度永世，使我想割我那模擬而成的手腕。毫無疑問，生命成了電腦程式時會過得很艱苦。我可能申請另外的工作，譬如說，拼字查核員，或是做一個資料檔案管理系統，唉！

一、

上浜楢江任職於川橋精密機械公司銷售課。是全公司女職員當中年齡最大的。依然獨身的她，身邊小有積蓄。經常偷偷的放高利貸給同事們。

上浜楢江在大戰即將結束之前，進入該公司。那時候她剛從舊制女中畢業，由於當時男丁缺乏，許多公司只好大量採用女性職員。

但是，兩、三年之後，戰爭期間被徵召的男職員紛紛復職，楢江的公司也開始裁減女職員。

楢江和其他兩名女職員，在裁員風暴中幸運的被留下來，因為她們都是打字員。

戰後各公司紛紛發起所謂的民主運動，男職員與女職員的薪資不再有差別待遇。爾後，每逢加薪，她們三人的調薪幅度亦和男職員並駕齊驅。

一九五〇年開始，川橋公司明文規定了男職員與新進女職員待遇之差別，但三名老資格女職員除外，她們實在非常幸運。

從十八歲進入公司那年，到一九五〇年二十三歲之前的這段時期，正值上浜楢江的青春年華，她的氣色顯得份外明朗。

上浜楢江是三名資深女職員當中，身材最好但長得最醜的一個。鈍拙的單眼皮、獅子鼻、血盆大口，真是醜的組合。但是，雙十年華之時的楢江，皮膚白裏透紅，泛映著清澈的玫瑰色。俗話說：「一白遮三醜」，漂亮的皮膚暫時掩飾了五官的缺點。

她的聲音沙啞，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話，還以為是個老太婆呢！

很不幸的，楢江的兩名同事光子和英子，偏偏都是美人。光子纖細的臉龐，配上大大的眼睛、櫻桃小口，給人清新可愛的感覺。英子體態豐盈，五官艷麗，富有現代美。

當時，一些年輕的男職員常常乘隙跑去和三位打字小姐搭訕。因為她們三人的打字間自成一個區域，和辦公室隔著一堵屏風。

當然男同事們注目的焦點定是光子和英子囉！不過，既然楢江在場，也不得不敷衍她幾句，可是男同事們總是為了一句讚美她的話絞盡腦汁呢！

上浜楢江有時候也學光子、英子，對男同事甜言蜜語。一雙鈍拙的眼睛瞪大到極限，竭盡所能的表現出嬌態。

年輕的男同事不時的出入打字間，花邊新聞自然頻頻傳出，不過女主角僅限於光子和英子，上浜楢江總是被冷落。

到了二十三、四歲，她那光滑的皮膚也隨著歲月的增長，開始失去了光潤，鈍拙的單眼皮、獅子鼻、厚厚的嘴唇……，所有的缺點也跟著無情的暴露出來。

年輕的男同事也並不是沒讚美過她，只是每回都是在讚美其他兩名女同事之餘，順便對她說句好聽的話。久而久之，男同事竟覺得辭窮了，他們不知用什麼話來讚美她，如果說她可愛或美麗，那是違心之論，只好每次都誇讚她那微胖豐滿的身材。

上浜楢江家有老母，及一個哥哥；她的哥哥在某家公司上班，收入遙遙落後於妹妹，一家生計主要依靠楢江維持。

容貌醜陋的楢江，也有人來說媒哦！就在她最美麗的那段時期，曾經相過五、六次親，只可惜每次都被對方婉拒了。

她的朋友大都已有要好的戀人。但是，誰也不肯替她介紹男朋友，漸漸的她對愛情灰了心。從那時候開始，她再也不聽男同事們那施捨的讚美了，她只是拼命的工作。

她對婚姻絕望，是在二十八、九歲的時候，但是，當時還有不少人來說媒，大都是要她嫁人當繼室的。

當然她受不了這種侮辱，拒絕了二、三次，也就再無問津者。從此以後，她更相信金錢的價值。

光子在二十三歲的時候結了婚。對方是全公司公認的美男子，其實也是上浜楢江暗戀已久的男同事。

他那高大的身材，不亞於洋人的深邃眸子、挺直的鼻樑，散發著一股現代美的魅力，風度翩翩，談吐大方。他和光子在交往一年之後結婚。

但是，當年的美男子，十五年後的今天，那張曾經充滿現代美的臉龐，已被歲月摧殘的削瘦可憐。

曾經翩翩的風度，也已被不得志的境遇，折磨的遲鈍笨拙了。當年氣宇不凡的年輕人，如今卻成

了神情落寞的中年男子。

「已嫁爲人妻的光子，有時候也會到公司來，但是，她絕不進到公司裏面，總是躲在後門和丈夫碰面，而且僅限於每個月發薪的日子。

光子那豐潤的臉頰已不在，只是眼睛變大了，大的有些異常。

「他只知道喝酒，薪水常不拿回家呢！」

每次光子碰到檜江的時候，總要抱怨丈夫幾句。

「還是不結婚的好。我倒很羨慕妳喲！」

光子說這句話絕非奉承。她的丈夫由於事業不得志，變的自暴自棄，天天借酒澆愁。看起來似乎才智不凡的他，混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平凡的小職員。

一向講究打扮的光子，現在每次見到她，總是穿同一套衣服，即使偶而改變一下服裝，也都是一些退了時的款式。

「上浜！」

有時候，她壓抑了羞恥心，向上浜央求。

「請你借我一點錢好嗎？這個月，我們的錢恐怕不夠用……。」

這個時候，上浜檜江不禁懷著多年來報復的心理，立刻在光子的面前打開錢包，露出幾張重疊的五千圓大鈔。

光子不經意的窺視著錢包裏面說。

「眞羨慕你！有了這些錢，要什麼就買什麼，還是獨身的好呀！」

還是獨身的好呀！這句話裏蘊含了光子的感慨與反感。

「如果你還獨身就好了……」

上浜檜江得意洋洋的說。

「是呀！我也這麼想。可是太晚了！」

經過刻意化粧的光子臉上，仍然掩飾不了那深深的小皺紋，額頭上微微浮現如雀斑似的汚點。

二、

英子也在二十四歲的時候，辭去工作步入結婚禮堂。她的五官姣好，個性奔放開朗，結婚之前，曾經和兩、三位年輕的男同事傳出戀情，可是，她結婚了，新郎却不是他們其中的一個，而是別家公司的某建築工程師。

上浜檜江曾經和英子的先生見過兩、三次面。他有一張溫和的臉龐，以及纖瘦的身材。記得第一次經由英子介紹認識的時候，上浜檜江還不禁赧然呢！

五年後，英子的丈夫不幸早逝，留下英子帶著幼子投奔娘家。據同事們流傳說，她目前淪落在新宿某小酒吧當女侍應生，模樣落魄可憐。

眼看著光子和英子不幸的婚姻，上浜檜江更迷信貯蓄金錢的價值了。她相信，只要有錢，任何的不幸都能在某種程度內加以防止。

這個時候的上浜檜江，已將打字員的席位讓予新進的年輕打字小姐，自己被調至銷售課庶務組，處理一些平常不太重要的瑣碎雜務。

但是，她的薪水和其他公司相較之下，還是算相當不錯的，一些新進的男同事，甚至非常羨慕檜江的高薪呢！因爲她是在戰前進入公司，所以，不受制於新規定的女性職員退休制度，可以和一般男職員一樣，待到五十五歲才退休。公司給予她這麼多優渥的待遇，難怪她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不辭去這份工作。

上浜檜江的工作信條是，拿多少錢做多少事，她也不想當什麼主任、課長的，只是盡自己的本份工作。

她小有積蓄的事，不知何時已傳遍公司。

光子也曾數度求助於她。

「哇！妳的項鍊好漂亮哦！」

每次光子總會刻意褒獎檜江幾句。雖然檜江總是故意穿的很樸素，但是，光子却注意到她身上配帶的金飾，儘管那並不是很搶眼的。曾經輕蔑檜江，對自己的美貌自視甚高的光子，如今竟也對檜江投以羨慕的眼光了。

「利息我已經扣了。」

每當上浜檜江借錢給光子時，總要先扣掉一成的利息。

那個時候，光子便泛起略帶輕愁的笑顏，低著頭漫步踱去。上浜檜江的心情却不由得開朗起來。平日節儉的她，當發現兄嫂開始覬覦她的金錢時，便毅然決然的搬出去獨居。

在屬於自己的小天地裏，她準備了全套豪華的

傢俱。對於吃，她是非常吝惜的，不過，在住的方面，却極盡奢華之能事。她認爲從雜亂的公司下班之後，置身於舒適的家中，是人生一大享受。所有的傢俱都是全新的，還閃爍發光呢！川橋精密機械公司任何高級主管的住所都不及她家豪華。雖然浴缸是木造的，可是，比起公司宿舍的公共浴室，這已經算是很奢侈的了，因爲這是屬於她自己專用的。

檜江頗有自知之明，從懂事以來，她從不顧影自憐，取而代之的，她喜歡自我陶醉於房間的各種擺設。更何況這次買傢俱的錢，幾乎都是放高利貸賺來的，檜江的心情愈發愉悅。

一個月扣一成利息的放款方式，其實是一位退休的老警衞敎她的。

「錢這玩意兒挺好玩的哦！上浜小姐。」老人說。

「妳看我們公司那些職員，個個西裝筆挺，氣派十足的來上班，其實啊！有很多人暗地裏向我借錢呢！平常他們對我不屑一顧，必要的時候，却對我拱手作揖必恭必敬的。眞好玩喲！」

老人露著泛黃的牙齒笑了。

「如果再晚幾年退休的話，我也可以多撈一筆。說眞的，借錢給同事的確比較安全，大家天天見面，對方不可能爲了一點錢丟了面子。」

老頭子怎會這麼關心檜江呢？或許是同情容貌醜陋的老小姐吧！或是他們都有儲蓄的相同嗜好呢？那就不得而知囉！

「不要什麼借據，只要對方在名片後面簽個字就行了。簡單的貸款方式，對借方是很有吸引力的哦！而且每當期限快到的時候，你會看到他們諂媚的眼光直瞟向妳哪！」

老頭子的話，檜江奉爲金科玉律。她的手提包裏，隨時都有一大疊名片，上至課長、主任，下至小職員，她把這些名片整理的有條不紊，就像做卡片一樣。

歲月催人老，隨著光陰的流逝，她的頭髮逐漸稀少，額頭因此顯得更寬廣了。眉毛稀薄了，眼角的魚紋，小鼻周圍的皺紋也更深了。

在工作上，她對男同事相當不親切。經驗告訴她，寧可讓同事罵她不通人情，也不能落的對公司

不忠的惡名。

例如，她的工作之一是，計算職員的出差費。每次她總是仔細的查核出差人員所提出的收據內容。憑經驗她立刻可以識破他們是否虛報。若有虛報事實，她便當場給人難堪。

不過，資格比她老的職員，大都已經當了公司的高級幹部，所以，恨她、怕她的，也只有新進人員。找年輕職員的渣兒、欺侮新人，是她在公司的生存之道。

三、

除了和檜江有借貸關係的人之外，誰也不與她來往。

但是，她不在乎，長久以來她已經習慣了。她總是假裝用心在記帳、打算盤，却偷偷的在竊聽同事們的悄悄話。

可是，她却懂得自得其樂，午休時間喜歡在自己桌上折紙、剪紙娃娃。或是看著雜誌上的漫畫放聲大笑，看到小孩子圖片，她會大叫一聲——好可愛哦！

可是，這並不表示漫畫有趣，或小孩子照片令她感動喔！也許她只是想藉著這些舉動，來顯示她的女人味而已！她每次笑的時候，根本沒有人附合，老是自言自語，莫名其妙的獨自呵呵大笑。

每當朋友戀愛、結婚、生產的時候，她總是持以冷笑的態度。

金錢是檜江唯一的依靠。結婚在她看來，無疑的是女人的墳場。她打算在公司待到五十五歲才退休，而她最終的希望是買一棟公寓。

據同事們傳說，檜江的母親去世時，她的兄嫂曾要她拿錢出來治喪，當時她的確負責了全部的喪葬費，但是，這些錢是算她借給哥哥的，還預扣一成利息呢！此後她便與兄嫂斷絕往來，只有發薪的日子才到哥哥公司去索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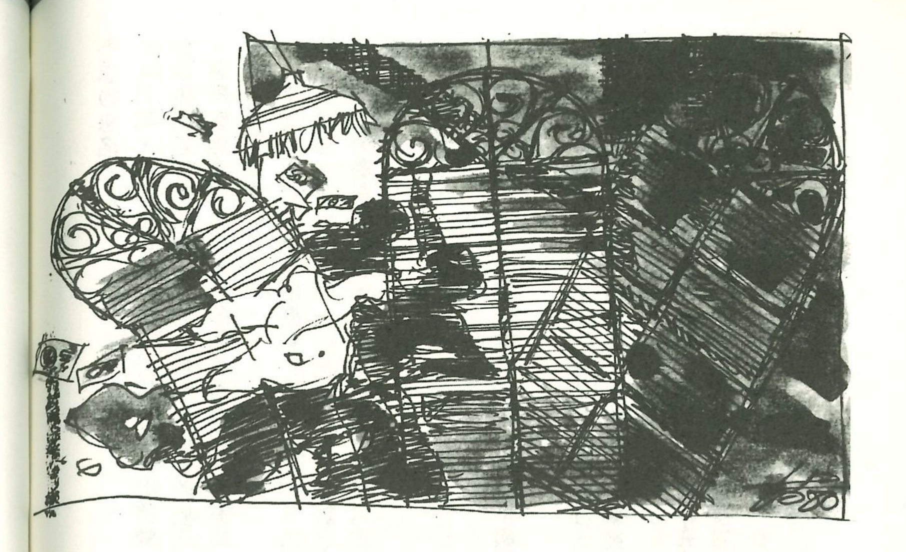
歲月不饒人，上浜已經三十四歲了。

「那老女人不知怎麼處理性的問題？」

男同事們常常暗地裏談論著檜江。

「我想她一定還是處女。」有人斷言。

「那當然囉！像那種女人，就是極其好色的男人，也會敬而遠之呢！」



「有沒有人想試試看啊？」每次談起檜江，總有人興緻盎然的問。

「說不定她還是個熱情、可愛的女人喲！至少她有錢啊！」

「只要她付錢，陪她睡一、兩晚也無妨呀！」

「不過，我想做起來不會很有興緻，只好把自己視爲男妓，閉著眼睛忍耐囉！」

「做完之後，最好還是趕快去換換口味吧！」

雖然男同事們經常這麼談著，不過，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人採取實際行動。這類的無聊話，自從她放高利貸以來，數年間一直沒有間斷。

背後揶揄檜江的這些人當中，定有一、兩個是向她借過錢的。而與她有金錢往來的，大都是其他部門的同事，當然同屬銷售課的同事顧慮總是較多。製造課、會計課、管理課等部門的同事，常常在走廊偏僻的角落叫住她。

每當她欲把錢交給對方的時候，大都選擇地下室的更衣室內。上班時間很少人會到這兒來，關上了門，誰也看不到這樁金錢交易。

但是，借方要是男的，孤男寡女關在密室，不禁引人遐思。正因爲她長得醜陋，反而增加了幾許眞實感。

四、

會計課的杉浦淳一，也是上浜檜江地下錢莊的經常往來戶。

杉浦淳二十五歲，是個愛說笑的男人，他因爲欠了酒店的債，走投無路之餘才向檜江貸款。

杉浦大都在三個月期限一到就還清債款，但往往馬上又再借。

杉浦的俏皮與滑稽，頗得酒店女侍的緣，與他有過一段情的女人更是不勝枚舉，而他最感自信的不外乎那張小白臉。

上浜檜江在他的眼裏看來，只不過是小角色，只要略施技巧，馬上就能得到手。

杉浦的借款愈積愈多，乾脆連利息也不付了。

爲了一筆勾銷債款，他設下圈套引誘上浜檜江入彀。

一天深夜，杉浦急促的敲著上浜檜江的房門。

檜江打開了門，杉浦表情赧然，一副滑稽的模樣走了進去。

「喂！喂！你要幹什麼？」她嚴厲的叱喝。

「還錢—還錢—」他揮動著雙手說。

「我沒忘記我還欠妳錢喲！今天小有收入，我就趕快送來還……呃！好難過，我可以休息一下嗎？」

來還錢只是他的藉口。不過，這麼一說，檜江就沒理由趕他走囉！

「錢趕快拿出來呀！待會兒讓鄰居看到了可不好，還了錢你快走吧！」

杉浦毫不在乎的脫下鞋子，往屋裏走去。看到了廚房裏的水龍頭，便打開以口就水。

「喂—髒死了！」她皺著眉頭。杉浦抬起了沾滿水珠的臉。

「好舒服哦！」他關掉水龍頭，狼狽的以袖口擦拭著臉上的水珠。

「你醉了，快付錢呀！」

「好—好—我馬上給……呃—好難過！」

杉浦搖搖晃晃的走進裏面一間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

房間裏的榻榻米上，已經舖好了被，只見這男人闖了進來，檜江慌忙的拿出一張雙折式的矮屏風，將被褥阻擋於男人的視線外。

「呃！已經準備睡覺啦？」他用那雙醉眼瞥了一下說。

檜江靜靜的佇立著，睥睨著似乎將要倒在榻榻米上的男人。

「我看你醉成這個樣子，趕快回家吧！錢明天再還也沒關係。」

不可思議的，此刻檜江對眼前的醉漢倒反而不厭惡了。自從她租了這間公寓以來，還沒有一個男性訪客來過呢！直到今天，杉浦酒後來訪，闖入她的閨房。檜江內心深處激起了微微的痙攣。

「好—好—我拿—我拿—我說過我是來還錢的嘛！」說著，杉浦的手插入口袋，似乎要掏錢包的樣子，但是，手一伸出來却是空空如也。雙手反而冷不防的圈住檜江的脖子。

「你！你想幹什麼？」

檜江掙扎著，杉浦却又強行把自己的臉貼近檜江的臉頰。酒臭味使她的鼻子嗆得慌。

「檜江！」杉浦聲調哽咽的說。

「我……很久以前就喜歡妳了……。」

他硬把檜江拉往墊被的方向。力氣之大，簡直不像個喝醉酒的人。

「你想幹什麼？放開我！」她仰著臉蠢動不已。天花板在眼前晃動。

檜江死命掙扎，全身抖動幾乎窒息。

杉浦抱緊了她，用脚踢倒屏風，將檜江的身體壓倒在床舖上。

五、

檜江和杉浦的曖昧關係，秘密的繼續了兩、三次。

公司裡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關係。杉浦一向自命爲美男子，誰也想像不到他竟會看上檜江。

「噢—妳還是處女呢！」

第一夜，巫山雲雨之後，杉浦發現新大陸似的叫了起來。

此後的兩、三次，杉浦更是食髓知味了。她的肉體有著酒吧女郎所沒有的年輕。蒼老的臉龐、鮮

嫩的肉體，好像來自不同的兩個人所拼湊而成的。

上浜檜江不再向杉浦索取債款。而且還頻頻的供給他金錢上的需求。

但是，她絕不相信，杉浦是眞心喜歡自己。她知道，總有一天，這個男人榨光了自己的錢財，便會逃之夭夭的。一開始檜江的心裡便有數，對於這場愛情遊戲的得失早已算清楚。

從杉浦那兒，她初嚐了性的愉悅。但是，她沒有忘記爲了這短暫的快樂，她所付出的代價。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人敢倒她的帳。她相信，總有一天會取回投資在杉浦身上的損失。

杉浦有個癖好，喜歡把自己和女人作愛的事，鉅細靡遺的描述給別人聽，甚至大大的吹噓一番。一方面是想激發聽者的羨慕，一方面却期待著別人的嘲笑。

可是，這一次和檜江的事，他却守口如瓶。因爲凡是他玩過的女人，多少有幾分姿色，要是讓人家知道他和醜陋的檜江也有一手，那豈不自砸招牌嗎？他絕不能因爲檜江，而使得一向的誇耀有了瑕疵。

每逢週末下午及星期天，杉浦定會上自由車競賽場去賭。

這個時候，杉浦總會向上浜檜江要錢。

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持續太久。並不是杉浦收斂了，而是杉浦的揮霍，早就不是上浜檜江的錢所能擺平的。

但是，杉浦外表看起來，絲毫沒有失意的落寞。他仍然談笑風生。

——那是某星期一早上。

公司會計課引起了一陣騷動。課長臉色鐵青的衝進董事長室。召開緊急會議之後，還請來了刑警。

因爲杉浦淳一捲走了金庫裡的八百萬圓現金逃遁了。他屬於出納組，要偷走金庫裡的現金並不難。

警方趕緊派人至杉浦的住處偵查，但據悉他在星期六早上出門之後，就沒有再回來過。髒亂的小房間裡，到處散置著報導自由車競賽的報紙。

選擇週末下手，是杉浦有計劃的犯罪。因爲隔天是星期日，可以有一天充裕的時間逃遁。於是警

方將偵查重點置於杉浦週六下午的行踪。

警方推斷，他在作案之後，當天傍晚卽離開東京，至週一早上，東窗事發之時，兇手早已逍遙遠方。

但是，事實上整個案情的關鍵時刻——星期六晚上，杉浦淳一曾到過上浜檜江的住處。

「嗨！」

當天晚上八時左右，他來到檜江家，一進門便以輕鬆的語調喊著。和平日一樣，他擅自脫下鞋子，手裡還提著一個裝的鼓鼓的旅行用皮箱。

「你，要上那兒去旅行嗎？」

上浜檜江站在榻榻米上。望著杉浦一手頂住牆，一手脫鞋的樣子。明天是星期日。

「嗯！待會兒再告訴妳！」

杉浦表情赧然，望了望檜江嗤嗤的笑。一股酒臭味飄散出來。

一坐上榻榻米。「水」他叫了起來。

檜江趕忙倒來一杯水，杉浦如飲美味似的一飲而空。帶來的皮箱不經意的丢在一旁。

「要上那兒出差？」

她在男人的身伴坐了下來，好奇的問。

「很遠嗎？」

「很遠，九州。」

「去很久嗎？」

「嗯，很久。」

杉浦有問必答。

窗簾深掩，從微微掀開的夾縫中，可望見昏暗的天空。

「搭幾點的火車？」

「隨便都可以呀！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走好了。明天是禮拜天嘛！」

「你是出差吔！這樣可以嗎？」

「沒關係啦！喂！我今天在這兒過夜好嗎？」

杉浦習慣性的瞟了檜江一眼。但是，眉宇間那微微的皺紋，却是平日所沒有的。眼神也變了，輕佻的目光，好似在窺視檜江的臉色一般。

「可是……，明天一大早你得趕快離開哦！讓鄰居瞧見了可不好呢！」

檜江應允說。

「有沒有啤酒？」

杉浦問。

「啊，你還要喝？」

「喝那麼一點，怎麼夠？妳家裡沒擺啤酒呀？」

「我又不喝酒。」

「好吧！那妳去幫我買好了！」

杉浦掏出錢包。這可眞是奇聞。因爲平常杉浦只會命令檜江，自己却一毛不拔。不！其實他拔不出來呀！

檜江揪了一下錢包裡面。隱約可見一大疊五千圓大鈔。

「哇，你發財了？該不會是出差費吧！可別胡亂花哦！」

「好了，別囉嗦。快去買吧！」

說著抽出一張五千圓鈔票。

檜江便到附近雜貨店，買來了三瓶啤酒。杉浦取下領帶，躺在榻榻米上。頭底下墊著那只皮箱，權充枕頭。

「哇，買回來了！」

杉浦突然躍起。

那只皮箱仍然不經意的丢在那兒。

「嗨！那箱子裡到底裝了些什麼東西？好像滿重的樣子。」

她望著皮箱疑惑的說。

「哦，裡面塞的滿滿的呢！」

「該不會你懶得洗衣服，裡面塞滿一堆內衣褲吧！」

「才不是內衣褲呢！喂！妳知道是什麼嗎？」

杉浦興緻高昂的把皮箱拉至手邊。

「不是內衣褲？那是什麼？」

「妳猜猜看嘛！」

「我猜不到。」

檜江已經注意到杉浦那異樣的眼神。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她開始意味到皮箱中的東西非比尋常。

六、

星期一過去了。杉浦淳一依然下落不明。

警方就杉浦週六晚上的行踪，進行搜查，但是，沒有人表示在當天夜晚見過他。搜索網甚至廣及

各火車站、計程車及巴士，仍然一無所獲。

全國各觀光飯店也難逃警方的嚴密搜索，但是，仍然毫無杉浦的足跡。

杉浦是個懂得玩樂的男人。他不可能拿了這一大筆錢之後，隱居山中或隱匿在都會的角落，過著樽節的生活。因此，有關單位亦針對這方面著手偵查，却也一籌莫展。

搜查工作持續了二、三個月之後，實情仍舊陷於膠著狀態，終於成了一樁懸案。

「現在，那小子不知躲在那兒享樂囉……！」

公司裡，有關杉浦的風風雨雨，一時還是不能平息。八百萬圓，對一般職員來說，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數目。就是幹了三十年，也只能拿到一百五十萬圓退休金呀！

上浜檜江一如往常，一早就到公司，她必須在男職員來之前，將辦公室裡的桌面擦拭乾淨。看來她還眞體貼呢！其實這是公司不成文的規定，每家公司的女職員大都得兼做一些雜務。

以前，老資格的上浜檜江，總是對這項規定感到憤憤不平，可是，最近倒非常樂意的在做著。臉上還經常泛著溫柔的笑意。

近來，檜江對年輕的同事，也不再板著一張晚娘面孔，給人難堪。也許是她想通了，被愛原比被恨要來的幸福多多呢！

檜江的個性有了顯著的變化，她更愛上了花木，頻頻的買進許多的盆景。

她買的可不是小盆景哦！儘是咖啡廳所擺飾的那種大盆景。爲了挑選這些盆景，她走遍了各大專售店。

棕櫚、芭蕉、椰子等亞熱帶植物，陸續的由各盆景店送來。當鄰居不惑的追問原因時，她總是笑著回答說：

「一整天待在公司，下班後，我想看看綠色植物呀！最近，每當我看到這些盆景時，就有說不出的愉悅。」

眞巧！就在杉浦淳一捲款潛逃之後，她才開始有了這種嗜好。各式大型的綠色盆景，充斥一整屋。

但是，她一向不善於交際。買了盆景之後，也從未邀人進屋共賞。她相信獨樂樂才能眞正品嚐個

中三味。

她還是照放高利貸。生活平淡却安和。

有一次，公寓的瓦斯管發生故障，居民齊向管理員抗議。

管理員於是隨同瓦斯公司專員，挨家挨戶道歉。管理員來到了上浜檜江家。

「眞是對不起，給您添麻煩。我們已經派人修理了。」管理員說。

「可是，有幾戶人家說，他們家熱水器的瓦斯管還是不太順暢，貴府是否也有這種情形？」

管理員和瓦斯公司專人，欲進屋查看。

「不！我家的瓦斯管情況很好，不必看了！」

兩個大男人吃了檜江的閉門羹。

——可是，近日來，檜江總是在公司的澡堂沐浴後再回家。當初她剛搬進公寓的時候，常向同事們吹噓說，一個人沐浴多舒服呢！如今是什麼原因，使她放棄了獨自沐浴的樂趣呢？這個時候，也就是她開始買盆景那段時期。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連串的改變與巧合。

當然有人知道，她在公司洗澡及買盆景的事，然而，却沒有人想到，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謀而合，甚至思及相對關係。更進而言之，更沒有人發覺，就在杉浦淳一行踪不明之後，檜江才開始有這些習慣的。

檜江所購入的盆景之多，已逾十來盆。她那狹隘的房間，恐怕早已成了熱帶植物林了。

此後，仍有不少盆景店打電話向她推銷。

「哇，已經夠了。」她一一回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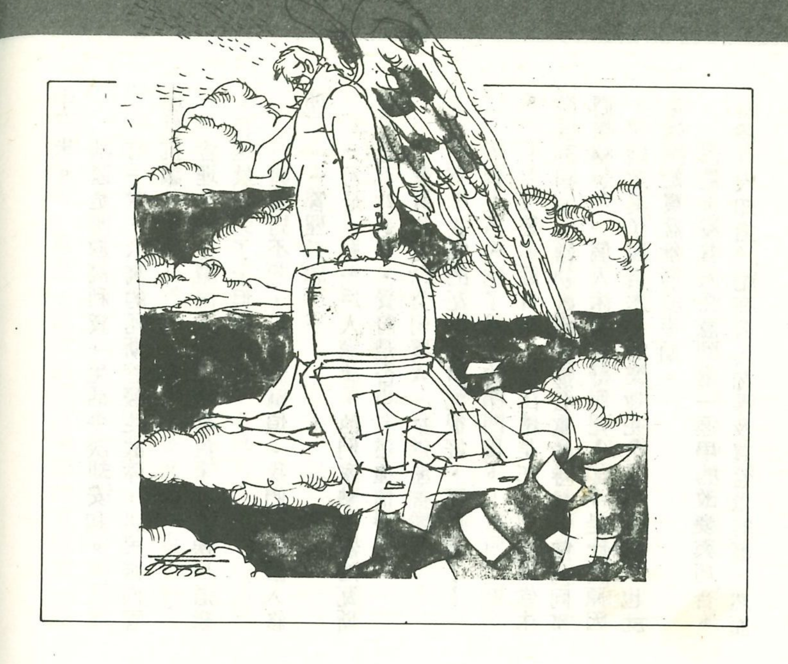
她從不帶人進入自己的屋裡。總對人說，有事的話，白天打電話到公司給我。

一年過去了。

一年來，川橋公司內部沒有特別的變遷。上浜檜江一如往昔，對放高利貸樂此不疲。

只是她的臉龐，隨著歲月的增長，倒反而顯得更柔和了。另外還有一項不太顯著的改變是，她似乎迷上了房地產，經常偷偷的看房地產雜誌，還到處打聽房價……。

不久，她果然買了一棟房子，這也是檜江多年來的願望。新居座落於中央線郊外地區。價值一千萬圓，是現金交易。



同事們誰也不知道這件事。一千萬是筆大數目，到底她是怎麼存的？同事們要是知道了，定會為之驚嘆不已呢！儘管她有一筆錢在同事之間週轉，但為數絕不可能足夠她買這棟房子。除非她有超乎尋常的儲蓄秘訣。

新家的庭院頗為寬敞。

她很快的在房子周圍築起花圃。花圃邊緣綴飾陳舊的黑色陶器碎片。碎片上的釉子閃爍發光。

如果有人好奇，摸摸這些碎片的話，不難發現，那正是花盆的破片呀！藍色、褐色、黑色，各種色彩暗淡的陶片，環繞著花圃四周。

填埋花圃所需的泥土，檜江並不從附近山丘或田圃運來。而在搬家的同時，裝滿好幾箱的泥土帶過來。那是舊土。她之所以刻意由公寓搬運過來，想必那是「特殊的泥土」吧！唯有不足部份，她才用附近田圃的泥土來填補。

至於行李，其中有兩件特別奇怪的東西。

第一件是那只舊的木製澡盆。她向管理員說，她已經用慣了那澡盆，並以高價收購。其實，那澡盆裡有一股惡臭。仔細一看，盆子內側沾滿了泥巴

。可想而知，那是因為澡盆裡曾經裝滿了泥土，然後又將泥土挖出來，搬到另一個容器時，所留下的痕跡。

另一件是，用卡車搬運過來的熱帶植物枯木。棕櫚、芭蕉、椰子……，枯乾的樹幹上，綑著粗粗的繩索。

「放在屋子裡還是不行啊！」

檜江向前來送行的鄰人說。

「盆景還是要放在室外，擺在屋子裡是活不了的。」

她還說，因為新家沒有瓦斯設備，所以要用這些枯木當柴燒。

新家離公司有一段距離，上班很不方便，但環境很好。附近是一望無際的田園。一幢幢現代化的住宅，以森林為背景佇立著。朝陽輕撫著白色的垣牆。夕陽——染紅了樹林。

一般到新店，她首先將那兩件奇怪的東西處理掉。正如她所說的，先焚燒那一堆枯乾的亞熱帶植物，連那只檜木澡盆，也一塊燒掉。

她的行李當中，還有一座豪華的衣櫃。但嚴加深鎖，上面還綑了好幾層繩索，搬到新家後，那繩子也是她自己解開的。當時，裡面微微發出嘎——嘎的聲音，好似骨頭碰撞聲呢！

杉浦淳一捲款逃走，已經過了兩年。公司方面也逐漸淡忘這件事。誰也不知杉浦如今身在何處？誰也沒有再見過，他就這樣消失了。

春天來了。上浜檜江家的庭園繁花盛開。屋後菜園裡的蔬菜，更是長得份外的好。

附近的人們甚為羨慕，紛紛前來尋問檜江栽培的秘訣。

「沒什麼秘訣啊！」

不太美麗的臉龐，泛著柔柔的笑容。

「也是加肥料啊！我只是在土裡面加了足夠的肥料罷了！」

其實那些泥土裡，摻雜了豐富的「動物性」脂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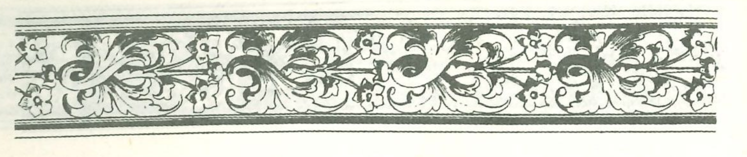
那年年末，在離檜江家約莫一公里的雜木林裡，發現一具男子骷髏。看樣子很像是屍體先經土葬後，再化為屍骨的。

這具骷髏的身份不明，兇手更無處尋。

碧海仙踪

他邂逅了一位女博士，又看到藍海中的美女，結果却墜入了一個難以忘懷的夢境……

余國芳　譯



他在海邊漫步的時候，看見了她；一對黝黑的眸子，渾圓的肩膀，胸脯若隱若現，玉腿似有若無；然後，完全的消失。過了片刻，他似乎聽見微微灑濺的火花聲，或許，那祇是傳說中最猛最強的第七個浪頭，衝擊著海中的岩塊吧。

幾乎是用跑的，他快步登上這塊小崖壁的邊緣，眺望東方，深藍色的海水上，除了頂著一朶朶雪白的浪花之外，再無其他。

繞著岩壁底下窄窄的內灘路找不著任何證據。祇有幾粒貝殼和一隻生銹的香烟罐。看不見脫落的比基尼，看不見丢棄的大浴巾，不見一個脚印，什麼都看不見。

抬起頭，他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在臀部吊著一隻水壺，悄悄的沿著濡濕的沙灘走過來。他用半生不熟的希臘話向她打個招呼，她以王者的姿態伸出右手，用英語說，「你早，博士。我是雅典大學的柔・巴巴瑪可孫博士。你是古柏博士，他們說你是美國一所大學來的，但是沒說清楚是哪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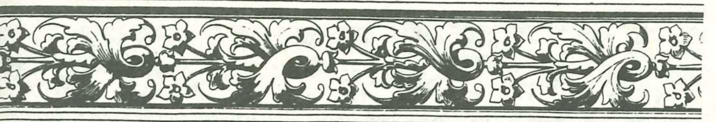
「林肯市的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很高興認識妳，巴巴瑪可孫博士。」這位內布拉斯加人實際也與林肯同型，很高很瘦醜的可愛。

「而且你是研究民俗的。不會錯，他們說你整天東走西走，請教老年人，再把他們口述的故事錄下來。」

她摸摸卡其襯衫上的第三顆鈕扣。「我是考古的。你知道沙羅吧？」

他搖頭。「我知道這兒叫做沙羅尼克海灣。我猜這一定是依什麼東西而命名的，是不是一座島嶼？」

「不對。是一座城，一座很久很久以前的古城，甚至在蘇格拉底那個時代，它已經是一堆瓦礫，祇剩下一間海神廟了。」



沙羅代表著古老，沙羅就是考古學。現在，我從村子裡找了三個壯漢在幫我挖掘。就在那邊，五公里遠。也就在那邊，我聽人說起你，我認爲我們應該認識認識。」

「談談你吧，」她說。「民俗本身就相當有趣，你都在忙些什麼？」

他清清喉嚨，整理好思緒。「我是想追踪海中女神的歷史。」

「眞的？」她斜眼睨他。「你相信眞有其人？」

「不是不是，」他再搖頭。「巴巴瑪可孫博士，妳對她們熟悉嗎？她們究竟是何許人？」

「你問我這個尋找海神廟的人？那眞是問對了。她們都是愛琴海底海神殿中的女孩，海神乃是希臘諸神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她們也很老了，希臘話是——用英文該怎麼說？人魚？海仙子？請教。」她似乎有些窘。「我很懂英文的，祇是說起來辭不達意。我在普林斯頓讀過三年。」她解開腰間繫著的水壺，旋開蓋子。

他點頭。「我的希臘文也是一樣。心裡明白，嘴裡却說不通，有時候硬是想不起該怎麼發音。」

「你最好不要喝我的水。我有鼻病，天氣雖然很暖和，我還是得吃藥，保持呼吸暢通，這藥很容易讓人口渴，你要不要喝一點？」

「不要，謝謝。」

「我剛才說的對不對？人魚？」

「對。說得更精確一點，是一種女神，海裡的女神，海神的五十個女兒都是海裡的女神。另外還有山神、樹神、河神等等。年老的人，尤其是鄉村裡的人……」

她又發笑。「還是相信這些事。我懂，博士，我不會因爲這個而對自己的國家覺得難爲情。你們也一樣啊，祇是你們相信的是飛碟，是綠色的小男人。那我們希臘爲什麼就不能有

綠色的小女人呢？」

「不過最令人著迷的部份是，」他愈講愈起勁，「現代的希臘人早已不再提什麼山林河神，他們把其餘神祇的名字統統都遺忘了，唯獨記得海神的女兒，一再談起她們是否還會在山崖水谿之間出現。我要查訪的就是這其中的原因。」

她微笑。「你可曾想過，她們或許還活著？」

他一回到住宿的小旅館，便喚住做雜務的女侍，用生硬的希臘話向她打聽巴巴瑪可孫博士。

「她不住在這兒，」女侍盯著他的靴子回答。「在那一邊。她有個帳篷。」她擠出門口，跑走了，後來一個偶然機會，他才知道希臘文的帳篷就是舞台佈景的意思。

上樓梯時，他又突發奇想，想著巴巴瑪可孫博士鬆開厚重的腰帶，退下軍裝褲和襯衫，在樹林裡裸奔，於是自顧自的格格笑了起來。

不可能。他看到的那個女人（他確信自己看過）比較年輕，比較嬌小，也比較—唔—圓潤。他忽然想起發現特洛城的舒萊曼，在四十七歲時娶了一名十九歲的希臘女孩爲妻。他自忖，自己現在根本還沒到那個年紀。

這個意念重新再現是在第二次看到那個女人的時候；幾乎就在同一個地點。當時，他聽見響聲，立刻轉身，還是晚一步。耳際又傳來水花輕濺的聲音，他追過去，這回眞的是跑步，跑上岩壁的邊緣，而這回他頗有代價。五十碼開外，在層層海浪中浮現著一張笑臉，一張黑髮垂繞著的笑臉。一隻手臂伸出海面，揮動一下，然後便消失了蹤影。

他等過五分鐘，不停看錶，十分。笑臉不再現，最後他下了岩壁，站在沙灘上，痴痴地凝望著海水。



「博士啊！博士！」

他四下一看。「嗨，巴巴瑪可孫博士，」這一次她從另外一個方向過來，是小旅館的方向，她的手舉得高高的，不斷揮舞著一樣東西。他由衷的覺得很開心。一位對這個國家十分熟悉的老女人，經驗學識的豐富不在話下，更且善解人意……「眞高興又能見到妳！」

「彼此彼此。啊，博士，我的好朋友，你看！你看我們在海裡找到了什麼？」

她將手上的東西遞給他，過了一會，他才看出那是一隻上過釉彩的杯子，杯面上還覆著一層海藻。

「這都是因爲你，我才能找到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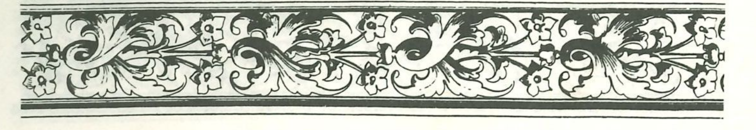
杯子底色是大紅，人頭是黑色，蜷曲的鬍子和一對精光暴射的大眼色澤較淡，也許原來是白的。一條模樣粗糙的小魚優遊在他面前。

「再看後面！在三叉戟的旁邊，有兩道垂直的刮痕，頂上畫二道橫槓，有沒有？這就是我們的字母『π』，代表海神的意思。喔，其實雅典的博物館裏有比這更細更美的杯子，不過這一隻好古老啊！這還是早期美錫尼的出品。」

他一瞬不瞬地盯著那張大鬍子臉。圖形粗劣，和漫畫差不多；然而却充滿著一股玄妙的氣勢，令他覺得這一位大鬍子海神正目光炯炯的瞪視著他，甚至隨時隨地都會爆出幾聲狂笑，再朝他背上猛拍一記似的。「太棒了，」他說。

她彷彿已讀出他的心思。「他就是海神，」她告訴他。「水手，船長都膜拜祂，這位海中的老人能夠預知未來。現在膜拜的人選已換成聖彼得和聖馬克，那倒也沒有什麼兩樣，反正小魚、大鬍子仍舊還在。」

「妳說是因爲我才找到這個杯子的？」



「是啊！我遇見你，我們談起海神的女兒，記得不？之後我繼續挖掘，」她旋開水壺，灌下一大口。「可是我一直在想著她們，我幾乎看得見她們在海浪間嬉戲、跳躍。我說，『妳們想告訴我什麼呢？來吧，我也是女人，妳們快說出來吧。』

「她們連連的向我揮著手，來啊，柔，妳來啊！我一想，對，沙羅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個海港。祇是不知道這海岸線是不是相同？萬一現在的海比從前高了一些，萬一我挖掘的地方稍爲偏向內陸呢？那時候他們管它叫大城，在我們來看也許祇是個有露天劇院、有廟宇、有市場、有幾百戶人家的——小鎭而已。」

她停下來，喘氣；他記起她上次說過她有「鼻病」。

「我連一樣潛水的裝備都沒有。我們就想辦法做了一個大網子——你懂嗎？用漁網改造的，我叫我的人手走到海水及腰的地方，把海底的沙輕輕劃進大網裡。今天我們就發現了這個寶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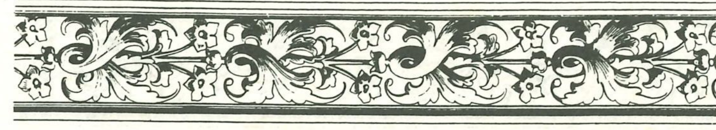
他小心翼翼的將杯子歸還。「恭喜妳，眞是棒，再沒有人比妳更適合收到它了。」

她笑起來。「我就知道你會爲我高興，就像我爲你高興一樣，說不定，你會發掘出一個從來未經記載過的神奇故事呢。」

「我送妳回營地好不好？我想去看看。」

「不好不好。路太遠，天又太熱。等我挖出一點成績的時候再去看。目前祇有這一樣寶貝。」她睨著眼看他半晌，見他無話，便問，「你呢？你一定也有進展，難道都沒得可說的？」

他想著自己無理的猜疑實在愚蠢，便吸口大氣說，「我看見過海神的一位女兒——或者是有人故意要讓我自以爲看見過了。」



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絕對相信她輕柔的笑聲毫無惡意。「那不是太棒了嗎！有了這層經驗，你就可以為搜集來的這些鄉野傳說做一番正確的評估了。這大概從來還沒有人做過，好，現在詳細的說給我聽聽。」

他便據實相告——樹林中的驚鴻一瞥，碧波中的曇花一現。「所以，妳方才說到妳幻想著她們在向妳揮手，我想……」

「你想我可能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瞭解。我認為那或許祇是有個女孩在作弄你。我們希臘人在水裡就像魚一樣，個個都會遊。你聽過沙拉密之役嗎？在那場戰役中，波斯人損失許多船隻，船員都溺死了。我們也沉掉一些船艦，傷亡的人數却不多，因為船上的人都游上岸了。你是從美國來的，博士，你們美國人有的游得很好，可是也有很多人不會。你呢？你會不會游泳？」

「游得很好，我是大學校隊的。可惜最近疏於練習。」

「那你或許很希望再試試身手吧，何況天氣這麼熱。等我們分手以後，你再回到那個女孩出沒的地方。沿這條海岸有許多海底洞窟，住在此地的人都知道，海神的女兒可能也知道。」她笑一笑。臉色忽的一變。「不過，那兒也有許多暗流，洞窟就是因此生成的。假使你眞是游泳好手，就該懂得一個泳者必須膽大心細。」

他一向習慣於淡水，沙羅尼克灣洶湧的海浪一時令他睜不開眼睛，等到逐漸適應，一張開眼，便瞧見礁石上那個黑幽幽的洞窟。他升出水面，作幾次深呼吸，再憋住氣潛下去；進入洞口時，他在想不知那裡會不會有一隻大章魚——每逢周六，尼莫的市場上總有小章魚兜售。

兩次都由於害怕而退了出來，第三次，終於一鼓作氣的衝進去，也就在他快要支持不住

的時候，吸到了新鮮空氣。

洞裡很暗——祇有幾線海面反射的陽光透洩下來，再就是岩壁縫隙處滲入的一絲天光。洞裡的空氣彌漫著海草腐爛之後的熱霉味，潮濕得很。他正想往上爬升時，兩隻小小的胳臂環住了他。

她的吻帶著濃濃的鹹味，她講的是希臘話，却帶著一種他沒聽過的輕脆腔調。當兩情繾綣時，她唱起大海的催眠曲，內容述說一個小孩安詳的躺在小船中隨波盪漾。不久，他們倆再度相擁，纏綿不已，然後，他便沉沉地睡去。

× × ×

他從翻騰的波濤中冒出來的時候，太陽已落在岩壁下。他尋著藏起的衣物，一面哼催眠曲，一面穿戴。

回小客棧的半路上，他又想起一首古老的人魚之歌。他吹著口哨，踏進房間，心裡還在想著那一張溫馨凌亂的海草床，却見自己的床鋪還沒有整理過，便去廚房找老闆娘理論，她立刻取來乾淨的床單，為他鋪床疊被（他是小客棧裡唯一的房客）。

第二天早上，他不上岩壁，直接走向沙灘，遠遠的就望見了她的屍體，起初他還以為那祇是一片擱淺的船帆，再走近百多步，他完全確定了，是她，不必看她的臉，他知道是她。他輕輕的將她翻轉過來，拍掉黏在她眼瞼上的海沙，揮走趴在她手臂上咬噬的小螃蟹。

他身後有個聲音在說，「她是小客棧裡的女侍，博士。」

他猛轉身。

「她深愛著你。也許你認為不可能。」

「柔，」他叫了一聲，又改口，「巴巴瑪可孫博士。」



「但是這是眞的。」這位女博士旋開水壺蓋，舒服的喝了一口。「你大概無法想像一個沒有錢、沒有嫁粧的女孩子，在鄉下生活的那種感覺。然後有一天，陌生人來了，他高大健壯，在她眼裡，他不但有錢，而且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讀書人。她聽到你問別人的那些問題，就偷偷的把她的計劃告訴了我。我答應盡我所能的幫她。我的能力祇能做到這些，祇能做到讓你明白，你的的確確曾經被這個女孩愛過。在你四處查訪愛情故事的時候，千萬別忘了這一段。」

「我不會忘的。」他的喉頭好像哽住一樣東西，乾得發痛。

「現在你得趕快回客棧去告訴他們，不是去說你和她的故事，祇要說她死了，你認出是她；我就留在這兒守著。」

岩頂上的小路是條捷徑，他很快攀登上去，走了兩百碼左右，忽然想起自己的希臘話不夠流利！祇怕到時候不能正確的把惡耗傳達出來。應該讓柔・巴巴瑪可孫博士去說，而由他留守在此地等候才對。

從岩頂向下望，他看見巴巴瑪可孫解下腰間的寬皮帶和水壺，扔在沙灘上，接著卡其襯衫和長褲也除去了。她是很瘦——但絕不似他想像中的排——最後，她把一頭黑長的髮絲披散，潛入海中。

他確定她不會再出現時，便爬下岩壁，走回沙灘。在那女孩的屍體旁邊濕沙上，畫著一個記號；很像一個兩邊向上彎的十字，又像希臘文的「Ψ」。卡其襯衫的口袋裡一無所有，長褲的褲袋裡也是一樣。

他旋開水壺，湊近聞，再對著嘴，用舌尖舐一下裡面的汁液。

果然如他所料，是鹹的——海水。

日亞航銜接日航飛遍世界各地

前往美國、歐洲
經商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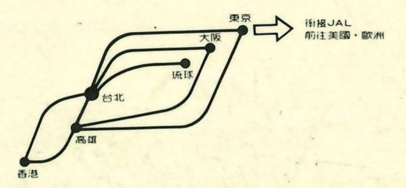




日亞航彩虹客艙(Rainbow Class)及日航商務客艙(Executive Class)，伴您遍訪歐洲各國，縱橫商場。

前往歐美洽公的人有福了，現在開始，搭日亞航換乘日航，飛往歐美各國洽談商務，可享受擁有寬敞座位、豐富佳餚，服務親切的彩虹客艙和商務客艙，讓您航程愉快，洽商順利。

搭乘日亞航銜接日航國際航線可經東京、大阪、香港飛往歐美各大城市。




日本亜細亜航空
JapanAsiaAirways




總代理：

客 運：北部 京華旅行社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02)5519121～10 中部 京華旅行社 台中市三民路三段146號(04)2294181～4 南部 嘉和旅行社 高雄市中正四路172號(07)2411

貨 運：北部 永行航空貨運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３樓(02)5113191 南部 嘉和旅行社 高雄市中正四路172號(07)2314106